

建道神學院
普及神學叢書

無憾 A Life of No Regrets 人生

梁家麟 著

第二版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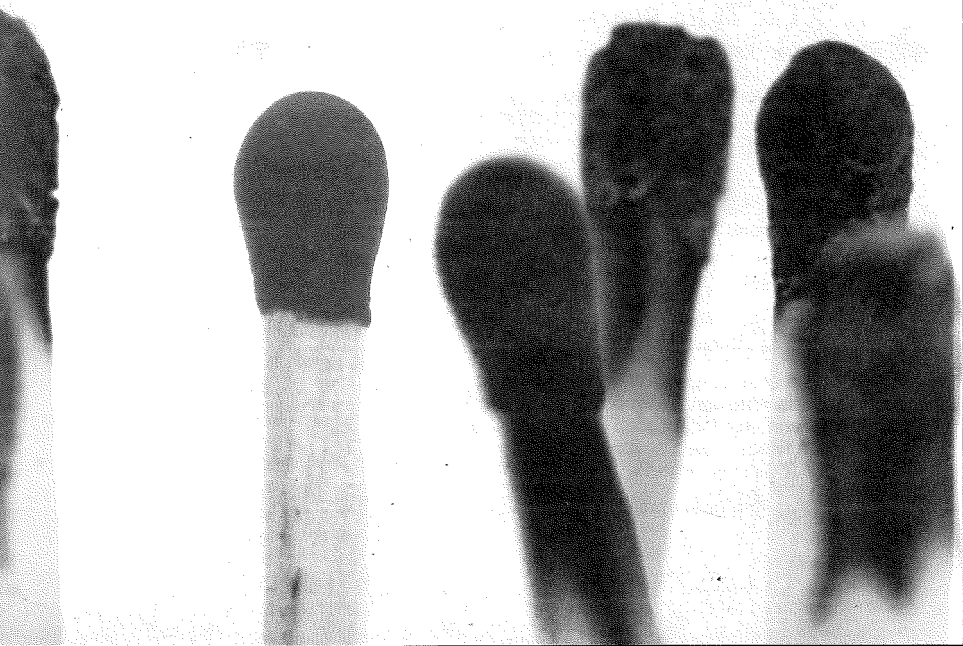
加拿大維真學院道學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建道神學院院長及研究教授

著作包括：

- 《人間信仰——從約拿書看信徒如何在現實中活出信仰》
- 《我與誰親嘴——華人雅歌靈解研究》
- 《超前與墮後——本土釋經與神學研究》
- 《廣東基督教教育》
-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
- 《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
- 《建道神學院百年史》
- 《中國教會的今日和明天》
- 《生命的奧祕》
- 《無憾人生》
- 《上帝說我說祂說》
- 《最美的奉獻——奉獻者的思維與生命》

無憾 A Life of No Regrets 人生

梁家麟 著



普及神學叢書

無憾人生

作者：梁家麟

編輯：文子梁

封面設計：樂蜂堂設計印務

製作：李惠筠

出版者：建道神學院

香港長洲·長洲山頂道22號

電話：(852) 2981-0345

傳真：(852) 2981-9777

總代理：宣道出版社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289號

電話：(852) 2782-0055

傳真：(852) 2782-0108

印刷：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四月初版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版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版第二次印刷

©建道神學院2009

版權所有

A Life of No Regrets

Author: Leung Ka-lun

Editor: Leonard C. Man

Cover Design: Busybees Group

Typesetting & Production: Lee Wai-kwan

Publisher: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2 Cheung Chau Peak Road,

Cheung Chau, Hong Kong

Tel: (852) 2981-0345 Fax: (852) 2981-9777

Sole Agent: China Alliance Press

P. O. Box 72289,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 Kong

Tel: (852) 2782-0055

Fax: (852) 2782-0108

Printing: Ocean Printing Co., Ltd.

First edition: April 2009

Second edition: October 2009

Second edition, second printing: April 2012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79979-3-1

目錄

表序	v
自序	vii
第一章	
感謝與認信 ■ 腓一1~8	1
第二章	
增長的禱告 ■ 腓一9~11	15
第三章	
處境自白 ■ 腓一12~26	29
第四章	
行事與福音相稱 ■ 腓一27~30	43
第五章	
效法基督 ■ 腓二1~11	59
第六章	
超越環境的信仰 ■ 腓二12~18	73
第七章	
同工合約與 生命契約 ■ 腓二19~30	89
第八章	
標竿人生 ■ 腓三12~16	105

第九章	現世與來生 ■ 腓三17~21.....	119
第十章	對信徒的期望 ■ 腓四1~9.....	131
第十一章	無求者的祈求 ■ 腓四10~23.....	145
第十二章	喜樂與善意 ■ 腓一3~11.....	159
第十三章	基督徒的自由 ■ 腓一12~30.....	173
第十四章	與基督同心 ■ 腓二1~11.....	187
第十五章	生活的見證 ■ 腓二12~18.....	201
第十六章	丟棄與更新 ■ 腓三4~16.....	215

袁序

不知不覺，梁家麟牧師在中華宣道會友愛堂（下稱本堂）事奉已踏入第九年。弟兄姊妹很喜歡聽他講道，並多得造就。家麟這次把在本堂近期腓立比書一系列的講章編纂成書，請我寫序，我受寵若驚同時，但又不敢推卻，惟有聽命獻醜。

在忙亂的牧會中，抽出半天，把自己關在家中，一口氣看完他電郵來的全書稿件，一點也不覺辛苦，更有看完一章想追着看下一章的感覺。惟有好的書，「有料到」（內容充實），有幫助的書才促使我有此反應。

雖然此書內容，我都從他講道時聽過，再細閱一遍，除有溫故知新的發現外，更加深我對信息的思考，得益不少。多謝家麟給我如此學習真理的機會。

認識家麟二十九年，他寫作快而多，講道到位及實用性高，除了神厚賜他這恩賜外，更加上他為人對研究有濃厚興趣及認真，對神的話語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這麼多人喜歡他的寫作及講道，因為他博覽羣書，常書不離手，視看書為一種樂事，日積月累，他腦袋存放很豐富知識，再加上他是一個入世的人，他喜歡與人交往，常吃人間煙火，留心世事、資訊，敏於觀察人和

事，加上他精明的分析，而他又是一個敢言能言之士，配合他寫作的高超技巧，更適時插入精彩，叫人難忘的生活應用例子，回應現今我們所處的人和事，令讀者莫不大得幫助。

家麟這本以腓立比書的講章為骨幹的著作，不單道出保羅在監獄中為主受苦的生命見證、作為，更喚醒當今信徒應效法保羅為主而活，為主走十架路，以專注主的目標直奔世路為上。

他亦指出喜樂不在乎世上名、欲，處身金融海嘯之際，基督徒更應反省當持定的人生觀，要效法保羅，如保羅效法基督，以主為樂為足，不受制於世界風氣、環境、苦難等等。

此入世又出世的真理信息，絕非老生常談之道，他只是如摯友般與你坦誠分享神的真道，如何適用於今生，引導人反省生命，激勵人追求生命的更新，改善人際關係和教會生活觀。期盼你活出對神敬畏，對人謙和的生命，在當世見證基督，祝福鄰舍。

《無憾人生》是一本你不應錯過的講章式著作。深信此書會讓你的生命蒙福，正如它使我和我教會的弟兄姊妹蒙福那樣。

袁麗珠牧師
2009年3月
於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自序

腓立比書是講道時最常用的一卷書。在教會的固定主日講壇裏，我最少從頭到尾講述三次以上，一次是1988年在東方佈光基督教會，其餘兩次都在中華宣道會友愛堂，分別是2002年跟2008年。重複次數之高，自己也想不到，惟肯定不是刻意重複。

本書主要收錄2008年下半年的一系列講章，共十一篇。第十二至十六篇則屬於2002年的講章，它們跟另系列相若經文的講章的主題和內容沒甚重疊，故此，我便一併收入。

作為傳道者，備道和講道是生活裏的主要任務。尤其近三年多以來，每星期平均得在不同場合講道兩次；每個沒有應酬的晚上，每天清晨起床至上班前的時間，幾乎都用來讀經讀書撰寫講章。原本用作學術研究的時間便都給耗掉了。事實上，如同我多次跟神學院同學說的，講道必須成為傳道者的畢生志業，任何時間都在預備講章。讀報紙雜誌時如是，跟人聊天聆聽別人的故事時如是，生活觀察與反省時如是。我在駕車的時候才專注認路，當乘客則游目四盼胡思亂想；因着講道事奉，對生活和信仰亦得較為專注，多了一分敬謹。

我喜歡講壇服侍，特別喜歡站自己教會的固定講壇。迎望着數百張多數熟悉的面孔，我迫切地向他們說明上帝的慈悲憐憫，證明現實裏恩典實在信仰更實在，然後告訴他們上帝的要求和期望。是的，上帝仍然有話跟祂的子民說，仍對他們有所要求。半小時的信息，出入經文與時代之間，能說的話有限；但我看到聖靈的撮合工作，祂在人心中的叮嚀才是真箇量身打造哩。

屈指一算，參與講壇服侍已二十多年，大小講道約多於二千次，其中約有一半是重複了講章的。這數字遠低於身邊許多為上帝大大使用的同道，如好友梁永善和林以諾等；跟十八世紀以來的偉大奮興家如衛斯理約翰更難以匹比，他在公開事奉的六十年間，每天幾乎講道二至四次；他並宣稱靠講道而活 (I do indeed live by preaching)，意思是他的生活由講道來定義。¹

雖然沒有多少次街頭宣講（所謂field preaching）的經驗，但很認同衛斯理約翰所主張的以簡單語言述說簡單真理 (plain preaching of plain truth) 的原則，講壇上盡可能不說高言大志的話，不作迂迴曲折的聖經詮釋，專心傳講貼近生活的信息，相關性和應用性是第一

¹ Michael Pasquarello III, "I do Indeed Live by Preaching: John Wesley and the Preaching Life," <<http://www.oxford-institute.org/docs/2007papers/2007-9Pasquarello.pdf>> .

考慮。相信只要忠實地按照聖經章節逐段傳講，並傳講聖經的簡明內容，弟兄姊妹便已得到最佳的幫助。所以不經營結構大綱，不蒐羅名人雋語，也不避俗字俗說；背誦經文，反覆思想，恆切禱告，才是正理。

我參與事奉的中華宣道會友愛堂位處基層社區，聽道羣體成員由十多歲到八十歲，包括廣泛的階層和行業，他們是我的服侍是否有效的仲裁者，我感謝他們九年來的容忍接納。謝謝袁麗珠牧師和每位傳道同工，謝謝所有執事和弟兄姊妹。學校禮堂挪用作教堂的燈光雖不夠亮，但站在台上的我還可清楚地看見你們每張面孔；我大概能背誦講道的經文，所以在講道時，看你們比看聖經還更要緊。

謝謝建道神學院給予我最主要的事奉空間，每位同工都是我的寶貴戰友和誦友。這裏特別感謝曾立華牧師、張棠牧師和曾景雯博士，他們參與建道的服侍由十餘年到二十餘年不等，卻都在2009年8月任滿退休了，他們是我的榜樣和我們的驕傲。謝謝呂焯安牧師和湯紹源牧師，他們在學院所擺上的生命見證和事工建設，成了這個百年傳統不可分割的部分。謝謝出版部的文子梁先生，他的人和他的筆都顯出精純的修養，為能一起共事而感恩。謝謝我的祕書黃細金女士，我看到她謙卑而隱藏的服侍，上帝自然更看到。

謝謝柳萍偕行超過四分一個世紀，勸勉、安慰、交通、慈悲憐憫。我們不一定做到意念和愛心相同，但總是愈來愈接近的。

梁家麟

2009年2月20日

感 謝 與 認 信

附一 1~8

第 一 章

A Life of No Regrets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願恩惠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予你們。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我為你們眾人有意義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給我作見證的。

一 福音夥伴的情誼

腓立比位於馬其頓省的東部，是從亞西亞省通往歐洲的必經之路。保羅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時到此地傳福音，但很快便離開了。他第三次宣教行程經過這裏，但並未逗留（徒二十六）。所以，腓立比教會雖然是保羅時常思念的

教會，也是教他感謝上帝和喜樂的教會（一3、4）。但他在腓立比的日子很短，沒有長時間牧養這家教會，跟弟兄姊妹培植的個人關係大抵也不會太深厚。但他在信中一開始卻說：「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在8節也說：「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給我作見證的。」

為甚麼保羅會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這樣有感情呢？原因是：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是保羅的福音夥伴。「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一5）保羅是傳福音者，他的身分是耶穌基督的門徒，奉派到各地傳揚福音，建立教會。他在信主後最大的關懷是將福音傳開，為此而付上包括性命在內的一切代價；傳福音是他視為人間最有價值的東西，所有事物都得接受這個最大價值的考量，才確定它們的價值。彼得是他的前輩使徒，受尊敬的教會領袖，但當保羅認為他在區分福音與律法的立場不清晰時，便公開跟他對抗。這裏保羅視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為他重要的福音夥伴，跟他們有很親密的感情，他們之間既是弟兄姊妹，亦是福音戰友。

我不知道你們昨天（編按：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有沒有看女排季軍賽，中國選手力壓古巴取得季軍。所有團隊的球類比賽都是這樣的：每當自己隊員得分後，其他人都會走上去，跟她擁抱或擊掌，以示祝賀和鼓勵。整隊人又會圍圈手疊手喊口號，互相打氣，以示團結。同一個團隊，同一個目標，自然同心協力，同仇敵愾。保羅跟腓立比的信徒，大抵便有類似的同袍感情。

保羅在書信裏，指出腓立比教會跟他有長時間的同工關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一5）頭一天可以是指信徒信主的第一天，也可以是指教會成立的第一天。

二 佈道第一

這裏有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教會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興旺福音，所以得從頭一天起便積極傳揚福音。教會必須建立一個傳福音的屬靈傳統，必須像這兩年友愛堂的主題：「佈道第一」，以傳福音為最重要最崇高的職事，所有其他職事若跟傳福音相比，都得讓路，都得退居第二線。

不少教會在建立之初積極傳福音，帶引多人歸主，但當發展到一定人數以後，便將其他事工擺在更為重要的位置上，譬如集中資源編排崇拜節目，舉辦信徒間的交誼活動。結果傳福音淪為眾多職事的其中一項，並且是較不重要的一項。每年循例辦一次佈道聚會，點綴一下，弟兄姊妹也不很積極領人來聽福音。

有些教會更省工夫，只撥一兩個主日作為福音主日，邀請外來講員主講，避免另訂聚會時間，但整個崇拜形式照舊，根本與傳福音的主旨無關，沒有見證，有的更連主席在崇拜開始時都沒題到今天是福音主日，來崇拜的弟兄姊妹也不知道，沒有心理準備。（你們許多時都是出席崇拜，才從秩序單得知今天是甚麼主日吧？）結果全場好像

只有當講員的我才知道這是福音主日。我還得在站上講台前，才有機會告訴弟兄姊妹今日是福音主日啊。

我多次應邀主講福音主日，都得在講道前問一下在座當中有沒有未信主的朋友，曾遇到數次連一位新來賓都沒有，結果得臨時改換講章。（我很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到不同教會講福音主日，總會多帶一篇其他課題講章備用。）有人勸我不用這樣做，說：「跟基督徒重溫福音也是好的。」我不反對這論說，但仍認為在福音主日只向着基督徒佈道是很不對的事，並且這枉費了我的預備——我每次講佈道會前，光是祈禱便用了許多時間。

失去傳福音熱誠的教會，增長步伐放緩了，有些更面臨停滯或倒退。香港教會超過1,300家，保持增長的不到300家。教會衰敗的原因很多，失去福音熱誠肯定是其中一個。

研究教會增長學的學者告訴我們，無法增長的教會，有時不是因為缺少傳福音的活動，而是缺乏一個能夠接待新人，讓新人賓至如歸的環境和氣氛。有人在這家教會信了主，卻無法打進舊有信徒的羣體，結果很快便流失了。教會內聚性過強，產生排他主義是其中的問題之一，我們友愛堂便很容易有這方面的危機，我們正在努力改善，使友愛堂變成一所多元化的教會。這裏我們看到一個惡性循環，教會愈是缺少新人加入，缺乏外來文化的衝擊，便愈是內聚；而愈內聚，則便愈難包容新人。

我跟太太昨天剛從義大利和德國旅行回來，到歐洲旅行的一個重要項目是參觀教堂，許多歐洲城市都有美輪美

免的大教堂，羅馬、米蘭和科隆的不用多說，就是一般的也可以容納千人以上，但我見到參與彌撒或崇拜的，常常只有數十人甚或十數人，佔用教堂5%的地方都沒有。教堂的觀光客遠較崇拜人數為多，我心裏有戚戚然的感覺。

三 教會衰敗

不說歐美，我在香港也碰上許多教會衰敗的故事。香港教會今天最大的宗派是浸信會、宣道會和播道會；在我年輕的時候，香港教會的實力分佈可不是這樣子的，那時有所謂七大宗派，其中只有浸信會在名單中，其餘的今天便不題名字了。不過，好些大宗派教會都受自由主義神學思想影響，對傳福音全無興趣，甚至批評為文化霸權主義，干涉別人的信仰；他們認為不同宗教徒互相交流，認識雙方的信仰，便很好了。有些人更將實踐社會公義，爭取民主自由等同傳福音，福音就是人權、自由、民主、法治，諸如此類。

當時我信主不久，參與學生福音團契的校園事奉，跟這些自由派的人交手多次。記得有次在一個研討會裏跟一位名叫廖寶泉（已故）的弟兄發生爭論，他批評福音派的人傳鴉片福音，我回應說他們是瞎子領瞎子，將人帶到地獄去。此外，我上崇基學院宗教系沈宣仁教授（已故）的課，他很喜歡我，我們的師生關係不錯，即使他退休回美生活後，我仍到他住的老人之家探望他。他常為無法拯救我脫離狹隘的基要主義而感遺憾，許多時上課都會找我當靶子，問：「你們基要主義對這個問題怎樣看？」他常

認為由於我們基要派都是小堂會小宗派，眼界和心胸都不寬廣，才有排他主義的封閉思想，所以掛在口邊的總是「你們這些小宗派……」「我們主流宗派的……」。及至九十年代以後，香港教會形勢逆轉，原來的大宗派變成小宗派，原來的小宗派變成主流宗派，我見到他，便跟他開玩笑說：「你們小宗派對這個問題怎樣看？」

我不跟你們說複雜的神學理論，只說就開一家小商店吧。假如我跟前來光顧的顧客說：「你不用幫襯（光顧）敝店，所有的商店賣的東西都一樣好，我的不比其他人好。」你們想這家商店能夠維持下去而不關門大吉嗎？我們基督徒若不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拯救，若不相信每個人都得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才能上天堂，那我們乾脆就不要信下去了。

無論如何，教會必須將傳福音擺在最高的位置上，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教會從頭一天起便興旺福音。我不是說主日學不重要，團契和小組不重要，而是說所有其他聚會和功能，都是為配合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而設的，它們必須有助於引人歸主，明白和鞏固信仰，並且成為具有福音的再生能力的基督徒；否則這些聚會和活動不僅是多餘，更是錯誤的。

四 從頭一天便興旺福音

同樣地，每個弟兄姊妹得知道，傳福音不僅是基督徒的基本責任，更是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都得從頭一天起便積極傳揚福音。

傳福音是教會天天講，月月講的課題，但必須承認，對多數基督徒而言，這仍僅限於頭腦上的認知，真正把傳福音落實為生活裏的基本責任的甚少，有估計不到教會會友人數5%。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傳福音的動機，但福音對象不多也是問題之一。

事實上，我們多數人的生活圈子都不大，平日接觸的除家人外，便是同學或同事，並且來來去去還是跟幾個談得來的相處，其他人都只是點頭之交。工作忙碌，生活煩擾，過去認識的朋友都無法定期來往，有些關係更知道是維持不了的，親戚多數是在紅白二事才會碰頭。這樣，除非站在街頭向陌生人派單張，否則我們能夠開口傳的對象便沒有幾個，要講的都講了，願意信的早已信了，不信的再講也沒用。這是不少基督徒的困擾。

傳福音最有能力的是甚麼人？答案是初信者。就好像賣保險的第一圈對象總是親朋好友，初信者最容易找到傳福音的對象，而身邊的人最容易即時發現一個人信耶穌後立時顯出的生命改變。若是初信者經驗信主後的生命改變，經驗信仰帶來的喜樂與平安，而又迅速向身邊的人作見證的話，所產生的效用便很大。

一家教會若是不斷有人信主，並且新人又積極帶更多新人前來的話，便可以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不斷落地開花，開枝散葉。

所以，我們必須學習從頭一天直到如今，都積極興旺福音。教會如是，個人也如是。

五 同心合意

腓立比教會難得的地方是不僅個別信徒有傳福音的心志和實踐，卻是整體教會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一家教會人人傳福音，想要不興旺發展也很難。

當然，同心合意的意思不一定是每個人都有同等的參與。傳福音是每個人都有的責任，跟其他恩賜不同，沒有人可以推說沒有傳福音的恩賜，所以不參與。保羅甚至用上消極性的說法：他傳福音是不得已的，無論甘心不甘心，都得去行。即使是自覺沒口才沒魅力的人，還是得硬着頭皮傳。但我們總得承認，有些人帶人信主較其他人容易，有效的傳福音還是講究恩賜的，正如我們不會隨便找個佈道會的講員，佈道講員是最難尋找的，香港教會有名的佈道講員來來去去都是以下幾位：蔡元雲、張佳音、陳恩明、梁永善、林以諾……我們教會的講壇都見過他們了。所以，教會要有效推動福音工作，必須羣策羣力，不同恩賜的人互相配搭，有人從事邀請，有人從事接待，有人策劃節目，有人幕後支援。就像我們教會辦的「男人之夜」，動員人手非常多，有人當侍應招待人吃飯，有人陪

新人坐着吃飯，當招待的不要羨慕坐着吃飯的，陪新人聊天不見得比當跑腿的自在，對不對？

當保羅說腓立比教會上下一心，「從頭一天起」便跟他一起「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時，他並不是說腓立比信徒的工作跟他完全一樣，付出的代價相同；他說的也許是他們在財力和祈禱上長期支援保羅的宣教團隊而已。事實上，作為外邦人的使徒，為福音工作擺上一切，保羅的貢獻是腓立比信徒無法比擬的。他大可認為福音使命是由他一人擔綱演出，他是主角，其餘的人不過是配角，做他的配搭助手。像葛培理和葛福臨的佈道團，雖然有許多人手，但主角總是葛培理和葛福臨。

但保羅沒有因着自己付出較其他人為多，而自得自滿，自視過人，將自己的地位高抬到其他弟兄姊妹之上，他卻相信福音工作是需要不同恩賜的人共同配搭，才有望完成的。雖然不同的人付出的不一樣，有人犧牲較大，但這只是按照上帝所派定的不同崗位互相支援，所以沒有人比其他人了不起。

六 上帝的工作

為甚麼保羅沒有自覺了不起？因為他深切知道，傳福音雖然是每個人的責任，卻不是人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福音要改變人的心意，將人心從撒但手中奪取過來，所以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必須待上帝親自出手，才有望成功。耶穌基督不是提醒門徒嗎，雖然我們看到「莊稼多，

工人少」，但這不等於我們便立即自告奮勇，請纓出去收莊稼，更不是我們自己招兵買馬，找人收莊稼，而是懇「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祂的莊稼」。誰是「莊稼的主」？當然是上帝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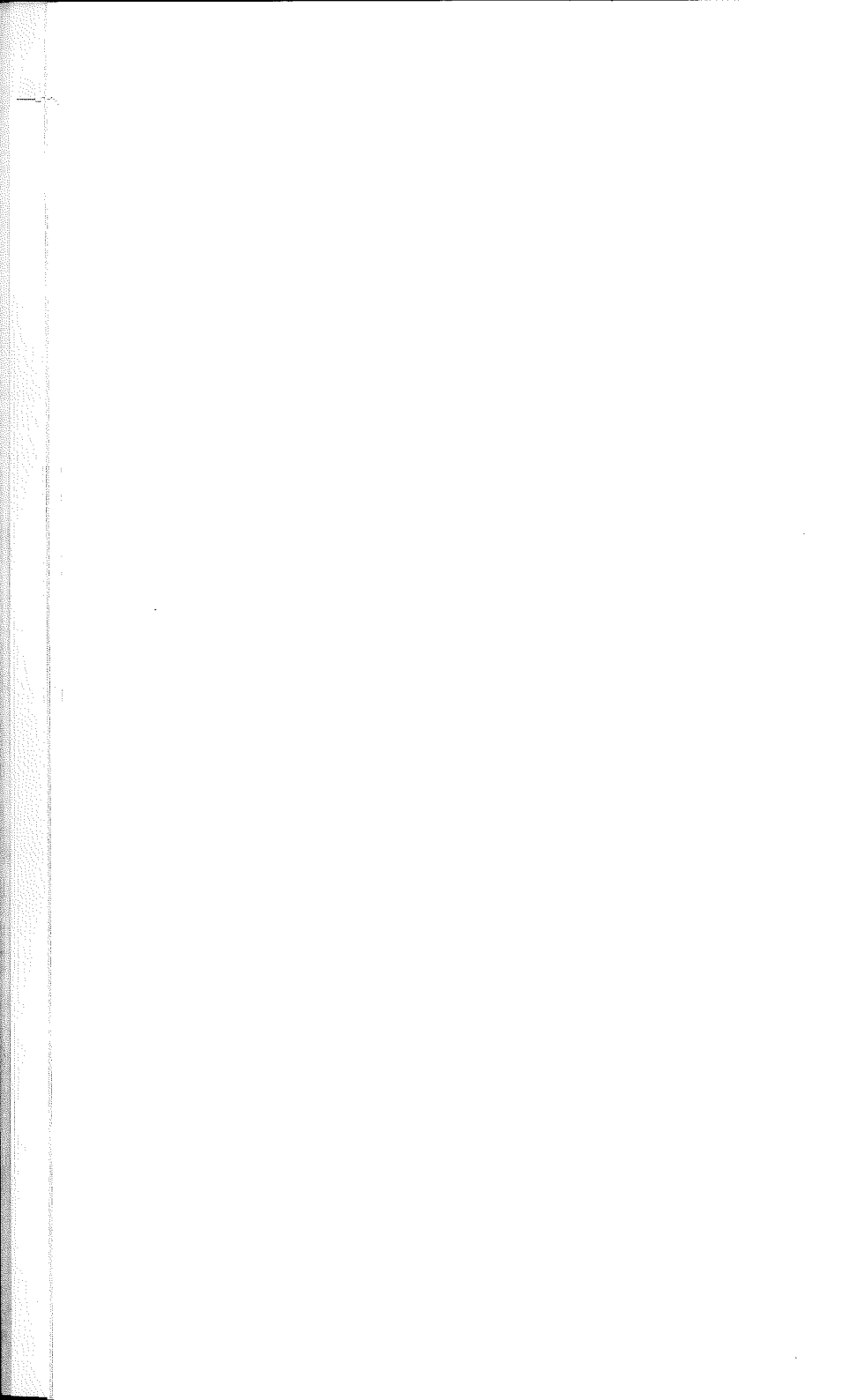
保羅說：「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一6）我們之有愛人靈魂的心，願意傳福音，乃是因着聖靈在我們心裏動了善工，而這位動了善工的上帝，必然成全我們的福音工作。福音工作倚靠上帝的成全，所以人是沒有可誇的。誰撒種、誰栽種、誰澆灌，統統都不是最重要的，惟有上帝叫生命成長，這才是最關鍵性的。保羅不敢以自己付出的為傲，不敢輕看其他信徒的付出。

正因為保羅沒有自覺比腓立比信徒付出更多，便可以用欣賞的眼光，肯定他們的貢獻；並且深信他們的付出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將來他們必定跟保羅一樣，因今天的行為而蒙上帝悅納得賞賜。「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一7）

此外，由於保羅沒有恃才傲物，恃勞生驕，總是用欣賞和肯定的角度對待身邊的同工，所以他跟同工維持非常良好的關係，腓立比信徒長時間支持他，不管他或順或逆，或自由傳道，或坐牢失自由，他們都對他不離不棄。「因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一7）這是一份長時間的情誼和彼此委身，經得起環境的考驗，非常令人感動。保羅與腓立比信徒建立了一份長期的同袍戰友關係。

這便又回到我在講道開首所說的，保羅非常愛腓立比的信徒，跟他們有密切的關係，雖然他不曾牧養他們，跟他們共同相處的日子也不多，但他卻切切想念他們，想念的程度好比耶穌基督對祂所愛的門徒的想念。保羅說，上帝可以為他的這種思念之情作見證。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重溫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道理：但願友愛堂能夠成為一家從頭一天便以傳福音為中心的教會，所有信徒都成為從頭一天便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人。



增長的禱告

第二章

非一9~11

A Life of No Regrets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予上帝。

一 開啟一扇窗戶

我聽過一個故事：有個人（且稱為A君）視覺出了問題，短暫性失明，住在病房裏，心情煩躁。他的同房病友常常安慰他，並告訴他病房窗外的景色，樹木婆娑，鳥語花香，令他的心情安靜下來。隨着同房病友的描述，A君的心形塑出一幅美麗的大自然景象，歷歷在目。數星期後，同房病友出了院，A君的視力也逐漸恢復。當他拆開纏着眼睛的紗布，急切地要看病房窗外的景色時，發現窗外只有一堵石牆，甚麼自然景色都沒有。A君才知道，原來同房病友告訴他的，不是肉眼看到的景色，而只是想像出來的景色，或說是心靈看到的景色，同房病友為A君的心靈開了一扇窗。

弟兄姊妹，在你們的人生裏，是否曾遇上某些人，他們看到你們所不曾看到的東西，他們告訴你們一些連你們

也看不到的景色，這或許不是你們的現在，卻是你們的前景。這些人不是相命先生，沒有水晶球，卻是你們的指路人，或說生命師傅 (mentors)。

在我過去的人生中，曾多次遇上這樣的指路人。在研究院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到處找人徵詢未來事奉方向的可能性。時維1982年，中英兩國剛開始為香港的政治前途進行談判，香港極有可能回歸中國的懷抱。香港人大多恐懼中國，前景不明朗，社會動盪不安，移民潮初現。當時中學的中國歷史科分開甲乙丙三組，多數學校都會避開近代史的丙組，所以多數中學生都對中國近代史陌生。一位朋友文蘭芳姊妹跟我說：「你不如試試跟中學生談中國，用他們感興趣的方法解說中國歷史和文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於是加入突破機構，一方面撰寫「泥土黎民」專欄，另方面參與推動「尋根植根紮根」運動。這是我第一個全職事奉工場。

除了文蘭芳之外，工業福音團契的陳天祥先生幫助我看到基層的需要，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趙天恩牧師擴闊我有關中國和中國教會的視野，而蘇恩佩姊妹和許多其他人則以他們的言語和行動告訴我怎樣做有理想有承擔的基督徒知識分子。他們為我的心靈開啟了一扇窗。

上星期（2008年9月）剛開學，這個學年神學院增添了兩位新老師，都是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其中一位是劉義章博士，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學多年，是我的師兄。他在五十歲才在一個培靈會聽到主的呼召，舉手獻身，三年前他找我談，思考事奉的可能性，我們喝了多頓茶，作各樣憧憬籌劃，他也採取了一些嘗試行動，在神學

院的研究中心當義工。中年人做甚麼都要三思，很多顧慮，不可能貿然行動。最後他終於決定申請提早退休，加入全職事奉行列。年逾半百仍然懷有理想，順服上帝的帶領，踏上一條全新的道路，這個信心與勇氣令我們非常感動。

我相信開啟心靈窗戶不限於踏上全職事奉行列，也不需要是轟轟烈烈。有時聽到一個見證故事，聽到別人的提醒勸勉，心中被感動，做了一個決定，便帶來生命的轉變。譬如有人告訴我，可以對待丈夫或太太好些，可以換另一種方法教育兒女，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個人遭遇，擺脫自以為是或自憐自傷，於是便帶來生命的突破與成長。這些人同樣是我們的指路人，他們告訴我們一個我們尚未看到的景色，就是我們未來的可能性。有人跟我們說：「你是可能的，你是有這樣的前景的。」

二 有前景的信仰

腓立比書一章1至8節載述，保羅告訴腓立比的信徒，他們常在他的思念中，他們常在他的心中；保羅接着說：他們常在他的禱告裏。他為他們不斷禱告。

值得注意的是，保羅並非為腓立比信徒的眼前需要而禱告，卻是為他們未來的發展前景而禱告。我們常常為人眼前的需要而禱告：沒工作的要尋找工作，生病的要醫病，有缺乏的要得到滿足。當然這些眼前的需要都是真實而迫切的。但要是我們僅為眼前的需要而禱告，則上

帝便淪為「補鑊」的上帝，信仰也變成純粹「執漏」的信仰。人的盡頭是上帝的開始。「好，如今我山窮水盡了，上帝你來幫助我吧。」信仰絕不僅是補救性的，也是發展性的，不單是使人由不好變好，也使人由好變更好。信仰幫助我們改變現況，突破限制，更新生命；信仰為我們帶來新的前景，締造新的可能性。保羅是腓立比信徒的指路人，他為他們的未來禱告。

保羅在大讚腓立比信徒，他們是很好的，但保羅期望他們在很好的基礎上變得更好。好上加好。他們不是有問題，所以要變，而是有前景，所以要變。由A變A+。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一9、10）

要是這僅是保羅為他們的一個代禱，他根本不用將禱告的內容說出來，暗暗地為他們代禱便夠了，行善不用張揚。保羅之所以把代禱寫出來，乃因這是他對腓立比教會信徒的一個期望和勸勉，他希望他們將來能變成這個樣子，這是他們的前景。這裏「禱告」一詞是現在式，說明這是保羅的恆常禱告，是他對他們的恆久期望。保羅遠瞻（visualize）腓立比信徒的前景，保羅預告他們的前景，保羅藉代禱促使這個前景變成現實。

三 愛多一點

保羅祈禱的核心內容是愛心。有趣的是，腓立比信徒以有愛心見稱，他們對保羅尤其有愛心。前面不是說他們一直支持保羅的宣教事工，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愛心嗎？「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5)「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7) 腓立比信徒滿有愛心，保羅卻特別為他們求更多的愛心，多而又多，這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路十九26），由A變A+了。

我曾讀過一個很有智慧的故事。

一個尋道者跟一位智者對話。尋道者問：「我究竟該找個我愛的人做我的妻子呢？還是該找個愛我的人做我的妻子呢？」

智者笑了笑：「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就在你自己的心底。這些年來，能讓你愛得死去活來，能讓你感覺得到生活充實，能讓你挺起胸不斷往前走，是你愛的人呢？還是愛你的人呢？」

尋道者也笑了：「可是朋友都勸我找個愛我的女孩做我的妻子？」

智者說：「真要是那樣的話，你的一生就將從此注定碌碌無為！你通常是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的。當你不再去追求一個自己愛的人，你自我完善的腳步也就停滯下來了。」

尋道者跟着問：「那我要是追到了我愛的人呢？會不會就不再努力呢？」

智者說：「因為她是你最愛的人，讓她活得幸福和快樂被你視作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所以，你還會為了她生活得更加幸福和快樂而不斷努力。幸福和快樂是沒有極限的，所以你的努力也將沒有極限，絕不會停止。」

尋道者問：「那我活的豈不是很辛苦？」

智者說：「這麼多年了，你覺得自己辛苦嗎？」

尋道者搖了搖頭，又笑了。

我曾聽聞有人抱怨自己太愛身邊的人，譬如太愛自己的配偶、太愛自己的兒女，但這幾乎都是在他受到所愛的人傷害以後所有的抱怨，這是受傷的呻吟。若是沒有傷害發生，沒有人會抱怨愛得太多的。兩個熱戀中的愛人，一對恩愛的夫妻，不可能會覺得自己愛對方太多，所以「唔抵」（不值得）；有「唔抵」的感覺的人，肯定是愛心有限的。我見過不少臨終的病人為自己對家人付出不足而抱憾終生，從未見過有人為愛人太多而遺憾。愛心是永遠不會過多的，我們都是有愛心的人，但我們對上帝和對人的愛尚未足夠，求主加添我們的愛心，多而又多。

假如你問我對你有甚麼期望，我說「愛多一點」，總是不會錯的。

四 知識與見識

我們如何使愛心增加呢？是增加一些激情，多流眼淚，心跳加速，抑或是多送禮多付出？保羅給予的引導是「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知識」是指屬靈的知識，現代中文譯本作「真知識」，即聖經的真理；「各樣見識」泛指各種人生智慧，生活閱歷，乃至對是非對錯的辨識能力。愛心如何增長？是藉知識和各樣見識的增長而同步增長。

讀倫理學的都知道，倫理行為得區分動機、行為和結果。有好的動機，不一定有好的行為和好的結果；而好的行為也不一定是懷有好的動機的。譬如小朋友喜歡吃糖，我們無限量供應，小朋友不喜歡做功課，我們容許他們不做，便是溺愛行為，有好動機卻沒有好的結果，愛反而成了害。任何一個善行，必須包括好的動機、好的行為和好的結果三方面。

希伯來書作者指出，上帝管教我們，是因祂愛我們；「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十二6）管教是出於愛，所以是好的動機；管教帶來平安的果子（來十二11），所以是好的結果。有好的動機和好的結果，雖然在短暫時期我們不覺得是好的行為，日後仍會發現這行為是好的。所謂「肯吃苦，苦一陣子；不肯吃苦，苦一輩子。」

正因倫理行為要區分動機、行為和結果，所以知識對愛心便很重要了。沒有知識的指導，愛心可以變成錯誤的行為，帶來傷害性的結果。聖經的知識，人間的經驗，

幫助我們更有效更準確地實踐愛心。我們既要有愛的識別 (loving discernment) ——帶愛心地明辨是非，也要有識別的愛 (discerning love) ——有智慧地愛人。

識別是成熟的表現，能夠識別某樣事情，便表示掌握了某方面的知識。一個研究指出，嬰孩在三星期大以前，已能分辨出熟識的面孔，包括父母的和常常接觸的。研究人員給嬰孩吮着一個奶咀，再在他面前播放人像，若人像是熟識的面孔，嬰孩便會很放鬆，每一下吮奶咀的時間都較長；反之，若是播放的是陌生的面孔，嬰孩便會較為緊張，吮奶咀的時間短促得多。¹

「知識和各樣見識」：保羅將聖經知識和人間閱歷相提並論，對我們是很好的提醒。我認識不少牧者和神學生，聖經和神學知識豐富，但人生經驗則嚴重不足，不懂得人情世故，只是本着他們認定的聖經真理的片段而勇往直前，結果自然是焦頭爛額，人際關係糟糕，甚麼事情都辦不成。他們還批評別人不尊重聖經真理，做人處事採折衷主義。

或許是年紀漸長，承擔許多實際事務，我對於一些過分理想主義、黑白分明，專門說所向無敵的偉大口號的人，總是敬而遠之。記得年多前，上任院長不久，承擔學院沈重的經濟壓力，許多時都在外面跑；有次同工會，一

¹ Jan Faull, "Your Brilliant Baby in Week 3: Knowing You from Others" <http://www.babyzone.com/baby/nurturing/baby_week_by_week/article/week-3-baby> (2008年9月2日下載)。

位同工竟然公開說：「我覺得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上帝便會供應我們的需要，根本不用到處籌款。」他說此話是出於好意，希望我減低工作壓力，但聽起來仍是很刺耳的。真是不用籌嗎？

我們必須遵行聖經的教訓，但也得對人情世故有更多了解，特別是對人的軟弱有更多的明白和同情，不然便很容易以真理殺人，對人造成傷害而不是醫治，對教會破壞而不是建設。

當然，我們的人情世故也得受聖經真理的審斷。一些傳統慣常的做法，不一定符合聖經真理；譬如營商，我們不能說別人都行賄，所以我們也行賄。聖經真理審斷人情世故，人情世故補充聖經真理。

五 結滿仁義的果子

我們的愛心得在知識和各樣的見識的引導下多而又多。結果呢？「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有「愛的識別」和「識別的愛」的人，便能明辨是非，知道何為對何為錯，怎樣踐行愛心才最對人有幫助。「作誠實無過的人」，新譯本作「真誠和無可指摘」，我們維持自己的純潔和良善，維持自己的坦然率真 (authenticity)，卻沒有絆倒人，造成任何的遺憾。

俗語說「英雄本色」。「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一個真正的英雄才敢於做回自己，以真面目示己示人。惟有一個在知識和各樣見識引導下不斷增長愛心

的人，才能率性而行，這不是率他的罪性而行，乃是率被基督更新變化了的真性而行。如何被耶穌基督改造我們的性情，這是腓立比書第二章的主題。

保羅接着說：「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予上帝。」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以「仁義」來形容，說明「果子」是關乎德行方面的。我們想到加拉太書所說的「聖靈的果子」（加五22、23）或以弗所書所說的「光明所結的果子」（弗五9）。這是指討上帝喜悅的行為，被上帝改造了生命的人所擁有的屬靈素質。「果子」是保羅常用的詞彙。帶領未信者信主，他稱為「得些果子」（羅一13）；而生命上的成聖，他也稱為「成聖的果子」（羅六22）。基督徒不僅以事工榮耀上帝，更是以其品格榮耀上帝。像耶穌所強調的：「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6）

結滿仁義的果子，便將榮耀歸給天父。從負面的角度理解這段經文，我們可以說，最不能榮耀上帝的，不是基督徒的說話不夠多，做事不夠多，而是沒有好行為，無法結出仁義的果子。許多時候，說話越多的人，做事越多的人，一旦給人發現行事為人與所言的不相稱，造成的破壞作用便越大。台灣前總統陳水扁的貪污惡行曝光，造成的震盪甚大，甚至影響在野黨的前途。

星期三開學禮，鄭炳釗博士講道，他講詩篇十九篇。「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天地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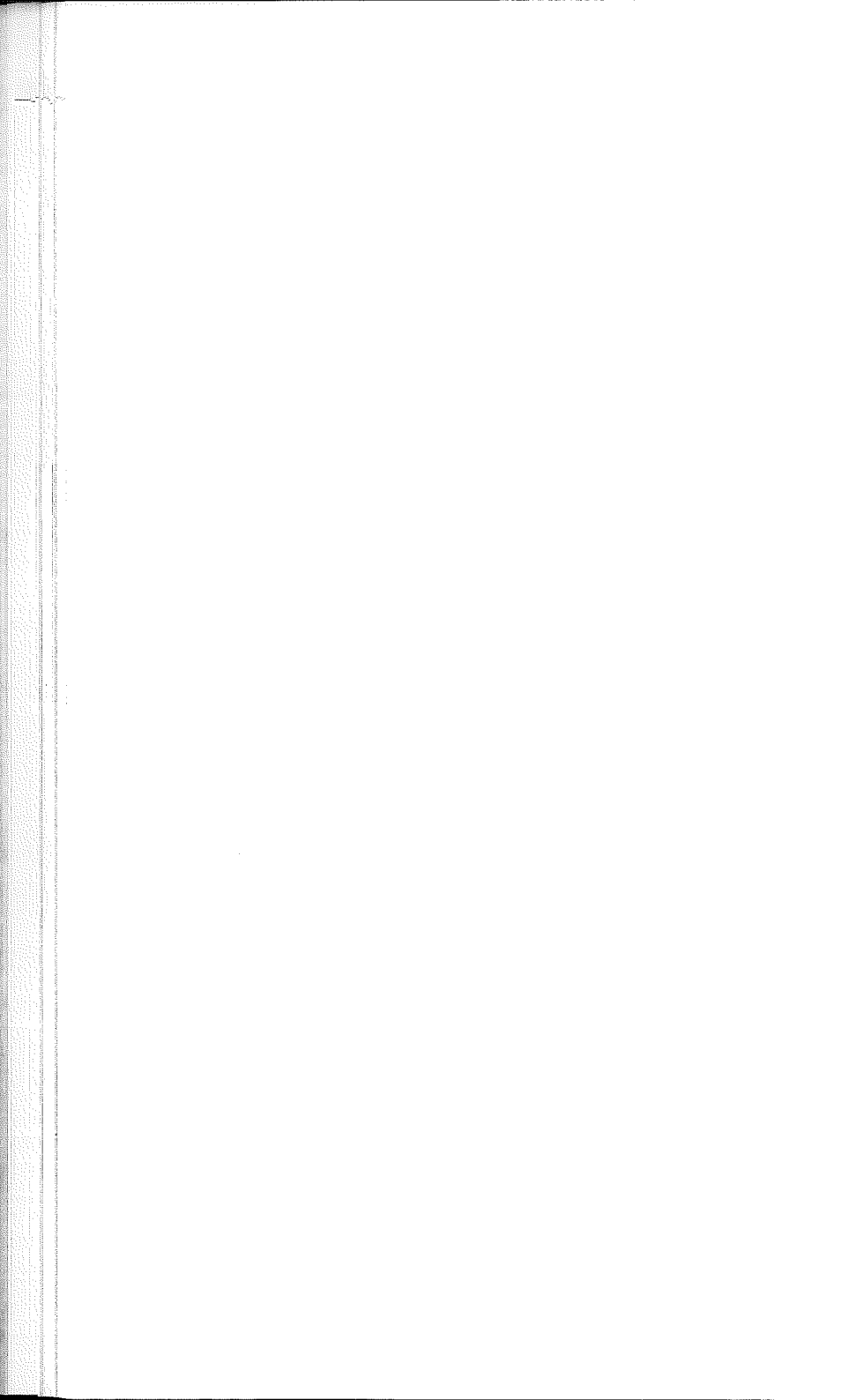
述說上帝的榮耀？答案是：它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遵照上帝預設的軌迹運行，發揮應有的作用，便是最榮耀上帝的了。樹木是因為成為樹木而榮耀上帝，太陽是因為成為太陽而榮耀上帝。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榮耀上帝不需要藉着說話，我們看到鋪張在天際的各個星宿，便已深深體會創造主的偉大。

我們如何榮耀上帝？答案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活出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的心意。不久前，是旺角嘉禾大廈大火殉職的消防員陳兆龍的出殯日子，許多香港人都被他和另一位同樣殉職的蕭永方的義行所感動。他們都是做了消防員應有的本分，便已感動全香港的人的心。

天地萬物皆在述說造物主的榮耀。但惟有一個跟隨上帝、遵行祂的旨意的基督徒，才最榮耀上帝。

弟兄姊妹，我沒有機會跟你們每個人深入交談，但每次聽你們講見證，譬如剛過的浸禮上兩位弟兄的得救見證，我都非常感動。我很想成為你們的指路人，告訴你們一個尚未成為現實的景象，一個你們自己尚未看到的景象，就是上帝期望你們成為的美好模樣，你們可以成為的美好模樣。

這篇講章的題目是「增長的禱告」，「增長」是從數量上言；若是從質量上說，也可以稱作「成熟的禱告」。保羅為腓立比信徒禱告，希望他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的引導下繼續增長，多而又多，以致他們成為一個既真誠又無可指摘的人，並且結滿仁義的善果，榮耀天父。



處境自白

第三章

附一 12~26

A Life of No Regrets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上帝的道，無所懼怕。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因為我知道這些事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真道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

一 全天候的見證

保羅表白了他對腓立比信徒的感情和期望，指出他們既在他的思念裏，又在他的禱告裏。接着，保羅向腓立比信徒報告他的近況。

我們知道，當時保羅正被囚禁於羅馬。他在耶路撒冷被控告污穢聖殿罪，由於幾個地方政府官員都不知道如何處置他，把他當人球般拋來拋去，他決定行使羅馬公民權，主動上訴。案子呈至羅馬的皇帝那裏。但不幸地，他在羅馬一等便等了兩年，直到案件排期聆訊為止。根據使徒行傳二十八章30至31節的記載，他被軟禁在一間自己租來的屋子裏，雖然不能隨意出入，卻仍有接見訪客和寫信的自由。

一想到被囚禁達兩年之久，並且還不知道刑期有多長，許多人想像保羅的景況應該是很淒慘的。保羅卻首先表示，他很希望腓立比信徒知道，他的景況雖然不理想，卻不是只有負面含義而無正面價值，他坐牢反而是有助於福音的傳開。「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12)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保羅接着說他的坐牢帶來兩個效果。第一是對教外的。保羅在羅馬期間，一直是在皇帝的近衛軍（稱為御營）的看管之下，他們每四小時輪班，在保羅租住的屋子裏看守保羅。兩年下來，不少人都跟保羅有深入的接觸交談。他們知道這位來自猶大省的囚徒原來是一個傳教者，他所信奉的是拿撒勒人耶穌，就是據稱為上帝的兒子的那位。保羅熱心傳教，在猶大省和好

些地區引起了哄動，被視為攪動天下者。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新鮮故事，近衛軍部隊自然有許多傳言討論，很快便整個軍團都知道有這個情況了。甚至不僅是軍團裏的人，連軍人的家屬，與其他軍團的人，都得聞其事。保羅成了十足的名人，街知巷聞。因着保羅的聲名鵲起，連帶他所信奉和傳揚的耶穌基督也受人注意了。「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13)

按照保羅的性格，他一定會乘機向看守他的軍人傳教，他們是否會相信，便不得而知了。但是，一個人願意為所相信所傳揚的宗教而付上包括生命在內的代價，肯定令人感動。保羅以他個人的生命榜樣，為福音作見證。

2008年9月10日早上，建道神學院全體師生如常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一年一度的屬靈操練營。那天早上早會剛完，和幾位同房室友回到營舍。有幾位清潔工人進屋清潔。其中一位跟我說：「你們是教會的人吧？」我問她為甚麼知道。她說：「教會的人使用營舍比較整齊乾淨。其他人便很髒亂。」我笑說：「這大概是我們幾個老人家，沒能力弄髒地方罷了。」她說：「不是的，這跟年紀無關，總之就是教會的人較有公德心。」我當然不會跟她爭論下去，我很喜歡她有這個印象——即使是偏見也是好的。清潔工人尚未信主，但她們對基督徒有好感。

二 曲線激勵

保羅坐牢帶來的第二個效果是對教內的。這可以再分兩方面來看。首先是對一般的信徒，以保羅在信徒中間的知名度，並曾寫信給羅馬教會，肯定受到羅馬信徒所關注。保羅如今只是被軟禁，雖不得自由行動，卻可以在家中接見訪客，亦可以寫信幫助牧養各地信徒，因此來探望他的人應是絡繹不絕的。他們來聆聽保羅的見證，接受保羅的教導。在老僕人的生命見證的感染下，他們對耶穌基督的效忠也加強了，保羅這樣熱心傳福音，他們也學效積極傳福音，保羅對個人安危無有懼怕，他們也無所懼怕。「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上帝的道，無所懼怕。」(14)

但保羅也知道，羅馬教會並非人人都歡迎他，特別是教會的領袖，便不很喜歡他。因為保羅前來，一住便兩年，牽動許多信徒的心，有人探望保羅後，回到教會便積極傳說保羅的事蹟和教訓，這大大影響到原來領袖的威信，怎麼一個外來傳道人，竟然賺取了許多信徒的心。並且，還不能排除好些信徒會私下拿領袖跟保羅作比較。「看，保羅的講道能力這樣好，我教會的傳道人便只會在星期日玩催眠魔術，做睡眠治療。」「看，保羅為福音甘願犧牲生命，我教會的傳道人卻在平日不肯加班，寧願帶妻兒到海洋公園遊玩，真不像話。」我們中間也許都有類似的討論：「為甚麼梁家麟做不到林以諾這樣『搞笑』，勉強搞的都是『爛gag』。」「為甚麼梁家麟做不到張佳音般講道有力？做不到陳恩明般開電單車？做不到梁永善般放大量power-point……」總之，保羅到來，威脅了原來的傳道人的地位。

那他們怎麼辦？他們決定奮發圖強，積極傳福音，力圖證明他們不比保羅為差，保羅能做的，他們都能做，甚至做得更出色。信徒因受保羅的生命感染而積極傳福音，教會部分領袖卻是出於嫉妒爭競的心而積極傳福音。「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15-17)「紛爭」是「爭競」的意思。

那些出於嫉妒爭競的心而積極傳福音的人，或許有一個潛台詞，就是藉他們的「能」，來影射保羅的「不能」，藉以干擾保羅的心，讓他自憐自傷，心裏難過。譬如你正在減肥，甚麼都不能吃，我在你面前大談昨天到酒店吃自助餐的快樂；你在醫院養病，我跟你大談到處旅行的樂趣，「擺景贈慶」（諷刺人使對方生氣）。但保羅有沒有中招？有沒有因別人能傳福音自己卻不能傳，而顧影自憐，斯人獨憔悴呢？沒有。他關心的是福音能否被傳開，而不是自己能否傳福音；自己不能傳，別人努力傳，他還是很高興的。

他甚至不計較別人傳福音的動機，不管白貓黑貓，最要緊的是有更多人信耶穌。「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18) 他不僅是如今快樂，而是繼續為此而快樂，喜上加喜。

我在上倫理課的時候曾表示，上帝鑑察人心，人卻不能；所以雖然動機很重要，人卻不應將太多注意力放在別人的動機之上，應該專注於行為和行為的效果。譬如

說，某個人爭取當執事或主日學教師，原因會否是要出風頭呢？某個人熱心事奉，是否要在教會裏營建自己的勢力呢？有這樣的可能。但動機是無形無體的，除非當事人自白，否則我們該如何證明或否認呢？教會又如何能接受自己不事奉的人，指指點點說那些事奉的人是出於不良動機呢？你若是不喜歡他做，那你便出來取代他的地位啊。

保羅知道有些人傳福音的動機是不怎麼純粹的，但他說不介意，重要的不是動機，而是行動和行動的效果，只要有人傳福音，只要有人信主，便甚麼也無所謂了。「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18b)

三 總有益處

保羅是不是真的完全不擔心自身的安危，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成敗呢？有沒有這樣清高灑脫呢？保羅只是認定，他的未來在上帝手中，不是在包括羅馬皇帝在內的任何人手中。上帝會親自保守他，使他能至終獲得救恩，信靠上帝的人是不可能失敗的。「因為我知道這些事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19)「終必叫我得救」的意思是：上帝一定會為他申冤，撐住(vindicate)他（為他澄清），證明他是正確的。這裏，保羅除了提到有聖靈幫助外，也再次提到腓立比信徒對他的關懷和支持，他們一直為他禱告。有上帝，有身邊的弟兄姊妹，保羅不擔心。「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20) 從他所追求和盼望實現的目標而言，生活裏所有的遭遇，無論是苦是樂，是榮是辱，都不會讓他感到失望，他所持定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保羅「所切慕所盼望的」是甚麼？為甚麼眼前的遭遇不會令這切慕和盼望落空呢？「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20、21) 這是保羅的人生觀的自白。他之所以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成敗，是因為他沒有將個人視為生命的中心。他活着是為了基督而活，不是為自己，乃是為基督；無論處在怎樣的景況，或生或死，他都要讓基督在他的生活表現裏受到尊崇，不是一次性尊崇，不受限於某個處境：順景便尊崇，逆景便不尊崇，而是無論何種環境，全天候的尊崇基督。

我們很容易受勝利主義的思想影響，以為總要藉自己的成功來榮耀基督。考試考第一，榮耀基督；做生意成功，榮耀基督；奧運會拿金牌，榮耀基督。但若是拿不到第一，例如拿第四，則基督的名便被羞辱了；生意欠佳，公司倒閉了，基督的名便受虧損了。這是不少人對甘泉航空倒閉後的即時評論。但保羅並不這樣看。他認為傳福音成功是榮耀上帝，被捕坐牢也是榮耀上帝，得生命是榮耀上帝，死亡也是榮耀上帝。這樣，他便可以「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並且，他不計較眼前的遭遇，不擔心是否很快得接受死亡的命運。「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死亡的益處是甚麼呢？除了他可以立即與所愛的主永恆在一起外，他的死亡也將是一個見證福音的機會，對所有人都有益處。

四 以他人的益處為優先考慮

保羅認為，即使面對死亡也是有益的。這論說會否令人誤會他有厭世傾向呢？保羅立即補充說：「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22) 他相信他的死亡將會是一個福音的見證，所以絕不抗拒死亡；但他相信活在人間，他將繼續承擔福音的使命，結出更多果子來。所以生有用，死也有用，生很好，死也很好。兩樣都好。那他應該怎樣選擇呢？保羅說他其實也不很確定應該做甚麼選擇：「我正在兩難之間」。

他一面思量一面自白：若純粹從自己的利益考慮，他活得已經夠長了，事奉亦已夠累了，離開塵世，回到基督懷裏，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23) 死亡是真正的退休，最大的安息。但他想到包括腓立比信徒在內的弟兄姊妹，認為自己留存世上，對他們仍有作用。他的使命尚未結束，不能在心態上作逃兵，希望立即開小差，離開前線崗位，不顧身邊的人的利益。「然而我在肉身上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24) 就好像一個老闆已經賺夠了，可以將生意結束了；但他的員屬仍有生計需要，所以勉為其難繼續經營。「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25、26) 保羅的一生，既是為了榮耀基督，也是為了身旁的人的好處。

這裏有一個常識：一個不計較自己的得與失的人，不會受得與失太大的影響。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這幾個禮拜你們的心情會否跟隨香港股票的價格不斷波動，大喜大悲？去年（2007年）港股27,000點時，我在講壇上勸你們賣股票，也許讓部分聽我說的人少賺了。你們若是在32,000點才賣，便最着數了（最合算）。我不是李四叔（李兆基先生），我不懂經濟，但我不希望我們的情緒、生活、心思意念，甚至跟上帝的關係，都受這個變幻莫測的股票市場所牽動。

從這段豐富的經文，我們看到保羅的人生觀有兩個基本信念，也可說是他的兩個法寶：

第一，對上帝有信心，祂是使壞事變成好事的主。

保羅不是盲目講信心的人，他對現實並非一無所知，對人性的複雜性也有相當理解。「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

但他對上帝有信心，知道上帝仍然掌握一切。上述的情況仍然不是壞事。短期性的，福音因此被傳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而在長期性方面，「因為我知道這些事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基督徒的人生是穩賺（sure win）的。

第二，化繁為簡，認清事奉的終極目標，不要被眼前複雜的人與事牽制誤導，以致迷失方向。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福音得以廣傳才是至關要緊，個人的得失不值計較。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這個終極目標的釐清，幫助保羅做了一個兩難抉擇。「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上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22~26)

星期四¹跟一位校友見面，她在神學畢業後，從事中國福音工作十多年時間，不停往返中港兩地，奔波勞累。我問她是否感到乏力。她笑說不會，每次到了國內，便有用不完的精力，從早到晚，熱誠地跟不同的人周旋交往。但她接着承認，許多時在出門前數天，便會情緒低落。她又說：最感困難的學習是維持對人的熱誠和善意。在國內接觸政府和教會的領導人，常常得面對非常複雜的教會政治，人分屬不同陣營，各人自有算盤，千方百計要將外頭來的人拉進自己的陣營去。人慣常說一套做一套，巧取豪

¹ 2008年9月18日。

奪，爭逐最大的個人利益，總之碰到許多黑暗的事情。在這樣的環境下，她無法不提高警覺，小心謹慎，說話轉彎抹角，不輕易表態；並且凡事留有一手，不自揭底牌，監察制衡，以免遭到欺騙出賣。長期處於這個處境，懷有這般態度，人的心很難不變得複雜，要堅持對人的善意和信任，非常不容易。但她又得提醒自己，到中國是為了服侍與造就，不是經營個人的生意，對人的尊重和信任是必須的。她的出路是：降低要求，學習為碰到一個正面的例子便歡欣雀躍，藉以肯定自己所做的沒有徒然，自己所信的是有現實的基礎的。

為一個正面的例子而感恩，忘記上百個不愉快的經驗。這確實是作服侍人的事奉者的生存之道。

弟兄姊妹，你們是否覺得事奉主是不容易的事？許多事情明明是簡單的好事，因着人的緣故就變得很複雜。這陣子我也有力不能勝的感覺。我不是處理人事問題的專家，不擅長調和不同人的意見，擺平不同單位的利益；我只希望維持對人和對上帝的善意，存積極樂觀的心，繼續承擔上帝所交付的使命。這也是本段經文的主要信息。



行事與福音相稱

第四章

腓一 27~30

A Life of No Regrets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上帝。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在上一段結束語裏，保羅對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說，按照他個人的意願，寧願離世與基督同住，但想到他們，便決定要繼續留在人間，使他們又長進又喜樂，並且他更渴望再到他們那裏，跟他們見面。雖然遭囚禁了兩年，保羅還有很強烈的求生意志。

一 名氣與「示範單位」

然後在27節，保羅向他們提出期望，表示自己很快便回來了，請他們要好自為之。他的期望是：「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27) 這是一個簡單卻全面的要求。

「行事為人與甚麼相稱」大概是保羅在此時期的口頭禪，他在以弗所書四章1節說：「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我們的行為表現，必須與我們的身分和地位相稱。

10月1日（2008年）國慶日那天，我跟太太早上登太平山，在山頂繞一個圈，這是我們凡周末和公眾假期都做的事。那天早上在山頂先後碰到三家教會的弟兄姊妹，包括某教會的執事會主席夫婦。弟兄看到我，猶豫一陣才喊我的名字，說：「從未見過你這樣打扮。」當天我是運動衣褲，還沒刮鬍子哩。後來太太跟我說笑，問：「日後行山，你是否得穿襖衫西褲皮鞋，以免破壞形象呢？」我從前學校有位同事，確實只有襖衫西褲一種服飾，他住在長洲，每天下山買菜也這樣打扮，真是每時每刻都當「示範單位」。

多年前仍住在長洲的時候，有天下班後，帶女兒到海灘游泳。六時許回家。長洲本地人的慣例是不在海灘沖身，只套上T恤，連泳褲也不換，便走回家。在學校大門口，碰到幾位神學院院長，他們剛與我們的院長開會完畢出來。當下非常尷尬。我跟他們道歉：「對不起，我穿成這個樣子。」周永健院長在其中，安慰我說：「不要緊，這裏是你的家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們若碰到我穿泳褲在街上走，會不會大吃一驚。

要是你們在街上碰到學校的老師拿着一串魚蛋在吃，你們會有甚麼反應？

剛在報章上看到一則娛樂新聞，某電視男藝員因為駕車違反交通守則，在雙白線停車，被解上法庭接受審訊。法庭上當然來了大批記者。男藝員專注對記者微笑，被法官申斥要留心聽審，以免忽略了判詞。其後法官不知是否要作弄他，竟然當眾問他月薪多少，他表示在這麼多記者面前不便公開，法官不允，最後該男藝員只好尷尬地說：「兩萬元左右。」這是作為公眾人物所得付的代價，沒有私隱，生活每個片斷都暴露在人眼前。可怕的是如今不僅是要躲避記者，而是要躲避所有人，自從手機具備拍照功能以來，等於每個人身上都隨時攜着照相機；某報館懸賞500元，收買任何人拍到的名人照，如此身旁的所有人都可以是業餘記者，給對方認出而偷拍了，明天照樣上報。要是更有名氣的人，每時每刻都有狗仔隊跟着哩。

二 名譽與信心

名氣之外，更有名譽的考慮。名譽是別人對我們作正面評價，覺得我們做得很好，值得他們尊敬，在其心中佔一席位而致。名氣與名譽是不同的兩回事，有名氣的人不一定有名譽，譬如我認識不少地產界中人，他們對李姓某人的評價是極差極差的。臭名遠播也是一種名氣，但肯定不是名譽。

個人有名譽，商品也有商譽，公司有商譽，國家也有名譽。所謂品牌，便是一種商譽價值。同樣一件衣服，名牌與非名牌，價錢便可以是天淵之別，關鍵不在衣服本身，而在於品牌的商譽。我們國家的奶品企業，最近便遭

到商譽徹底破產的悲劇。十多年來努力打造的品牌，一下子便給破壞殆盡，要重建恐怕得花上另一段十數年的時間。

名譽是別人對自己的肯定，既是一份信心，又是一個期待。某些國際品牌的連鎖食品店，都得為嚴格的品質控制花盡腦筋，因為人家在任何分店購買有關食品時，都期望品嚐到相同的味道。要是品質不穩定，顧客嘗到的味道每每不一樣，那便無法建立任何信心和期待了。我們一家有幾處非常喜歡的飯館，其中之一是在九龍佐敦區的，我在大學時代便已光顧，如今我的兒子也常常帶朋友光顧，成了兩代的顧客。有次在那裏吃飯，發現味道走了樣，忍不住便問一位侍應，對方坦白承認：「對不起，廚子回鄉探親，今天做菜的是臨時替工。」這個坦白招供對我們很重要，說明這次走樣只是個例外，如此下次我們還會光顧，不然便一去不回頭了。

我不知道你們對我每次的講道是否有期待？我的風格、表達手法是你們早已耳熟能詳了。我無法有太大變化，也許亦不需要有太多變化，不然便破壞了一些弟兄姊妹的期待。你們的期待對我是重要的，也構成相當壓力。我每次都很用心預備，不敢辜負你們的期望，我自忖無法面對令你們失望的後果。我在別的教會講道是沒有甚麼壓力的，就算在數千人的大型聚會裏，甚至主講港九培靈研經大會，都沒有像在友愛堂講道般的壓力。因為在別的教會我講道不獲良好反應，他們不再請我便罷了，我無需再度面對他們，但在這裏不可以，我總得繼續面對你們。你們的期待叫我不敢輕慢放恣。

弟兄姊妹，名譽和身分既是信心，又是期待。別人尊重我們，對我們的行為表現有所期待，我們得做符合他們所期待的行為，以維持他們心中的形象。我們期望得到別人的尊敬，受人重視，所以便努力做到對方所期望的行為表現。

基督教傳播了二千年，即使在中國也傳播了超過二百年，在許多人心目中，基督徒是一個品牌，一個期待。他們會自然地期望基督徒有某種行為表現。基督徒是柔和謙卑的人，基督徒是較為豁達、對名利沒那麼計較的人，基督徒是愛心充沛，願意服侍別人的人。這些印象和期望不一定正確，我們也不一定要完全跟隨。但基督徒的身分本身賦有一種行為準則和期望，卻是不錯的事。保羅說：「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誠然，基督徒講信心，不講行為；但如同雅各所言，我們的信心也得有相應的外在行為，以資證明。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我們說信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便很難讓人同意我們是真心相信了。

三 關係上的計量

聖經除教導我們行事為人要跟我們所蒙的恩相稱、跟我們所領受的福音相稱外，也從關係上教導我們，行事為人要對得起我們的上帝。保羅在歌羅西書一章10節說：「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

12節則說：「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祂的國、得祂榮耀的上帝。」

若與福音或所蒙的恩典相稱是指符合某個客觀標準，對得起上帝便是一個關係上的考量。

中國三位航天員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返回地球後，由內蒙乘坐飛機到北京，接機的包括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電視直播的畫面是：郭伯雄勉勵他們要珍惜榮譽，再接再勵，為中國的航天事業繼續努力；翟志剛的回應則是：「光榮歸於祖國，光榮歸於人民。」「珍惜榮譽」這四個字很有意思，能夠被選中作為航天員，是一個很大的榮譽，全中國的人民都對他們有期望，他們的成功令人民感到自豪。因此，雖然擔當航天員不一定有好的品德，但他們也得對自己比別人更高的要求，不然便對不起全國人民了。

中國人說：士為知己者死，別人看重我，對我有期望，我便粉身碎骨也得努力回報。對於寵愛我們，信任我們，給予我們機會，向我們投信心一票的人，我們都會竭盡所能，做好自己，不負他們的期望，不傷害他們的心。同樣，我們的主用重價將我們買贖過來，祂給予我們極重的恩惠，所以我們也得盡力做好，滿足祂對我們的期望；祂為我死，我為祂活。耶穌基督揀選我們，是我們一生裏所能想像最大的榮譽，我們必須努力活出所求諸這個身分的行為樣式。

當保羅提醒腓立比信徒，行事為人得與福音相稱時，他的具體要求是甚麼？保羅說：「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

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一27b)

這跟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23節的個人自由異曲同工。他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一個活得與所信的福音相稱的人，便是站穩在所信的真道之上，堅固不搖動；並且致力為福音作見證，努力帶領更多人接受福音，歸信耶穌基督。保羅說：他期望有天當他從牢中得釋放，重回腓立比信徒中間時，便看到他們有這樣的景象。

「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可以看到，保羅這句話乃是訴諸他跟腓立比信徒的關係：你們要好好地活出信仰，好讓我回來探望你們的時候不致失望。保羅愛他們，對他們有期望；他們愛保羅，不想讓保羅失望。我們的行事為人除了要對得起主以外，也要對得起對我們有提攜之恩、對我們有期望的人。

四 受苦的人生

保羅接着說：「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上帝。」(一28)我們的身邊有敵擋福音的人，他們先與福音為敵，再跟我們為敵。我

們被他們迫害，這不是出於意外，也不是上帝失控了，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權裏。

傳福音不是公餘活動，像打場球賽或看場電影，純粹消遣，無傷大雅，而是得付代價的任務。在一個對基督信仰不友善的環境裏，傳福音者必須有心理準備，要因真理而受苦。「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一29、30）

基督徒過的不僅是蒙福的人生，也同樣是受苦的人生。受苦是基督徒必要學習的功課，也是基督徒生活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並且吊詭地說，受苦也是蒙恩的一部分。「蒙恩」包含了「信基督」和「為祂受苦」兩大要求。基督徒被耶穌基督呼召來為祂受苦。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23）

我們若是遭遇受苦的經驗，不要以為這是出於天譴，於是責問「上帝怎麼不保守我們免去這些災難」。受苦正好說明我們忠於信仰，忠於基督；而迫害我們的人不僅與我們為敵，也與基督為敵。因此，最終的結局是，我們這些信基督的人得救，迫害我們的人沈淪。

第30節說：「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爭戰」是競賽、鬥爭的意思，它的名詞解作競技場。基督徒的人生就像一場競賽，我們都得全力以赴，爭取勝利。

保羅這句話頗有「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含義，腓立比信徒所面對的信仰挑戰，正像保羅過去和現在所面對的一樣。保羅打過了美好的仗，我們也同樣要打美好的仗。這話的一個重要含義是，保羅的受苦經驗是一個典範，說明凡跟隨主的人都得有心理預備，就是「要為祂受苦」。

在第二章，保羅指出這不僅是他作示範，耶穌基督親自在人間作了這樣的示範。我們若為主受苦，應知道不僅是跟隨了保羅的腳蹤，更跟隨了耶穌基督的腳蹤。基督徒受苦是不會孤單的，彼此都是追隨耶穌基督的腳蹤，以及在二千年來無數愛主的基督徒的腳蹤。

或許你們沒有留意，今年(2008)以來，印度南部與東部地區廣泛爆發印度教徒迫害基督徒的事件，許多教堂被焚毀，基督徒被殺害，最近這個月更越演越烈，教會呼籲全球基督徒為他們禱告。

不要以為這只是單一地區的情況，根據2002年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的數字，今日為基督殉道的人，比主後100年的羅馬帝國時期更多。在1998年，全世界有接近15萬6千名的基督徒殉道。估計在1999年，將有16萬4千名殉道者。2000年則有16萬5千名。這些數字也許略為誇大，但就算折半也還是驚人的。

對香港基督徒而言，受苦是很陌生的事，我們幸福地活在一個以西方的宗教自由作為準則的社會裏。但不要忘记，在中國、北朝鮮、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地區，都

有基督徒為福音的緣故，而生命遭受威脅，財物不保。遑論在伊斯蘭世界裏傳福音者和信福音者的危險處境了。

說個不是題外話，有個名叫「殉道者之聲」(Voice of the Martyrs) 的組織，專門蒐集全球遭迫害的基督徒的資料，鼓勵其他基督徒為他們禱告。這個組織的網站是www.persecution.com，值得大家定期去查看，關心在各地的受苦肢體。

耶穌基督說：「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路九26）又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太十32、33）這些話的語氣都很重，教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五 加拿大聖公會牧愛堂的見證

讓我跟你分享加拿大聖公會牧愛堂的故事。

位於加國西岸溫哥華的聖公會牧愛堂，是全加拿大最古老的華人聖公會教會，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教友大多來自香港聖公會，不少是兩代以上的聖公會教友，對所屬宗派的傳統有很深的結連。

早於1988年，全球聖公會主教蘭栢會議已公開討論並議決維持傳統聖公宗的婚姻觀，即婚姻只為一男一女異性

終身結合而設；婚姻以外，必須保持獨身貞潔。聖公宗不贊成為同性祝福（即為同性戀者舉行類似婚禮的禮儀），也不贊成封立同性戀者為牧職人員。但是，2002年，加拿大聖公會新西敏教區在經過數年爭論後，議決贊成給委身的同性結合祝福，並訂定有關禮儀，付諸執行。這樣的決定是違反全球多數聖公會的意願的。

得知有關決定後，一直堅持聖經教導與傳統教義的聖公會牧愛堂，在梁永康牧師的帶領下，召開特別教友大會，議決反對教區所通過的「同性祝福」議案，並尋求另位主教監督他們。梁牧師在投票前明確告知教友，他們可能因此失去聖公會的身分，更會失去教會所有物業和財產。但教友的投票結果竟然是100%反對教區的決議，一個異議聲音都不存在。

接着而來的幾年，牧愛堂的牧者和教友領袖承受極大的壓力，在加拿大乃至普世聖公宗團契裏尋求援助；但由於加拿大聖公宗的高層大多為贊成「同性祝福」的人所把持，故不僅效果不彰，更逐步給封殺，支持他們的主教有的更給大主教以法律程序控訴。延至2007年，南美洲聖公會的南錐教省 (The Anglican Church of the Southern Cone of America) 大主教Greg Venables終於出任加拿大聖公會聯盟的大主教監督，而聖公會牧愛堂亦於2008年通過接受Venables成為他們的大主教，這樣才解決他們的聖公會身分問題。但是，他們原來擁有的財產和物業，卻仍未能確保下來。

我跟梁永康牧師是多年好友，也認識聖公會牧愛堂的好些教友，對他們多年來不計代價和後果的堅持真理的行動，深表敬佩。我在他們所出版的一本有關整個抗爭事件的記述的小書裏這樣寫道：

……我對加拿大溫哥華聖公會牧愛堂的梁永康牧師，和一眾教會領袖、弟兄姊妹，有說不出的驚訝和敬意，甚至視之為二十一世紀的神話。我了解多元主義在西方世界的肆虐，對個別宗派在性倫理問題上的取態沒感詫異，對牧愛堂所面對接踵而來的壓力，亦視為理所當然；但同樣因着對多元主義無孔不入的滲透能力的了解，我對一家教會能在性倫理問題上集體堅持，便敬佩得五體投地。

我略為了解這個堅持的背後的故事，這不是一時亢奮地的草率表態，羊羣心理的舉手湊興，卻是教會領袖經過多年的表白與斡旋，長期磨蹭與多番挫敗，甚麼銳氣豪情都消蝕掉。教會裏上下反覆討論，在朝在野（你不會以為信徒間沒有自由組合的私下討論吧），各人都明白事件的複雜性與抉擇所帶來的後果的嚴重性。並且在廝磨的過程中，教會已因無法封立新牧者，而面對傳道同工缺乏；牧者與信徒領袖為應付各方糾葛而疲於奔命，正常的教會生活肯定受到虧損，所以已在付代價中。然後才做全體公決，結果竟然是全票通過，無一人反對。我為此結果而瞠目結舌。

這個結果充分說明聖公會牧愛堂的信仰素質。牧者的真理教導與身體力行，領袖的勇敢堅定與和合能力，信徒對真理的敬畏和對羣體的信任委身，三者缺一不

可。當然，更關鍵的是聖靈臨格，保守他們合而為一；耶穌基督是牧愛堂的元首，教會上下皆以祂的心為心，故是他們同心。

我不詫異於現世有一位或多位道德英雄，我詫異整個教會羣體成為道德英雄。聖公會牧愛堂是我心中的道德楷模。牧者和信徒攜手同聲說：「我們信。」¹

我們在任何環境下都得為真理作見證，亦得為作見證而預備好付上一切代價。被迫害和受苦不是離我們很遠的故事，卻在我們的生活裏，觸手可及。關鍵的問題是：我們預備好了沒有？

¹ 梁家麟：〈跋〉，收梁永康夫婦：《這條未走過的路》（溫哥華：聖公會牧愛堂，2008），頁18~19。

效 法 基 督

第 五 章

脚 二 1~11

A Life of No Regrets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予父上帝。

一 福音與基督

在腓立比書第一章，保羅談論的重點都在於福音。他的首要關懷是讓福音興旺；只要福音被傳開，他不介意別人的動機；他的生死抉擇，端在於對福音使命是否有好

處；腓立比信徒的行事為人，必須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而在第二章，保羅便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耶穌基督之上。從基督的福音轉到基督本身。

保羅在前面一章27節提醒腓立比信徒，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有一個超越環境的道德表現，不要害怕外在壓力與敵人的威嚇，預備好為基督受苦。在第二章一開始，保羅將這個正確的道德表現應用在信徒羣體的處境裏，要求他們彼此以愛心相待，團結一致，為福音齊心努力。攘外必先安內，在一個不友善的環境下，信徒更得團結互愛，好能集中精力面對外在的敵人。就像面對金融海嘯，學院實施緊縮政策，我不斷跟同工說：我們必須團結互信，互讓互諒。千萬不要彼此猜忌，自亂陣腳，貧賤夫妻百事哀。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1)

保羅要求信徒做到四樣事情：勸勉、安慰、交通、慈悲憐憫。「勸勉」是鼓勵，提醒，打氣；「安慰」是以愛心包容接納，接納損失，接納失敗，也接納損失者與失敗者；「交通」是關係的維繫，靈裏的共享；「慈悲憐憫」是一種同情共感，與人同樂同哭。這四樣事情其實便是肢體相交時最基本的行為表現。我們在一起，總會互相提醒勸勉，總會表達愛心互相安慰，總會鞏固關係情誼，總會從心底裏發出對人的同情共感。

保羅在這四項要求之上都各加了形容詞：「在基督裡裏的」勸勉、「愛心的」安慰、「在聖靈裏的」交通、

「在心中的」慈悲憐憫。我們無需對這些形容詞作鋪張的詮釋，譬如問怎樣才算在基督裏的勸勉，怎樣才算是聖靈裏的交通。只要我們按照聖經的教導來互相勸勉和聯繫，便已足夠。

弟兄姊妹，我們用心微笑，用心聆聽身旁的人，用心說安慰和鼓勵的話，用心明白體諒別人的處境。這些要求在任何時候都是適用的，但在今天的處境裏尤其重要。

二 慈悲憐憫

這幾天一直思想本段經文裏的「慈悲憐憫」四個字。「慈悲憐憫」最基本的要求，是對人信任與接納。沒有信任，根本談不上慈悲憐憫。

問以下問題：你們在街上碰到乞丐，習慣給他們錢的，請舉手。不是很多吧。又譬如在地鐵站入口，有人冒昧來向你索取二十元，說忘了帶錢，要乘車到元朗，你會給他的，請舉手。也不是很多吧。我若問你們：「為甚麼不給？」你們最正常最自然的反應是：「他是裝窮的」、「他是騙子」。惟有認定對方是騙子，我們的鐵石心腸、袖手旁觀，才是理直氣壯的。至於問：「為甚麼你們會知道對方是騙子呢？」你們最可能的反應是：過去給人蒙騙多了，經一事長一智，便不再信任提出這樣索求的人。

我自己也曾數次受騙，有在香港，也有在外地。有次在北京王府井，便有兩個青年趨前跟我說，他們給人扒

了錢包，問我要錢，我給了他們數十元。但是在個多小時後，我跟朋友結束約會後，在街上又看到這兩個人以相同手法向其他人討錢。你想我以後在街上碰到這樣的要求，還會不會輕易給錢對方呢？

我們的老練或許會忽略了個別真正有需要的人。我的兒子曾有一次早上出門，褲袋裏剛好有些零錢可以坐小巴到地鐵站，可是，到了中環才發現忘記帶錢包，連八達通也沒有，結果被困在中環，無法乘地鐵渡海上班，也坐不了車回家，最後步行一小時回家拿錢包。晚上我問他：「為甚麼不問途人借錢過海呢？」他說：「香港人是不會理會別人討車錢的要求的。」沒有信任，便沒有慈悲憐憫。

我不希望你們在聽了我說要有慈悲憐憫以後，便隨便借錢給別人，基本的防範還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教會裏，我們曾經歷許多人在教會到處向人借錢，造成不少弟兄姊妹受騙，甚至信仰跌倒、教會名聲受損的事例。教會的立場是堅決禁止有人在教會裏向人借錢的。如曉得這樣的事情，請立即通知傳道同工和執事。教會設立了慈惠基金，幫助有突發需要的肢體，如果你們知道有哪些肢體有需要，請鼓勵他們跟教會聯絡，不要私下借錢給他們。

越是匱乏的日子，我們便越缺乏安全感，對人對事處處提防，猜忌多疑，慈悲憐憫的心愈來愈少。求主幫助我們，儘管需要有智慧識別，靈巧像蛇，我們仍願意關懷身旁的人的需要。帶眼識人不是問題，願意付出才要緊。

三 意念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保羅說了四個「若有甚麼」。「若有甚麼」不是一個假設，而是一個前提；這四樣都是肯定必須做到的，但要做到這四樣，便得有以下的條件。「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2)

這裏保羅說的不是很嚴謹，先說「意念相同」，又說「有一樣的意念」，意思重複了。無論如何，保羅強調的是信徒間得有相同的愛心，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心志。思想、意志和愛心都一樣。前面說「聖靈有甚麼交通」，「交通」(koinonia) 是團契相交，意思就是分享共有的東西 (the sharing of things in common)。

理論上說，思想和愛心不需要人人一樣，我對你有愛心，即使你對我沒有愛心也沒所謂，愛不是交換性的行為；但在實踐上，若是我給你「良心」，換來的常常是你的「狗肺」，被辜負的次數多了，有愛心的也會逐漸失去愛心，劣幣驅走良幣，以爛鬥爛。正如前面所說，教會若有許多騙子到處向人討錢，最終也會消滅弟兄姊妹間的愛心和信任。再說，少數人單方面的愛心，也無法建立羣體的文化和屬靈傳統。所以保羅呼籲腓立比信徒共同努力，每個人在思想、意志和愛心上都趨同，才能建立一個穩固的愛心羣體。

保羅補了一句：「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前面保羅表示腓立比信徒為他增添了許多喜樂；他一想到他們，心中便有喜樂（一3、4）。但他尚未以此為滿足，他對他們

還有更多的期望；要是他們能將所有期望都實現了，他才會心滿意足。保羅在此訴諸個人的關係。腓立比信徒若是希望哄保羅開心，便得遵照他所吩咐的話而行。腓立比信徒最深度的相交合一，帶來保羅最大的喜樂。

四 存心謙卑

保羅繼續作具體的教導。「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3、4)

我們在教會裏，不要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要搞小圈子，更不要搞分裂。這裏是耶穌基督的勢力範圍，我們沒有權力在其中劃出一塊分管地。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比較合得來的朋友，常常會聚在一起，也會談論教會的事情，彼此的想法相同；但是，小心不要讓這樣的私人小組變成教會裏的意見團體 (opinion group) 甚至壓力團體 (pressure group)。若是弟兄姊妹對教會有任何意見，請循正常的渠道向傳道同工或執事表達。若是你們覺得這家教會的領導層已經徹底腐爛，不可能聆聽你們的意見，請慎重考慮轉教會，因為已經徹底腐爛的教會根本不值得你們留下來。

除了不結黨外，教會也不是我們競逐名利的地方，要競逐名利請找別的地方，基本上除教會外，所有地方都適合競逐名利。我們確知「虛浮的榮耀」不值得貪圖，才

接受基督信仰，因此我們不應在教會裏又再跟「虛浮的榮耀」舊情復熾，新愛與舊愛糾纏不清。

在說了兩個負面的禁止：不結黨、不貪慕虛榮以後，保羅提出這段經文最重要的教導：「存心謙卑」。

謙卑是基督徒生命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質。謙卑使人保持對上帝的敬畏，和對人的友善。

最近讀馬丁路德的著作，他的一個重要觀念是宣稱「人同時是罪人和義人」。人既被上帝稱為義，卻仍舊是罪人。他有一個說法：耶穌基督拯救我們，赦免了我們過去自己所犯的罪，卻沒有除掉我們的原罪，所以我們仍是帶着原罪來到上帝面前。這個說法聽起來有些古怪。但我們換轉另一個說法：罪帶來罪疚感。耶穌基督赦免了我們自己所犯的罪，使我們不再懷有罪疚感，我們的良心不再以昔日所犯的罪來指控自己；但我們每個人在上帝面前，卻仍有一個終極的歉疚 (ultimate guilt)，覺得自己嚴重虧欠了上帝，在上帝面前永遠發現自己的不潔，高呼「禍哉，我滅亡了」，高呼「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這種罪疚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我們在上帝面前沒有這種自慚形穢的感覺，而是感覺良好，那我們便是目中無神、無法無天的人了。

謙卑是在上帝面前對自己的真切認識，承認自己的無知和無能，發現自己跟上帝有個無法踰越的遼闊距離——這便是上帝的聖潔與人的不潔，發現自己無權亦無力跟上帝爭辯。懷有這樣的謙卑，我們才心甘情願地順服在上帝

的帶領之下，做順命的兒女。認識自己與認識上帝是同時並進的，我們在認識上帝的偉大的同時，便認識自己的渺小；在認識上帝的尊貴的同時，便認識自己的鄙陋；在認識上帝的恩典的同時，認識自己是個不配蒙恩的罪人。

同樣地，我們若缺乏謙卑的心態，也難以跟別人保持和好的關係。上星期有位弟兄到我的辦公室來談話。他是我在加拿大認識的一位中年弟兄，正計劃結束生意，他問我未來事奉的可能性。他是個很能幹的人，見識和能力都優越。最大問題是不容易跟人相處，他說他很難佩服別人，總是覺得別人有這個或那個的問題，跟他們無法合作，所以就是在自己的教會裏也沒有甚麼事奉崗位。我表示，若他有這樣的性格，便很難參與長期的事奉，捐獻金錢當然沒問題，但要親力親為地投身一項事奉，便總得有配搭的同工。結果我幫不了那位弟兄的忙。

事奉不是個人表演，也不能唱獨腳戲，總是教會性和羣體性的。沒有人擁有所有恩賜，基督也沒有將祂的福音使命授託給任何個人；我們必須跟其他肢體配搭，才能有效地完成基督授予的使命。

在一個羣體裏，每個人都要學習跟別人相處。而相處之道是互相接納和欣賞。我們若無法欣賞別人，凡事看不順眼，總覺得自己每方面都是最好的，人人都不及自己，便很難有好的配搭和合作了。不要說事奉了，無法欣賞別人的人，最好不要聘請傭人，免自己受苦，別人更受苦。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有某種上帝所賜

的特長，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我們必須學習不以自己的眼光來看別人，不以自己的尺度量度別人，發現對方身上的長處，更以歡喜快樂的心承認對方有比我強的地方。

五 以基督的心為心

保羅將這種謙卑的論述轉移到耶穌基督身上：「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予父上帝。」(5~11)

保羅以耶穌基督為榜樣，勸導我們效法基督，以祂的心為心。耶穌基督的心是怎樣的呢？保羅談到道成肉身。耶穌基督本來是上帝，與父上帝平起平坐，卻沒有視這種尊貴的身分為必須牢牢抓著不能放棄的，反倒將自己倒空，甘願謙卑降世為人，並且成為人間不受尊重的一個人，更以最卑賤的罪犯身分結束祂地上的一生，死在十字架上。

經文的末段是關乎上帝將耶穌基督升為至高，恢復祂應有的尊榮地位，謙卑的主變回榮耀的王。

星期五與一位神學生分享。我問她在讀神學這幾年領悟最多是甚麼，她說是信心。從前她是專業人士，生活

無憂，如今卻得過信心生活。她說當收到第一筆別人給她的奉獻時，心裏非常難受；又提到在教會實習，月底收到教會給她的神學生津貼，每月兩千大元，心裏更是百感交集。這是在神學院常常聽到的故事，我不會感到意外；在獻身前越是擁有高薪厚職的，在獻身後越是感到適應的困難。

我在2008年1月到老撾旅行。有天早上天還未亮，我離開所住酒店到街上跑步，剛巧碰到一所佛寺走出一隊和尚上街化緣，人數十多個，他們赤足，斜背着一個飯鉢，列隊走在街上。沿途有善信三三兩兩圍聚，或站或跪，他們預備了米飯，用手為每個和尚的飯鉢放進一撮米飯。當每個和尚都領了布施後，便向布施者齊誦佛號以表示感謝。出於好奇，我跟着這隊和尚，走完整個化緣路程，費時約半小時左右，共有二十多位善信布施。化緣和布施是小乘佛教的傳統，理論上所有和尚每天清晨都得參與（實際上則只有年輕和尚出動）。

基督教過去也有修道士行乞維生的習俗，譬如耶穌會便曾規定修士得以行乞形式到聖地朝聖。托鉢修會(mendicant order)更是以行乞命名（後來用不着行乞）。行乞的傳統足以讓宗教修習者謙卑和簡樸。

為甚麼要行乞？行乞的價值在甚麼地方？這不僅是過最貧窮和簡樸的生活，更是學習放下個人的自尊自信，不再經營自己的生涯，這是最徹底的自我捨棄。並且，行乞使我們不做自給自足的人，學習依賴別人、依賴上帝。更正教會不會要求傳道人行乞，但學習放下身段，放下「自把自為、我有我的路」的心態，對作為耶穌基督的順命者，實踐福音使命，卻非常重要。

六 謙卑作踐行者

這個世界有太多清流人士，他們看到人間的種種問題，卻不願意放下身段，親力親為解決問題，怕弄髒自己，只在旁邊指指點點，有批評沒建設。這個世界有太多需要，但許多人卻自覺無力正乾坤，寧願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獨善其身。惟有放棄了自己，不計較個人得失，才能無怨無悔地跳進污水坑，才願意摟抱着衣衫襤褸的人。

在網上讀到以下一段文字，很有意思：

一些事沒人做，
一些人沒事做。
沒事的人盯着做事的人，
議論做事的人做的事，
使做事的人做不成事做不好事；
於是，老闆誇獎沒事的人，
因為他看到事做不成。
於是，老闆訓誡做事的人，因為他做不成事。
一些沒事的人總是沒事做，
一些做事的人總有做不完的事，
一些沒事的人滋事鬧事，
使做事的人不得不做更多的事，
結果好事變壞事，
小事變大事，
簡單的事變複雜的事。

弟兄姊妹，你們是否看到教會有許多未如理想的地方？你們是否看到所處社區有許多福音的需要？發現問

題是不足夠的，願意謙卑虛己，放下身段，投身事奉的行列，勞心勞力，並接受旁觀者的指指點點，才是促成教會得到轉變，社區得到福澤的關鍵所在。

耶穌基督升為至高的故事，不是告訴我們，今天我們稍為謙卑虛己，將來便可享受跟基督一樣的榮耀，將謙卑變成換取榮耀的投資；而是說，惟有我們學效耶穌基督的謙卑，才能像祂那樣完成救贖的使命。二千年來，我們看到謙卑的主所揀選和差派的謙卑門徒，構成一個謙卑的教會羣體，這個羣體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前面曾提及，謙卑是基督徒生命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本質；這裏補充一句：謙卑是基督徒羣體一種最重要的精神。教會是由一羣謙卑者組成的謙卑羣體，我們中間要建構一個謙卑文化，包括我常常說的「向下看齊」，強壯的要照顧軟弱的，有信心的要照顧沒有信心的，教會不能成為精英俱樂部；也包括耶穌基督藉着為門徒洗腳而親身示範的僕人領袖原則，誰願為首，便作眾人的僕人，惟有以小孩子的樣式，才能進入天國。教會這個謙卑的文化，跟世界的自我吹噓與追求自我榮耀 (self-glory) 是格格不入的；但惟有是這樣的格格不入，教會的文化才足以顛覆這個世界。

在本段聖經，保羅的重點不是信徒必須有勸勉、安慰、交通、慈悲憐憫，這四方面都很重要；但他相信腓立比信徒已曉得這個道理，並且已有效地遵行，所以用不着多說。他的重點倒在於：信徒若是知道必須有勸勉、安慰、交通和慈悲憐憫，便得切切地效法耶穌基督的謙卑虛己，以基督的心為心。惟願我們所屬的教會成為一個如假包換的謙卑者的羣體。

超越環境的信仰

朋二 12~18

第六章

A Life of No Regrets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我生平只談過一次成功的戀愛，對象是我今天的太太。在此以前卻有一次失敗的經驗，對象是一位認識許久的姊妹，我們同在大學基督徒團契的一個小組裏事奉，不過彼此一直都沒有甚麼感覺。某次一位弟兄偶然向我提及她，說姊妹頗不錯，建議我追求她。我想了想，同意他的看法，便寫一封信給該位姊妹，跟她說：「一直以來，我對您都沒有甚麼感覺，所以也沒有甚麼企圖或行動，只是最近某弟兄在我面前提及您，說您很不錯，我同意他的評價，於是便寫信給您，看看您有沒有意思……」（我在

二十歲以前是完全沒有結交異性的經驗的，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頗算匪夷所思。）

聰明如你們，大概不用我說也知道這封所謂情信的後果。姊妹覺得嚴重被冒犯，嗣後跟我的關係亦有問題，根本談不上開始甚麼了。

我在當時很不理解，日後人生經驗豐富了些，對人性的體會也深刻了些，便逐漸明白：在一段感情裏，沒有人可以接受自己本身不是吸引對方的原因，對方卻是為了其他理由才追求自己的。雅歌八章6、7節說：「……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燄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燄。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我想成為基督徒也應該是這樣。我們愛耶穌基督，志切跟隨祂，不是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而僅僅是因耶穌基督自己。「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歌一4）耶穌基督成了我們的信仰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常數；其他外在內在的原因，包括我們所在的環境，統統不過是變數，而這些變數不能構成對常數的重大影響。惟有這樣，我們的信仰才牢不可破、情比金堅。

在腓立比書二章12至18節裏，保羅向我們提及一個超越外在環境的信仰態度：我們不是心懷二意的人，我們不會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我們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牢固堅定的。我們的信仰影響外在的環境，塑造我們對人對事的看法和做法；卻不讓外在的環境過多地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是甚難辦到的）我們的信仰，過分干擾我們的人生觀和道德觀。

為方便緣故，我把保羅的觀點分三方面來闡釋：超越環境的信心，超越環境的道德，超越環境的盼望。這三點其實是互相扣緊，不可分割的。

一 超越環境的信心

保羅首先談到他對腓立比信徒的評價。

我們知道保羅是一位滿有父親和牧者心腸的人。父母親很容易有對兒女過度關心，總是放不下心的毛病。我活了這把年紀，兒女已步入青春期，但媽媽還是把我視作小孩子，天氣轉涼了，便掛個電話來，提醒必須加衣保暖，教人啼笑皆非。屬靈父親大抵亦差不多。雖然腓立比信徒一直在信仰上有積極追求的心，但保羅還是有千百個不放心，他擔心他們可能是為了徇他的情面，才在他跟前裝作屬靈；又或是僅在他的監視督責下，才勉強做好。如今保羅身陷囹圄，無法再行貼身關顧，那腓立比信徒的信仰表現，自然就一落千丈，大不如前了。但是，當他從各樣渠道得知腓立比教會的近況後，他發現他們竟然不是這樣，卻是繼續熱心追求，努力實踐，絲毫沒有懈怠的跡象。保羅不得不承認：他們是順服的人，願意服從基督的教訓，學習祂的榜樣。「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12) 他們不是為了懼怕保羅，才有順服的表現。不管保羅是否在他們中間，他們依然持順服的態度。

若「保羅」不是決定腓立比信徒是否追求信仰長進的因素，「保羅」不是他們順服的對象；那他們心裏必然另有信仰的動力，必然另有順服的對象。保羅知道，上帝已在他們的心中立定寶座，親自施展作為，他們的信仰已是有根有基，自有源頭活水湧出來，不再假外求了。人心中一切美善的意念，既然都是來自眾光之父的上帝，都是來自聖靈在他們心中的感化帶領，那腓立比信徒的優異表現，肯定是他們與上帝接通了的明證。「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13) 保羅在前面亦曾說：「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一6)

我跟兒子說：希望他已培養出讀書的內在動力。他不是為了滿足家長的期望，不是為了博取父母的禮物或誇讚，才努力讀書；而是為自己的名譽與前途而戰，為個人的未來而讀書。家長、教師，統統不過是在身旁為他打氣的人，他們是協助者，而非要討好的對象。讀書的動力在人身內而非身外。

我喜歡跑步。有人跟我說：「你可真有毅力啊。」我回答說：「毅力不是很管用的，我們各人的意志力都有限，若是每次跑步，都要運用個人強大的意志力，那肯定是難以為繼。我們必須喜歡做某件事，才會持續不斷地做下去。」不喜歡，便勉強不來；家長強迫兒女學彈鋼琴跳芭蕾舞，大抵都會遇到相同的情況。強迫只能有效若干年日，兒女若喜歡上彈琴跳舞，自然能維持下去；不然到了青春期，也是無法繼續學習的，勉強只會造成兩代的衝突。

信仰若能在人的生命中植根，就必須是自制自律，而非他制他律。我們不是為主日學有禮物派而讀聖經背金句，不是為滿足甚麼人的期望，或甚麼外在的條件要求，才靈修事奉；而是我們本然熱愛上帝，熱愛信仰，我們裏面便有要求上進的動力。

我們中間多數人都是第一代信徒（父母倒算是第二代），信仰並非來自家族遺傳，而是自己尋覓而得的——或說是上帝逐個逐個把我們牽入羊圈的。理論上，這是我們的信仰，信仰的理由是個人性的。

不過，由於我們很多時候是基於某個外在或內在因素，才跟基督教發生關係，這外在或內在的因素往往便決定了信仰的有效性與可延續性。譬如我們之所以信主，是因着在決志的那段日子有某個難以克服的困難，諸如失業失戀失意失敗，窮途末路，窮極呼天，臨時抱佛腳，才姑且試試這個經人介紹的宗教信仰；如今事過境遷，難題業已解決或至終沒能解決，那我為甚麼還要信下去呢？

我們若為醫病而信主，疾病痊癒便是我們的目的，信主不過是一個手段；我們若為着寂寞而上教堂，解悶便是我們的目的，上教堂不過是一個手段。手段是依附目的而存的，目的已達，手段便變得不重要了。

三、四歲的小孩子向上帝祈求一雙溜冰鞋；六、七歲的求上帝幫助他完成數學習作；九、十歲的就說：「上帝從未答允我的祈求，為甚麼我還要祈禱？」這大概不是耶穌基督所嘉許的「小孩子的信心」。但我們不少人的信心，大抵尚未擺脫這樣的小孩子樣式。

有兩個簡單評估自己信仰的內在自主性的方法：第一，我們跟上帝的祈禱，能否超越祈求與代求的層次，能否沒有固定話題的說話？第二，我們在祈禱的時候，能否擺脫固定的屬靈話語，自由地暢所欲言，表達心中所感所願？簡言之，信仰是否已成為我們生活裏自然的部分？

若我們的信心還停留在較浮淺的地步，那不打緊，我們將之逐漸磨煉，變得有根有基便可以了。我們向上帝祈求：「我信；援助我的不信哦！」（可九24，《呂振中譯本》）

怎樣鍛煉自己的信心？怎樣建立一個超越環境的信心？以下是一個最簡單的建議。

第一步，我們先學習為自己的幸福快樂而感謝上帝。

不要以為這一步很容易。從個人感及的角度言，萬事順景，感謝神恩是較容易的。但順遂的日子也容易讓我們得意忘形，忘記上帝。能夠在幸福快樂的時候，知道這些美善的東西不純粹靠自己的才幹能力而得來，更不是因為幸運的緣故，而是出於上帝的恩典，並且記得感謝祂，這是一個信仰操練。最重要的是，我們得藉以建立一個感謝上帝的習慣。連快樂的事都不會感恩的人，談不上凡事謝恩。

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3至4節，便為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熱心傳道而感恩。

第二步，我們學習為自己不那么快樂的事而感恩。

遇上自己不願意的環境，碰上莫名其妙的遭遇，我們學習面對現實，正視現實，接納這是上帝為我擺佈安排的際遇，認定其中必然有祂的美意。例如我們確認這是幫助我們生命成長，更倚靠上帝的機會；我們相信所有的磨煉都是為了豐富我們的信仰，使我們對人對事有更深刻的體會；我們理解一切的患難是為了重新校正我們的價值觀，讓我們不再沈迷於名利得失，發現今世的有限。所有際遇都可以是好事，上帝可以使壞事變成好事。「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8）

學習確認上帝是我們一生唯一的解釋，拒絕命運播弄、撒但侵害等元素可以自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我們也拒絕自導自演地作這樣那樣的解釋；單單定睛注目基督，投奔祂，一心信賴祂，這是鍛煉信心的第二步。

不要以為這樣做很困難，其實不然。我相信許多弟兄姊妹都有類似的經驗：只要我們說出第一句感謝，便能感謝下去；只要我們立志感謝上帝，總能找到值得感謝的事項。

儒家傳統有不怨天尤人，樂天知命的教導。一個恆常被外在環境干擾，恆常在逆境中嘮叨抱怨的人，他的生命韌力與信仰承載力，肯定有限。

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12節以後，為他所遭遇的各種困難而感恩，認定一切都是益處。「因為在我看，活着就是

基督，死去也是贏得。」（腓一21，《呂振中譯本》）我們是穩賺不賠的人。

第三步，我們學習超越環境，凡事謝恩。

一旦我們對上帝的信心超越幸與不幸，超越順境逆境，信仰便在我們的生命裏成為一個常數。我們以這個常數來評檢得失成敗等各樣生活變數，觀看日出日落，花開花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天地縱變，主卻依然，耶穌不改變。」

我們學習稍稍抽離自己，騰出一個心靈空間，觀看自己的際遇，略為置身事外，帶着好奇心，看看上帝在自己身上有甚麼旨意和作為。就像看電視劇，很想知道劇中人物的結局一樣。

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11至13節說：「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二 超越環境的道德

因着腓立比的信徒有一顆主動順服的心，保羅勸勉他們：以恐懼戰兢的心，做成得救的工夫（12），努力完成他們的救恩。

這個說法令人好生奇怪，救恩完全是上帝的作為，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一次過完成的，那為何我們還得努力完成自己的救恩呢？保羅在此的意思應該不是「成就」救恩，而是「證實」(to authenticate) 救恩，我們藉着生活表現，證明自己已有完備的救恩。

保羅具體說：「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14~16)

這是一個平實的道德教導，不過要切實做到也非常不容易。「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我們要做無爭競、樂天知命的人，努力盡上自己的本分，致力發揮各樣內在潛能與把握外在機會，但接受每個無法改變的際遇安排。心境平和，對人無怨恨，對己無歉疚，對上帝亦欣然待命與受命。這樣的人，便是「無可指摘，誠實無偽」的，也便能「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了。保羅說：腓立比信徒若做到這個地步，便充分彰顯他們所持守的生命的道，活出了內在的信仰，成為這世代的福音見證人；而他自己亦心滿意足，知道已竭盡所承擔的傳道與教導職事，敢於見基督的面了。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凡所行的」是指任何的境況，「不發怨言」是指內在的心境，而「不起爭論」則是指待人的態度。這是一種超越環境的內在心境與外在操守。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世代」是「彎曲悖謬的」，但我們在上生活上表現自己是「無瑕疵的上帝兒女」。由於世代跟信仰格格不入，所以我們活得跟世代格格不入。這肯定是一個超越環境的生活表現。

基督徒不隨流從俗，不向環境妥協屈服；縱使世代邪惡，人人爾虞我詐，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我們還是在道德生活上無瑕疵，按上帝的教訓而行。

耶穌曾教導門徒，要愛仇敵，為迫害他們的人祈禱；有人打他們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讓他們打。我們感覺很困難落實這樣的教訓，有時甚至認為作如此要求的人為無理取鬧。不過，要是我們不把耶穌的教訓過分極端化，便看到祂的道理其實是很簡單的：我們的道德人格必須超越外在的環境，我們對人的態度不能受制於別人對我們的態度。

我不懂心理輔導，但亦知道面對人際問題，必須就事論事，不能太受對方的態度牽動影響。舉例言，我的兒子或學生犯了某個錯，我必須針對該個錯誤的性質與嚴重程度來執行處罰；犯錯者的認罪悔改態度，會影響我的判決，但這只能在減輕罰則方面造成影響，而不能構成加重罰則的理由。我不會因為某人偷了一條橡皮筋，但多番拒絕認罪，態度頑劣，不接受勸戒，辜負我的好意，便將他處以極刑，對不對？

不過在實踐上，別人對自己的態度，常常影響自己對別人的態度。跟人吵架，許多時不是因為對方意見跟我

不合，而僅是因為對方的態度不佳。我們所吵的是「氣」而不是「理」，是情面或感受，而非為甚麼大是大非的理由。對方大聲說話，我便要更大聲回應他；他不尊重我，我便不尊重他。這是典型舊約律法時代「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處事原則。

我明白要完全不受別人的影響是很困難的事。向人喚聲早晨，對方若不啾不睬，便會非常沒趣。我們對人友善，總是期望有相應的回報，要是對方不領情，甚或恩將仇報，踐踏我們的示好，則便難免大受傷害。教會許多時的人事衝突，不少弟兄姊妹在教會經歷的創傷，都是由此而起。

耶穌向我們挑戰：「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太五46、47）基督徒若仍舊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處事原則而行，那與世人還有甚麼分別？我們的行為操守又怎能說較非基督徒為優？

我們對人的態度若純粹是回應性的，總是跟隨對方的態度而作相應反應，那還有甚麼德行可言？我們連獨立的道德人格都未曾建立哩。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必須能夠超越別人的行為態度，堅持自己做人處事的原則，不為物礙，不被人牽；超越外在的際遇景況，貫徹始終，有情有度，進退自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

人的行事為人如何能不被外在的環境轄制？主要乃因他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他的道德操守成

了生命的常數，不受外在環境制約，卻制約他以固定的模式處應各種不同的環境，這才是真真正正「有德」之人。

「有道」的人才能「有德」。

三 超越環境的盼望

最後保羅提到：「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17、18) 保羅願意將腓立比信徒的信仰生命作為祭物呈獻給上帝，為使他們能成為馨香的祭物，他更樂意將自己的生命呈獻出來，雖死而不惜。為了讓信徒成為祭物，保羅願意首先成為祭物。

腓立比書是一卷充滿喜樂教導的聖經。保羅多番勸導信徒，要常存喜樂的心，無論遭遇甚麼境況，都得「照樣喜樂」；而他自己亦身體力行，常懷喜樂，即使以身殉道，還是一樣喜樂，故才有資格邀請信徒與他「一同喜樂」。這是一個超越外在環境的喜樂。

喜樂源自我們對現在的詮釋理解，也依據我們對未來的期望。我們心存積極的盼望，所以便有積極的人生态度。

我最近靈修時讀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6節，很得啟發。上帝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

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這段經文其實是關乎上帝對猶太人的指責。猶太人在列強環伺的政治處境下，妄圖靠賴跟強大的鄰國簽訂和約以換取和平，但上帝藉先知指出，這些和約僅是滿紙謊言。他們倚靠這樣的平安憑藉，即等於「與死亡立約，與陰間結盟」，「以謊言為避難所，在虛假以下藏身」。但是，上帝卻為他們預備了一個真正的安全保障，那是一塊根基穩固的磐石，並且是經得起考驗的磐石。

我們作為新約信徒，當然理解這裏所說的石頭乃預表耶穌基督。祂經過諸般的試煉，「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正如馬丁路德的詩歌：真神是人堅固保障。

上帝的話很有趣：信靠耶穌基督這塊石頭的人「必不着急」。甚麼是不着急呢？那是指不灰心、不震撼、不搖動、不絕望的意思。一個信靠耶穌的人，必然不致羞愧絕望。

我很喜歡「不着急」這個翻譯。相信上帝，對未來滿懷盼望的人，理應是不着急的人。我們不着急於爭取個人權益，擺平所有是非，為自己多方答辯，博取他人的同情諒解，伸張正義，昭雪沈冤；因為伸冤乃在於上帝，祂總會為人主持正義，善善惡惡，毋庸我們操心，我們所要交代者最終亦只是在祂那裏。我們不着急於解釋眼前的人生疑團奧祕，若是有理性上不明白感情上不接受的地方，

我們願意忍耐等候，「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反正有天在祂面前，如今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的東西，便都撥開雲霧水落石出了。

基督徒擁有超越環境的盼望，故成為不着急的人。我們可以活得瀟灑亮麗一點，豪邁奔放一點，爽朗積極一點，當然也得滿懷喜樂，像保羅所說的。「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看顧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山寨磐石，耶穌基督在面前迎迓。明天，準是個好日子。

同工合約與生命契約

■二 19~30

第 七 章

A Life of No Regrets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裏就得着安慰。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與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作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上帝憐恤他，不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作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

一 人際關係的困擾

信耶穌三十多年了，參與教會和機構的事奉也有差不多相若的年日，幾乎一信主便參與事奉。不計算所屬堂會

和大學團契，曾服侍的機構主要有工業福音團契、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吶喊雜誌、回聲谷傷健協會等；突破機構和建道神學院則是全職的。在參與事奉的年月裏，除經歷上帝的帶領和供應外，最大的一個收穫是結交了一羣有共同信仰和理想的好朋友，他們成了我多年來的重要同行者。像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27節所說的：「……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我們之間不僅是事奉上的同工，更是生命相連的肢體。

除了小學中學大學的同學外，跟我們關係最密切的，便是信仰路上的同路人，特別是在事奉中的戰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基督信仰容不下旁觀者 (bystanders)，光是聽和看沒用，必須一起親力親為參與，才能實踐和經驗信仰的真相，這是一個要求行動的宗教。同樣的，基督信仰是羣體性的，聖經裏絕大多數應許和要求，就是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責任，都是得在一個羣體裏才能實踐和經驗的，保羅說：「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弗三18、19）個人的生命有限，無法體會信仰的豐富；惟有在羣體裏，才能突破個人認知的框框，發現一個遠比我們為大的上帝和祂的作為。在實踐信仰的過程中，我跟一羣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生命連繫，互相配搭，在成全使命的同時也成全了自己。

當然，我們不能美化基督徒的羣體生活，一羣相信耶穌的人走在一起，不等於便在地上建造了天堂。人是人，成了基督徒還是有「老我」存在，磨擦與衝突總是免不了的。在我們讀過的腓立比書第二章，保羅便勸導弟兄姊妹

要彼此勸勉、安慰、交通、憐憫，而能夠做到這些要求的前提乃在於「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二2）；而最重要的便是學效耶穌基督的謙卑虛己。要是我們的意念和愛心並不相同，便會產生許多人事上的問題，輕則口角，嚴重的則鬧分裂。華人教會是非常容易產生分裂的，北美華人教會出現新堂會最主要的原因是分裂，這比主動植堂而建立新堂的數量還要多。中國大陸如今也有類似的情況，分門別派的問題普遍。在香港，且不說堂會數目的增加，單以福音機構為例，彈丸之地，有四十多家神學院與聖經學校，二十多所影音機構，十多家福音戒毒機構，中國事工機構超過一百所，事工重疊的情況顯著。這麼多堂會和機構產生的原因，與其說是異象與使命的不同，不如說是人事分歧所造成的，不少機構是由別的同類機構離開的人另組而成的。

在教會與機構事奉，最難處理的是人事問題。正面地說，人事問題若處理得好，教會與機構的事工便不會有大妨礙，其他問題也較易解決。政通人和，家和萬事興。要是發生嚴重的人事問題，則本來發展順暢的教會也會遭到虧損。所以保羅教導我們：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二 對人尊重

我們看今天的經文，保羅在這裏處理一些人事問題。他提到兩位同工的名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保羅在坐牢中。長期囚禁，與多數人隔離，令他的心情非常欠佳，他埋怨身邊沒有甚麼支援同工，所有人都因他窮途潦倒而離棄他。樹倒猢猻散，長貧難顧。我們偶然因病入醫院，許多人前來探病，應接不暇。但要是我們長期病患，一住半年，每天還有這麼多人前來探病嗎？就算至親兒女，也不可能每天都提早下班趕來醫院。坐牢期間，保羅無法留住他的佈道團隊，他們不會跟他一起長期在羅馬停居。

保羅雖然說他充滿喜樂，但對別人冷落了他，仍是心有戚戚然的。「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20、21) 身跟的人不理會他，關心他的人如腓立比信徒卻又不在了身邊，他的寂寞與憂鬱可以想見。

在第一章，保羅曾提到羅馬教會一些領袖嫉妒他，他們積極傳揚福音，希望藉此增加他捆鎖的苦楚。可見所處的環境對他並不友善。他說不介意別人怎樣待他，只要福音被傳開了，他便感到歡喜。不過，人是人，身處一個被排擠孤立的環境，總是很不好受的。一個生活自給自足的人，不會過分介意別人對他的態度，保羅長時間在一個被隔離的景況裏，閒着無事，思前想後，心情不佳，對人對事偶有埋怨是很自然的事。

保羅提到第一位同工的名字：提摩太。保羅說他很掛念腓立比信徒，也相信腓立比信徒在想念他，但兩地相隔甚遠，那時沒有郵政服務，要通信也得找人親自遞信。當時期他只有提摩太在身旁，沒得選擇，只能派他到腓立比教會，將這封信帶給他們。「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

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裏就得着安慰。」
(19)

提摩太是保羅屬靈的兒子。他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和外祖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也是保羅所十分器重的助手，曾經跟隨保羅到馬其頓宣教，之後提摩太奉命再訪腓立比（徒十六1～5，二十6）。由於他們一同建立腓立比教會，故此提摩太跟腓立比信徒彼此熟悉。所以保羅說：「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22) 腓立比信徒認識提摩太的為人，也知道他跟保羅的密切關係。

注意保羅在這裏對提摩太的兩個介紹：第一，「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同勞」是一同服侍的意思，提摩太與保羅共事多年，一起從事福音工作，他們是親密同工。第二，提摩太「待（保羅）像兒子待父親一樣」。他們之間不僅有工作上的關係，更有師徒之情誼，提摩太視保羅為屬靈的父親，一方面從他身上學習，另一方面也貼身追隨，照顧他的日常所需。即使他在羅馬坐牢，其他人都離棄了他，提摩太仍是不離不棄。提摩太與保羅的關係，既是同工，又超越了同工。

保羅接着說：「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23、24) 他的計劃是等待審判有了結果後，才差遣提摩太將此信帶給腓立比信徒，好使他們知道他的最新情況。保羅雖然尚未知道審判結果，但他對命運還是持樂觀態度，認為自己有望獲釋。

接着保羅提到第二位同工：以巴弗提。「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作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25)

以巴弗提 (Epaphroditus)，意即「可喜悅的」，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保羅坐監的時候，腓立比信徒差遣以巴弗提，把腓立比信徒供應保羅的金錢與物質所需帶去，並且在保羅遭軟禁的房子裏陪伴保羅。

保羅非常欣賞這位弟兄，稱他為兄弟，就是在主裏互為肢體，並指他們是一起作工，一起當兵的。

這裏我們有兩個反省和應用：

第一是保羅對同工的態度。前面已談到，保羅從不認為他是傳教使命的主角，所有跟隨他的人都是無足輕重的閒角，可有可無，呼之即來，揮之則去。他非常尊重身邊的每個同工，認定他們每個人都是寶貴的，也都是與他具同等份量的貢獻的。在一章7節，保羅指腓立比教會與他一同得恩，這裏他指以巴弗提與他一起作工和當兵。一位僅僅將接濟的金錢送來的弟兄，保羅便跟他稱兄道弟，視為平起平坐的同工。

我讀過一本領袖學的書，裏面提到，當領袖的必須視自己為虧欠了所有追隨者，沒有他們的跟隨和協助，領袖也成不了領袖；因此當別人願意跟你配搭合作時，你是虧欠了他們的。對待身邊的同工，我們必須常存虧欠的心。

第二個思考是保羅對事奉的態度。以巴弗提來到羅馬的時候，保羅已沒有甚麼工作可言，他的行動受嚴格限制，亦沒有傳福音的機會。但保羅卻稱以巴弗提為與他一起同工和作戰的。我們記得在前面一章12至20節，保羅視他的坐牢亦為辯明福音的時候，他的遭遇不僅沒有妨礙了福音的傳開，反而更叫福音興旺。因為他即使在坐牢中，仍從事福音工作，所以他身邊的人便都是跟他一起當兵了。他們不是一起渡假，不是都躲在老人院裏，而都是在福音戰場上。

弟兄姊妹，這種事奉態度是我們得學習的。我們常常用人間的得失成敗來論斷屬靈事情的得失成敗。我們傳福音，一下子成千上萬人信主，便是成功；傳來傳去都僅得兩三個人信主，便是失敗。我們為上帝成就豐功偉業，工作至100歲，便是成功；神學院畢業後兩年即患病逝世，傳教士到宣教工場不久便給人殺死，就是失敗。有時候我們還禁不住質問上帝：為何讓各種失敗的事發生。上帝要我們到屯門植堂，肯定是要讓我們變成三千人的教會，如今我們只有這個人數，是不是上帝的計劃出了錯呢？一個年輕女宣教士臥病，無法工作，是不是上帝設計失誤呢？

我們都不知道上帝每個心意，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得失成敗標準跟人間的不一樣。祂不一定要我們成為世人眼中的成功者，有時甚至要刻意使我們變成閒置多餘的人，原因我們不知道。我們必須學習順服上帝的安排，努力在人間的得失成敗的每個階段盡本分，並視這個順命行為為真正的成功。保羅視他光輝的宣教生涯為事奉，也視他浪費歲月的坐牢日子為事奉。無論得時不得時，他都在

事奉中。惟有是這樣的認定，他才可以說出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話：「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一20）

三 對人寬容

好，思考了保羅對同工的態度和對事奉的態度後，我們再來看他對以巴弗提的描述：「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上帝憐恤他，不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26~28）

以巴弗提不習慣羅馬的生活。也許保羅在坐牢的日子，經濟短絀，生活非常刻苦，以巴弗提的身體熬不住。加上他可能有思鄉病，不習慣長時間離開家鄉，結果病了。保羅一方面憐恤這位同工，覺得勉強留住他只會增加他的苦楚；另一方面也感到留以巴弗提在身邊，也會為他自己和提摩太帶來壓力。原來腓立比教會是差遣以巴弗提來服侍保羅的，如今竟要保羅服侍以巴弗提，無端增添一重負累。正如教會的短宣隊理論上是前往宣教工場支援宣教士的，孰知抵埠後短宣隊員水土不服，全都病了，宣教士被迫照顧他們，結果增加了工作量。因是之故，保羅決定打發他回腓立比去，同時吩咐他帶這封信回去，向腓立比信徒報告保羅在坐牢時的情況。

不過，保羅知道將以巴弗提送回腓立比，對他可能造成不良影響。因為腓立比信徒將會責怪他，認為他不能吃苦，臨陣退縮，有負所託，有辱使命。即使這是以巴弗提的疾病所致，怨不得甚麼人，也至少說明他的健康有問題，無法承當重任，日後有任何重大事情，都不要交託給他，以免誤己誤人。以短宣隊為喻，你是否喜歡抵埠後三天，便給人用飛機送回香港？日後一定會被團友嘲笑「潺仔」、「虧佬」（體質羸弱）。保羅不想以巴弗提的事奉生涯留有污點，於是補充了以下一段說話：「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作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29、30)

要是我們不知道這段話的背景，便會對保羅的話產生疑問：明明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會的人，他是他們差來幫助保羅的；怎麼還需要保羅勸導腓立比教會善待以巴弗提呢？「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一般情況下，補習老師不用勸接受補習學生的家長愛護他們的兒女。但是，由於腓立比信徒太關愛保羅的緣故，他們極有可能對以巴弗提任務未竟回來，而感到不滿，既不會歡歡樂樂的接待他，也不會尊重他。

保羅強調，以巴弗提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實踐他前來服侍保羅的使命，並為此付上重大代價。他是值得保羅尊重的，他也值得腓立比信徒的尊重。

弟兄姊妹，當你看到保羅這種待人處事的寬容態度，心中是否既感動又讚嘆？保羅是一個律己以嚴、待人以寬的基督徒，他對自己非常苛刻，攻克己身，為使命不怕死

亡；但他沒有「推己及人」，自己吃苦，便要求其他人跟他一樣吃苦，要是對方吃不了，便毫不留情地斥罵。自己做到，不等於別人一定做得到，別人做不到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對於一些能力和表現都不如自己的人，保羅仍能在他們身上發現各樣優點，給予肯定和稱讚，最少不會一筆抹煞否定對方的價值和貢獻，這可真是極其難得的涵養。

保羅為甚麼可以在無論任何景況都知足呢？保羅為甚麼可以常常喜樂呢？這是因為他對身邊的人和事恆常持守正面的態度，對人寬容，對事泰然。

讀到一篇報章的專欄文章，¹ 甚受感動。文章的大意說：

某小學的同學按照老師的要求，列出他們心目中的「當今世界七大奇迹」。

儘管略有爭議，多數人都選擇了以下七項：(1) 埃及的金字塔；(2) 印度的泰姬陵；(3) 美國大峽谷；(4) 巴拿馬運河；(5) 紐約的帝國大廈；(6) 梵諦岡聖彼得大教堂；(7) 中國萬里長城。

在收集選票時，老師注意到一位女同學尚未完成選票，於是便問她是否有些為難。女同學回答說：「是有些困難，因為奇迹太多了，我無法下定決心。」老師說：「那好，請告訴我們你已經開列出來的，也許我們能幫助你。」

¹ 李焯芬：〈七大奇跡〉，《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2月17日，C13版。

女同學猶豫了一下，說出了她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迹」：(1) 我們能夠看到多彩多姿的世界；(2) 我們能夠聽到美妙的聲音和天籟；(3) 我們能接觸到世間的萬象萬物；(4) 我們能品嚐到人間的美食；(5) 我們能感覺到各種情緒，包括快樂；(6) 我們能歡樂地笑；(7) 我們能愛周圍的所有人。

教室裏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也許生活裏看似簡單平常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奇迹，只是我們習以為常反而不察覺而已。

在人世間，心之所至，奇迹無所不在，神恩也無所不在。惟願我們以友善的眼神，觀賞身邊的人和事，發現其中的美善，發現上帝鋪設貌似平凡的神蹟。

四 合約與契約

今天我們看保羅如何看待兩位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兩位同工跟保羅的親疏關係是很不一樣的，保羅給他們的對待也不一樣。提摩太是保羅的多年同工戰友，出生入死，彼此效忠，他們之間有生死情誼，榮辱與共，禍福同享。提摩太不會離開保羅，保羅也不介意連累提摩太一起坐牢。用通俗的話說，他們既是弟兄，又是兄弟。保羅視提摩太為他屬靈的兒子呢。這是生命契約加上同工合約的關係。

保羅跟以巴弗提的關係倒沒有那麼密切，他們僅是短暫相聚，並且是因着某個使命而走在一起的。腓立比教會派遣以巴弗提來服侍坐牢中的保羅。要是使命結束，或無法完成——像因健康緣故而被迫退卻，便會終止雙方的責任和關係。這可以說是短期合約的同工關係，只有同工合約，沒有生命契約。

保羅在介紹提摩太以前，首先抱怨沒有人跟他同心，他視提摩太為唯一與他同心的。他們不單同工，更是同心。但保羅卻僅稱以巴弗提為與他一同作工的同工，這裏是親疏有別的。

我們在自己的事奉崗位裏，不管是教會抑或外面的機構，同樣有以上兩種關係。友愛堂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我們不可能認識這裏所有弟兄姊妹。同一個團契或小組的，我們之間有較親密的生命關係，互相深度認識；但有時我們跟別的團契的弟兄姊妹共同配搭，承擔如佈道會或退修營等全教會性的職事，我們之間的認識便不會很深，只有同工關係而沒有生命關係。我們不可能期望跟所有同工都建立生命關係，或只跟有生命關係的人合作，對同工過高的期望和要求，有時不僅帶來失望和傷害，更會破壞事工的推展。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滿足於跟所有人都維持同工合作關係，而沒有跟任何人建立超越同工合約以外的生命契約。

我在建道神學院事奉二十三年，幾乎所有教師都有深度認識，但我只能跟其中一部分建立生命契約的關係，性格所限，我無法跟所有人都「通電」（投契）。但是，我欣賞每位同工所作的貢獻，我知道他們的性格和能力各有

不同，某些方面較強，某些方面較弱，我希望尊重他們的獨特性，容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潛能。

同樣，我無法跟宣道會友愛堂多數弟兄姊妹熟悉，許多我都只跟你們有同工關係，我是你們的牧師，你們有需要便找我。但教會有些弟兄，我是不願意在他們面前扮演牧師的角色的，因為我們之間有深度的相交，我希望我們彼此超越了同工的合約關係，而進至生命契約關係之上。

Contract and covenant。只有同工合約，沒有生命契約，我們的事奉便太平淡無味了。我們需要有同工，需要在同工之間互相欣賞，互相成全；但我們也需要尋找生死夥伴，與少數肢體建立互相交代和彼此委身的生命關係。求主幫助我們。



標竿人生

第八章

明三 12~16

A Life of No Regrets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們。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着甚麼地步行。

四年前左右，我在教會講過一篇〈賽跑的人生〉，曾解說這段經文，今天我盡量不重複舊話。

一 尚未完成與尚未完全

腓立比書被稱為監獄書信，這是保羅晚年才完成的一卷書，時間約為使徒行傳二十八章30節所記載的「兩年」的末後，即主後60至62年。此時保羅已差不多完成他在世的傳教使命，在多處地方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牧養信徒；又寫下多篇流傳後世的書信，闡明信仰，確立教義。他對基督教會的貢獻，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超過所有其他使徒。

在所有人眼中，保羅是屬靈巨人，在知識上明白上帝的奧祕，傳講神聖的道理；在實踐上為福音不顧生死，付出重大代價。無論是思想抑或行動，都冠於同儕；他是信徒仰之彌高，崇拜仰慕的對象。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被耶穌基督戲劇性呼召，得以位列使徒的班次；他曾有過三重天的經驗，聖靈也多次跟他說話，保護他，拯救他，指示他。當我們還在為信仰的基本知識和生活實踐苦苦糾纏時，保羅大概已得道成聖，出神入化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不啻有十萬八千里之遙。

但保羅告訴腓立比信徒，他並非以一個已上岸（登彼岸）的過來人身分來跟他們說話。他不像一個陳瑞芝的畢業生，大學畢業，在社會上名成利就，然後回母校勉勵學弟學妹努力讀書，應付會考。保羅跟腓立比信徒一樣，在信仰的道路上都是勵行者。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12)

這句話是為了呼應前面三章9至10節而作的補充語。前面保羅說：「我為祂已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他說他一生最大的目標是得着基督，他願意為得着基督而放棄所有東西，視所有東西為糞土，毫無價值。讀者可能因此便認為，保羅已經得着了基督，並且得着祂的義。套用中國的老話說：保羅是已修成正果的得道大師。保羅為此澄清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

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他尚未獲得有關耶穌基督的完全知識，他的信仰生命也未達到完全的地步。

甚麼，連保羅也尚未完全，這怎麼可能？寫聖經的使徒都說自己不完全，那我們還可指望自己達到完全嗎？保羅是否在說謙虛的話，甚至是略嫌虛偽矯情了呢？不然，他只是說明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的差異。

基督教不是人創造出來的宗教，不是教導人如何釋放心中本來有的佛性和潛能，不是教導人如何修練自己的道德和靈性，也不是以追求某個人間的理想實現作為目標。基督教是上帝啟示的宗教，告訴我們上帝的心意，告訴我們人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上帝的心意，也告訴我們耶穌基督的拯救是我們擺脫人生困局的唯一出路。

要是信仰實踐是一種自我實現或自我完成，則我們便可自行設定目標，就是要達成甚麼地步。像跑步，我為自己訂定目標，要在多少分鐘之內跑多少距離，又或者能跑完十公里、半馬、全馬，甚至是100公里的超級馬拉松。能不能達成目標是一回事，但最少我知道甚麼叫達成目標，又是否已達到目標。一個充滿野心，對自己要求高的人，又或者是完美主義者，叫價太高，目標離現實太遠，當然較難實現心中的夢想；但若是一個沒有甚麼上進心或沒有野心的人，便訂定一個讓自己容易實現的目標，譬如只求三餐溫飽，不求成就甚麼事業，那便很容易達到理想了。每次考試都要求拿100分，非常困難；只求及格，便一般努力都可達到。我的兒子是個馬虎隨便的人，前幾天他才在飯桌上教他妹妹，說他考會考那年，農曆年假開始讀書，

考高級程度試則在聖誕節之後開始讀書，但求過關，不求好成績，這樣便沒有甚麼壓力了。

但信仰實踐可不是一個讓人自編自導自演的遊戲，而是上帝對人的要求；上帝為人訂定標準，這不是人的標準，而是上帝的標準，也不是某個獨立於上帝以外的客觀標準，而是以上帝的旨意為標準。我們可以在今年立志，每天靈修，不停止聚會，履行十一奉獻；卻不能說，只要每天靈修，不停止聚會，落實十一奉獻，便滿足作基督徒的要求了。這是我們自訂的今年目標，卻不是上帝為我們訂定的人生目標。所以，及格不及格，不是由自己說了算，乃是由上帝說了才算。上帝對每個人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比較高，有的比較低，就像有僕人領了一千，有僕人領了二千，也有領了五千的。每個人必須實現上帝在他們生命中的要求。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這句話表明：第一，耶穌基督得着我們，祂是我們生命的主；第二，耶穌基督得着我們，是有一個目的的，祂的心意是我們生命的完成；第三，我們一生的努力方向，便是讓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裏的目標得以實現。耶穌基督要我成為怎樣的人，這便是我最好的可能性，也是我此生最大的目標。得着基督就是被基督得着。

注意：保羅承認他今天尚未得着全備的知識和生命，他不是已經得着和已經完全了；但他卻不是說只要他竭力追求，將來便可以得着和完全，而是說「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換言之，擁有完全的知識和經驗不僅

在今天不可以實現，將來也不可以，這甚至不應成為我們的人生目標。我們所追求的，不是超越世人而成為最有知識最屬靈的人，而是讓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裏的目標得以實現。

保羅謹慎地說，耶穌基督的期望應該是他可以實現的。耶穌基督不會苛求我達到能力以外的目標，譬如要我成為劉翔或李雲迪。但耶穌基督對人的期望也不是我輕易便達到的，祂不會對我只有馬馬虎虎的要求，即使我渾渾噩噩過一生也無所謂。所以保羅得「竭力追求」，才指望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他的；並且他還加上「或者」(ei)一詞，說明這是有待實現的目標。

不過，我們可以問：保羅怎麼知道上帝對他尚有許多要求，他如今尚未完成上帝的期望呢？保羅說，因為他的人生路尚未跑完，最後考試仍未舉行，所以仍不能算過關了，他必須繼續努力，完成上帝的心意，一息尚存，仍要繼續奮鬥。生命的競賽需要用一生來完成。

二 人生長跑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13-14)

這裏保羅用了賽跑的意象。像一個正在參加長跑的運動員，無論他在比賽時領先其他跑手多少距離，第一個

上橋，第一個回程，第一個渡過海底隧道，只要尚未抵達終點，便不能說已勝出。他不能因為其他選手無法收復失地，而自行宣告業已贏得比賽。就算所有選手都因傷退出比賽，也不等於他便自動獲勝。所以，他只能專心致意地跑，直到經過終點，並且由主辦比賽的機構宣告他贏了才算達標。標竿是他的目標，上帝的獎賞是他的目標。

至於這是怎樣的獎賞，我想就不用多討論了。保羅只是隨意借用希臘人的運動競賽的意象。前面保羅說，他一生最大的目標是得着基督，所以沒有獎賞比得着基督更貴重吧。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運動員必須專注於面前的賽程，跑一程算一程。不要回頭看後面走過的路，不要流連或留戀沿途的景致，不要執着於任何一段的得失成敗，過去跑得好跑不好，都已是過去的事，面前的一步才是最重要的。

動物學家發現，動物的雙眼如果位於頭部前方，具有景深的視野範圍會較大；但眼睛如果位於頭部的兩側，則全景視野會較廣。掠食動物為了追捕獵物，眼睛通常位於頭部前方，而牠們的獵物通常有位於頭部兩側的眼睛，隨時小心掃瞄周遭的環境。貓頭鷹以及其他猛禽的眼睛集中於前方，被追捕的小鳥則眼睛在兩旁。¹

¹ 席姆斯 (Michael Sims) 著，陳宏信譯：《亞當的肚臍：關於人類外貌的趣味隨想》(Adam's Navel: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Human Form) (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78。

一個立志實現目標、完成任務的人，眼光集中於前方，專心致意；不會前瞻後顧，游目四盼。

當保羅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時，他主要說的是忘記過去的成功，但我們多數人最需要忘記的是過去的失敗。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不會被過去的成敗得失、恩怨情仇所禁錮；不會永遠停駐在過去某個被傷害的經驗裏，容讓某個失敗經驗作為一生的總結定論，無法有所突破和改變。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對每個自忖或成或敗的人，都是重要的提醒。

我很喜歡的一首詩歌：《耶和華你是我的神》，裏面有一句歌詞：「祢是叫我抬起頭來的神」。上帝用無條件的愛來愛我，看我為至寶，更為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愛我不因我有甚麼優點，不因我有甚麼才幹恩賜。祂不計較我的失敗跌倒，給我力量再次站起來，面對失敗的過去，重新上路。

「竭力追求」是一個非常恰當的跑步心態。一般而言，跑手有兩個重要的考慮：第一是完成賽事，完成不了是個很大的挫敗，爬也要爬回終點，並且最好是中途不停下來，不要步行，完完整整地跑完全程；第二是所耗時間比過去自己的記錄好，跑得比以前快，這是跟自己比較，而不是跟別人比較。

三 獨特與平等

跟大家說說跑步的點滴經驗。

我覺得，跑步使我們變得獨特。長跑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競賽對手只有一個，就是他自己。每個人的體質不同，能力不同，所以都有適合自己的步伐，跟別人比較是沒有意思的。

只有毫無經驗又血氣方剛的人，才會不顧一切，跟前列的高手一起快放；稍有經驗的跑手都知道，每個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速度跑，頭一半路更是得保留實力，切忌貪勝不知輸，有前無後。事實上，長跑出現意外賽果的機會非常低，每年四萬人參加渣打銀行馬拉松，99%的參加者都是預先知道不會獲勝的，尤其有非洲國際級選手參加，本地選手要拿冠軍，想也不要想。所以，我們不是為獲得冠軍而參賽的，我們希望給自己一個挑戰，也希望讓自己有所突破，自己與自己比賽。

一位弟兄記述了他某次打球的經驗：

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樣去打排球。第一場，我參與的那一方輸了：5比15，自己的表現也差強人意，感到內疚又慚愧。那一個聲音又出場了：「因為你不想贏，因為輸比較容易。」我不甘心，真的就是這樣子嗎？好，那我來贏吧。在第二場中使出渾身解數，自己盡了最大努力，結果：10比15。賽事我方沒勝利，但我

知道我把自己贏回來了。那五分的進步可能在說明一點：一個人的轉念，對大局仍是有影響的。²

主觀意志不能完全取代客觀條件，我不能僅因立志要贏，便贏得馬拉松的冠軍；但主觀意志卻還是有用的，它可幫助我輸得沒那麼多，幫助我贏了過去的我。5比15和10比15是有分別的，這分別是跟自己比較而產生的。

跑步也使我們變得平等。正因為我們不是跟身邊的人比賽，所以身邊的人嚴格地說不是我們的對手，而是我們的戰友和夥伴。起跑前所有選手聚在一起，氣氛熱鬧，像嘉年華會般，一齊拍手，一齊喊口號，很好玩的。我自己平日在薄扶林水塘範圍跑步，知道上山的路很辛苦，所以每次行山時看到有人跑上山，都會鼓掌打氣。昨天跟太太下山時便碰到一位中年男士跑上山，我跟他拍掌喊「好」，他伸出雙手做個衝刺的姿勢。

人生的賽跑同樣是既獨特又平等的。雖然世上有20億基督徒，但每個基督徒都得獨自完成上帝交付給他的使命，每個基督徒都走跟其他基督徒不盡相同的路。20億人參加的一場盛大賽事，跑道卻是個別設計，人人有異的。也因着人人走不一樣的路，我跟你便不是互相爭奪冠軍的對手，而是這條天路的同行者，我們互相打氣，互相幫助，希望每個人都順利完成賽事，你贏我也贏，沒有人中途退出。

² 招秉垣：《給星期五的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13。

最後保羅說：「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們。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着甚麼地步行。」
(15-16)

保羅指出，以上的說法絕非超級謙卑的偉大思想，卻只是正常基督徒的正常想法。所有成熟的基督徒都應該有這樣的想法；設若有人尚未這樣想，上帝也會教導他，使他有這個想法。但保羅最後又補充說：若是有人覺得上帝尚未告訴他這個想法，也不用介意；我們信靠上帝，深信祂會適時引帶我們，讓我們的力量隨着日子的需要而加添。

這裏保羅提到「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但前面他又說不認為自己已經完全了。那究竟有沒有完全人？有沒有人能夠成為完全人呢？我相信保羅在這裏是採用一種吊詭性的表達：任何立志成為完全人的，必要發現自己並未完全。

人間不存在完全的生命，沒有人是業已完全，再無進步的空間。我們都距離上帝的標準甚遠，都有繼續努力的需要。

四 專注與自由

我們今天的信息重點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跟大家分享一個有關專注的個人經驗。

因着工作的關係，每年都得出門四個多月，飛行超過十萬哩。許多人問我這是否很辛苦。我說出門最大的痛苦是跟家人分開，否則便沒有甚麼不好。出差總是專注做一兩件事，生活較在香港簡單，所以休息、讀書和反省的時間倒較平日為多，這常常是我重新得力的時候。

我不害怕坐長途飛機，甚至可以說是喜歡坐長途飛機。這與許多人的感覺很不相同，他們多數害怕給關在狹小的機艙裏十多小時，覺得時間流轉很慢，非常難熬。但我則不僅沒有遭囚禁的感覺，反而覺得很自由釋放，這跟我的性格有關。我是個喜歡專注一件事的人，不擅長同一時間處理許多不同事情，不喜歡在做一個工作的時候給這個人那件事打擾，不喜歡一個任務要給切斷成許多段落才得以完成。平日在辦公室裏，專注做一件事情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奢望，總是有這個電話那個訪客，干擾我的閱讀和思路。

因着專注的緣故，我很容易集中精神，全情投入，進入忘我地步，所以外在環境對我的影響不很大。這也許是自少便培養出來的「特異功能」。童年時家貧，一家七口住在一層「唐樓」（沒有電梯的樓宇）一個木板間隔的小房間，全層樓有六戶三十多人，而木板間隔還是不到天花板的高度，所以完全沒有隔音功能。我蹲在床上讀書（直到預科為止，我都沒曾享受過書桌），隔壁在開收音機唱粵劇，都不會影響到我的專注，我考會考那年便是這樣熬過來的。

每次坐進飛機，我都感到未來十多個小時是自己能充分掌握的，我享有這段時間的主權和自由。特別在用膳後，機艙的主燈關掉，我亮着自己的閱讀燈，整個世界便只有光線所及的書本之上，身邊的空間有多狹窄多遼闊，業已沒有分別，反正我能享用的便是這束光團所及處。我通常會把一本四五百頁的厚書帶在身上，越是理論性強越好，這書在平日總要個多星期才能讀完，有時且會「爛尾」——半途而廢，但在十多小時的航程裏，一口氣讀完是輕而易舉的事，並且還有深度思考的空間，可以用電腦記下與作者的對話。

讀完一本書，我習慣開CD機聽音樂，特別是我喜歡的林子祥與王菲。閉上眼睛，歌聲從耳筒充塞整個世界，天地間便只有林子祥與我，身邊的空間有多狹窄多遼闊，同樣是沒有分別的。

環境不能拘限個人的心靈，只要我們心有所屬，並且專注於一件事，再難熬過的時間也會如飛而過。自由與拘束是相對性的，心有所繫，似乎是不復自由了，但若因此而不受身邊的其他人和事所干擾，也可以說是得着自由了。³

無論如何，人生不在乎長短，只要知道，我們一直走在路上，而路終有走完的一天。

³ 本段寫於2004年5月28日飛往美國新澤西州Newark的航機上。

現世與來生

第九章

附三 17~21

A Life of No Regrets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祂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一 效法人與效法基督

當保羅表達了他的標竿人生的生活態度以後，他向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發出呼籲：「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17) 他要求信徒效法他，並指出這不是一個新的要求，已經有好些基督徒效法了他。保羅的生活榜樣已成了一個集體的生活形態。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1節，亦曾呼籲信徒：「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保羅要求信徒以祂為榜樣、為效法的對象，是否有些狂妄呢？這會否竊奪了基督的榮耀呢？不然。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6節，保羅將效法人和效法主並列：「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所以，任何將效法基督跟效法人相對立，視兩者為不能並存的主張，都是直接違反聖經的。效法人和效法基督是不相衝突的，效法人不僅沒有不對，更是信仰的份所當為，這是信仰的基本要求。

無形無體的上帝，是一般人所不認識也無法經歷的；上帝乃取了人的樣式，道成肉身來到人間，親自活出上帝所要求的生活形態，讓人跟隨。耶穌基督不是要求人認識某個道理，了解上帝的奧祕，而是要求人跟隨祂、學效祂，活出祂在世的樣式。「來跟從我」是耶穌基督對門徒的呼召，也是祂對我們每個人的呼召，我們因此都是「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耶穌基督升天以後，遺留在人間的門徒，便成了祂的代表，他們得在世人面前活出基督，見證基督。我們都是小基督，都得活出耶穌基督。

可見的基督徒成了不可見的上帝的見證。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裏教導門徒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6）世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便看見上帝和祂的榮耀。

我們的行為可以榮耀基督，也可以使基督的名受辱；可以成為見證，也可以是反見證。保羅曾說，不要因自己的行為使「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林前九12）。事實上，許多人之所以拒絕接受基督信仰，是因為他們認識一些基督徒活出失敗的見證：驕傲、偽善、缺乏愛心、口是心非、自以為是……許多基督徒之所以離開教會，是因為他們無法在弟兄姊妹身上經歷聖經所傳講的道理。

基督徒無疑得有謙卑的心，如同保羅教導我們要心存謙卑（二3），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立志成為他人效法的榜樣，更不能取代我們為耶穌基督所作的生命見證。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否喜歡，你都是耶穌基督的「生招牌」，只要你在人面前宣認自己是基督徒，人家便從你的生活表現來判斷基督教是否可信。世人若無法在基督徒身上看到基督，便難以看到基督；世人若無法在基督徒的生活表現裏看到令人欽羨的生命，便難以產生追尋信仰的動機。

有時我們會聽見基督徒說：「我們不要看人，只要看上帝。」這通常是在人的行為表現出了問題，成了信仰的絆腳石時，才作如是辯解。譬如有人投訴梁牧師講道沈悶，每次崇拜聽道都禁不住打瞌睡時，我便義正辭嚴地說：「弟兄，不要看人，只要看上帝；上教堂是為了敬拜上帝，講道好不好是次要的問題。」¹ 我的辯解是否有效？

¹ 李巴拿巴：〈傳道人應當遠離三種「催眠式」的講道〉，〈<http://www.jidunet.cn/content/200801/010bO42008.html>〉（2009年1月15日下載）。

當然沒有。做父母的有時會跟子女說：「你不要抽煙、不要賭錢、不要好吃懶做……哦，爸爸雖然自己做不到，仍希望你們做到。」這說法是否具說服力？當然沒有。

鍾尚志醫生在SARS期間是抗疫英雄，年過半百才開始跑馬拉松，並且每逢周日便返回母校香港華仁書院，鼓勵校友、師弟一起跑步。他說最重要的不是教導別人如何跑，而是teach by example，以身作則，藉自己的榜樣來感化別人付諸實踐。²

前面提到，除了腓立比書外，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哥林多前書都分別呼籲信徒效法他。這三卷書的共同特色是：三家受信教會都是由保羅親自建立的，保羅是信徒的屬靈父親。做屬靈父親的對屬靈的兒女有特殊的責任。我不能期望做全世界所有人的「示範單位」，但我必須做自己一對兒女的榜樣。你們難以成為所有人的效法對象，但我要求所有團契導師、組長、主日學教師都對他們的組員和團友說：「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保羅鼓勵信徒效法他，藉着效法他來效法耶穌基督。那他所指的效法是哪方面呢？連接上文下理，保羅說的應該是他的人生態度：以得着耶穌基督為人生的至寶，不以為自己已經得着，卻專心致意地向着標竿直跑。保羅在前面說這個人生態度不是他獨有的，而是所有基督徒都應該

² 〈<http://hk.sports.yahoo.com/090116/42/386bu.html>〉（2009年1月18日下載）。

有的，即使他們中間有人暫時尚未有如此想法，將來上帝也會令他們有相同的心態。所以，這裏保羅便直接呼籲弟兄姊妹效法他，學效這樣的人生態度。

二 假教師的威脅

為甚麼保羅在這裏突然提出讓信徒效法他的要求呢？保羅接着解釋，因為教會裏充斥着各種學說主張，有許多假教師橫行無忌，到處宣講錯謬道理。保羅擔心信徒會受這些假教師的影響，偏離了真道，失落了信仰。但假教師和假道理是五花八門的，防不勝防，預先提醒也提醒不了這麼多；正本清源，保羅乃要求信徒認定，他所傳講的道理才是唯一正確的，他們必須緊緊的跟隨他，牢記他的教訓，學效他的生活榜樣，這樣才不會被偽裝的光明之子所誘騙。「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18) 媽媽帶兒子出街，擔心兒子給壞人綁票，但又無法教導兒子如何在別人的臉上看到「壞人」二字，便跟他說：「總之你要緊隨着我。」

信徒周圍存在着一些假教師，他們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這些是甚麼人呢？在前面三章2至3節，保羅曾對他們作了這樣的描述：「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上帝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着肉體的。」很明顯，保羅所指責的是一羣猶太主義者，要求基督徒繼續遵守猶太教的律法，包括接受割禮。

這裏我不再重複分析假教師是怎樣的一羣人，只需留意保羅的說法：「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這話指出三種情況：第一，保羅說「許多人」，意味着假教師不僅是三兩個人，而是為數不少的；第二，保羅「屢次告訴」信徒關於假教師的事，意味着假教師的出現是恆常的，此起彼繼，永遠不會終止；第三，保羅說他如今是流着淚來說此話，表明他的情緒激動，學者估計他心裏有強烈的挫折感，知道假教師是永遠伴隨教會而存在的，他和所有使徒都無法根絕，日後的教會也無法根除。

確實的，香港教會今天也是不斷有各種異端邪說冒起，你們所熟識的滕師母張佳音博士，建道神學院宣教系的教授，是一位立志對付異端，為教會守望的學者，她剛處理了耶穌青年會的個案，又得應付基督門徒福音會的問題。基督門徒福音會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宣稱三一論是錯誤的。

耶穌基督早已告訴我們，在末後的日子，假教師的橫行無忌是突出的現象，教會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卻亦無法一次過徹底根治。因為所有的異端邪說，背後都是由撒但的力量所控制，為的是要妨礙世人認識真理，阻擋人跟隨基督。所以保羅稱他們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不過，保羅滿有信心地說，正如撒但必然被打敗，這些假教師的結局是老早確定了的：「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19a)

保羅進一步描述這些假教師：「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19) 肚腹就是食物，也等於所有的慾望。假教師以滿足自

己的慾望為生命的優先追求，慾望因此亦成了他們所信奉的神明。假教師以醜為美，以可恥的事為榮耀，顛倒價值的追求。今天許多自稱為基督徒的人，明目張膽地否定聖經裏所有道德的教訓，將自由定為最高的價值，拒絕接受一切的約束，特別是性道德方面。你們只要上網看看，便發現一小撮自命前衛的基督徒不斷醜化明光社，美化同性戀，美化各種形式的性行為和性關係。明明聖經指出這些事是可憎的，他們卻宣稱它們是美的。「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三 以有限的人生做有限的事

接着保羅以「地上」和「天上」這對詞語來作比較。假教師「專以地上的事為念」。而保羅等真實的信徒則不然：「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祂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20、21)

屬地的和屬天的，一方面是指我們的身分，另一方面是指我們的關懷和心態。我們是屬天的國民，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已經在世上成了寄居者。因此，我們所追求和羨慕的是天上的國度，就是耶穌基督如今所在的地方，將來祂要從那裏降臨，接我們回到天上，並使我們這些在外表上仍然屬地的身體改變過來。一個在世上致力在道德上和事工上效法基督的人，將來會在外表和生命的本質上跟基督徹底相似。

星期六³ 剛參加譚國華牧師的安息禮拜。一位四十六歲的牧師，風華正茂，有兩位分別才十歲和七歲的兒女，在人看來總是有英年早逝的慨歎。

我在安息禮拜中想，譚牧師的離去，我們都感到很大的遺憾；但有誰人離去是沒有遺憾的呢？沒有責任，仍有憂慮；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怎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會離開得無牽無掛呢？有情便有遺憾，越有感情便越覺遺憾。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英年早逝的人，喪禮都是很隆重的。譬如八十年代初蘇恩佩姊妹和九十年代中楊牧谷牧師的安息禮拜，便都是人山人海，生榮死哀的。設若他們九十歲才死，肯定便沒有這麼多人參加了。且以我自己為例子罷，若我在今年逝世，安息禮拜有一千人參加應是沒問題的，從海外飛來參加的或會佔半架飛機的座位；但若我在退休後三十年才逝世，能夠有一百人參加便很了不起。活到離世時沒有遺憾，不再維持甚麼感情，也沒有人懷念的年歲，是否長了一點？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是遺憾呢？

人生要做完所有的責任是不可能的，要沒有遺漏和遺憾是不可能的。問題端在於判定甚麼是我們最重要和最不可遺漏的責任，並在有生之年竭力完成之。譚牧師這麼早離世，肯定有許多國家沒有到過，有許多美食未曾吃過，要是他曾立志環遊全世界，嘗遍天下美食，便是壯志未酬

³ 2009年1月17日。

了。但若是我們認定此生最大的目標是榮耀基督，服侍他人，傳揚福音，預備自己進入永生，則不論壽數長短，我們都能完成人生的目標，漂亮地跑完我們的賽段。

就像去旅行，不管我們事先做多慎密的資料蒐集，要沒看漏錯過某些景點是不可能的；就算我們拚命拍數碼相片，每天都拍上兩千幀，也還是有遺漏的。我曾跟一位美國牧師去越南，他用數碼攝影機，在車上向着窗外以連環快拍的方式，一下子拍滿一張記憶卡，然後換另一張卡又這樣做。每天晚上不停刪除不要的照片，結果一星期共拍了二萬幀照片。不過，由於他不停拍照，根本沒有時間享受旅程的每個時段，一看到美景便專注拍照，只能在日後藉看照片來欣賞美景了。

我們只有一雙眼睛，能看到這邊便無法看到那邊；我們只有一雙耳朵，能跟這人談話便不能跟那人談，每個場合都會錯過某些景象，也會錯過跟多數人談話的機會。

客旅人生，我們在人生旅程中不可能沒有錯過和遺憾，有限的時間無法捕捉所有的機遇。我們求的是已經遇上的，便好好經驗，用心感受，使所有的都成為可記念的。

我喜歡的大陸作家周國平說了一段這樣的話：

有一個善於反省的人，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天，突然省悟到自己迄今所做的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想到生命的短暫，不禁為自己虛度了寶貴的光陰而痛心。於

是他暗暗發誓，從此一定要萬分珍惜光陰，用剩餘的生命做成一件最有價值的事情。

許多年過去了，我們的這位朋友始終忠於自己的誓言，不做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一直尋找那件足以使他感到不虛此生的最有價值的事情。可是，他沒有找到。生命太寶貴了，無論用它來做甚麼都有點兒可惜。結果，他甚麼事也沒有做，既沒有做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沒有做最有價值的事情。而他的寶貴的生命，卻照樣在這無所事事中流逝而去。

終於有一天，他又一次反省自己，不願再這樣無所事事地生活。人活着總得做點甚麼，既然找不到最有價值的事情，就只好做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現在他懷着一種宿命的安樂心情做着種種微不足道的事情。⁴

我們努力做上帝派定給我們有限的事，藉以活出基督，並且預備將來迎接主的再來。

⁴ 周國平：《守望的距離》（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4），頁322~333。

對信徒的期望

腓四 1~9

第 十 章

A Life of No Regrets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轆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

弟兄姊妹，在向你們說祝賀新年的話以前，先做一個小調查。今天是2009年2月1日，農曆新年的大年初七。過去一個星期，你們都放了好幾天假不用上班上課罷。問問自己：就假期的經驗而言，你覺得自己快樂不快樂？你覺得自己算不算一個快樂的人？

一 人事安排

我們來到腓立比書最後一章，這通常是一些事務性的交代和最後的勸勉的部分。

在事務性部分，保羅主要討論人事上的安排，他首先重申跟腓立比信徒的關係，接着則提到兩位姊妹和一位弟兄的名字。「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1~3)

保羅稱腓立比信徒為他所親愛和想念的，也是他的喜樂與冠冕。保羅曾說，他一想到腓立比信徒，心中便充滿喜樂。冠冕指的是他將來可以獲得的獎賞，也可以指他的榮耀。保羅認定他將來必要在上帝的審判台前交賬，而他在人間所結的屬靈果子將是交賬的主要內容，他會因着他們而獲得上帝賞賜的冠冕。

保羅提到友阿爹 (Euodia) 和循都基 (Syntyche) 兩位女性的名字，他勸導兩位姊妹在事奉中要彼此同心。我們對這二人的背景一無所知，也不知道保羅的勸勉要針對甚麼事。不過就常識推理，可以確定以下三點：第一，這二人都是腓立比教會的姊妹，並且應是早期信主的，所以保羅自創立此教會時便認識她們，她們也一直關心和支持保羅的工作。「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第二，保羅之所以在書信中特別提到她們，除了是個人的長

期感情之外，或許她們二人在教會擔當比較重要的位置，以致她們的對立對教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¹ 第三，保羅之所以知道友阿爹和循都基二人的衝突，或許是以巴弗提告訴他的；不過，兩人的衝突應還未致造成嚴重的後果，所以保羅雖然在信中略為規勸她們，卻也沒有長篇大論。只提了一句：「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

「同心」即前面二章2節所提的「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這是對所有基督徒的共同要求。

他要求腓立比信徒幫助這兩位姊妹。「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這真實同負一軛的」是指甚麼人，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有指是腓立比教會裏的某位領袖，譬如教會的監督；也有認為是指腓立比教會的所有會眾。

保羅沒有偏袒任何一方，肯定兩位姊妹在福音事工上同樣都有貢獻，都值得教會的弟兄姊妹予以幫助，並且都在生命冊上留有名字。他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此二人，沒有視她們為生事者。

¹ 有學者甚至估計這兩人的爭執甚至演變成教會的分黨，以致保羅要在一章27節至二章11節詳細講論合一的道理。換言之，他們相信前面同心合意的教訓是有所針對的。這論說當然並非沒有可能。但教會分黨分派是一件大事（參林前一10~13，三1~4），保羅不可能僅是針對兩位當事人物說一句「要在主裏同心」便作罷。所以腓立比教會的情況應不致發展到分黨分派的地步。

我們不知道革利免是誰，這在當時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他應該是腓立比教會的一位領袖罷。

面對教會出現人事衝突，弟兄姊妹切忌輕易表態，選擇站在某一方而跟另一方對抗，因為這很容易便由原本兩個人的衝突演變成兩個集團的衝突，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基督徒盡可能作和平使者，促成和睦而不是搞破壞分裂。

二 主內同心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弟兄姊妹，這句話在整卷腓立比書裏只佔很小的位置，我們平日讀經也很容易便忽略了。不過，它對我們卻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我們都不知道友阿爹和循都基兩個人的資料，但她們都是教會的重要成員，熱心於福音事工，並支持保羅的服侍；這樣好的一對姊妹，卻也發生矛盾，彼此不能相容。

我們常常以為只有靈命不佳、性格不成熟的弟兄姊妹，才會發生人事衝突。但在教會三十年的經驗卻告訴我，因着性格與做事方式的不同而造成人事衝突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並且出現在任何年齡與職份的人身上，包括資深的牧者和教會領袖。兩個愛主的人，可以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甚至造成了對教會和事奉的傷害也不善罷甘休。我們掛在口邊的「寬恕」二字，在實踐上卻是難乎其難。

最近香港某家神學院的院長就職禮，便有人因為不喜歡新任院長或其他理由，而在典禮舉行前向警方虛報炸彈，迫使警方進行清場搜查，報假案是嚴重的刑事罪行，如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五章1節所說，連不信的人都不一定敢做的行為，基督徒甚至是傳道人竟然做了，的確荒謬罷。由於認定某人是撒但，我們便可以用撒但的手法對付之，目的使得手段變為合理。

保羅勸導兩位意見不合的姊妹要在主裏同心，也勸導我們彼此同心。

三 常懷喜樂

在勸勉部分，保羅談到三個簡單而重要的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常懷喜樂的態度。「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4、5) 保羅重複前面三章1節的勸勉——「你們要靠主喜樂」，並且加上「常常」的要求；說明他不僅期望腓立比的信徒今天有喜樂，而是提醒他們要維持喜樂的心。保羅不是要逗他們歡笑，或命令他們裝笑臉給他看看，而是建立喜樂人生的態度，超越現實環境。

是的，喜樂是一個積極的人生態度，也是一個信心的宣告：我們不被眼前的困難唬住，不被各種暫時的東西褫奪了對將來的盼望。「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謙讓」是溫和純良的性格，不走極端，不致偏激，對事

安穩，對人信任，對敵寬容，應變從容。喜樂是正面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主已經近了。」這句話應譯作「主是近的」。它有兩個可能的意思：一是主與我們同在，我們貼近主的胸懷；二是主再來的日子已經近了，眼前一切快將成為過去。無論如何，喜樂是永恆的即時實現，我們不僅活在當下，也活在永恆。

馬丁路德說：「我只有兩個日子，今日與那日，我今日所做的，都是為了那日。」對永恆的認定，對基督的期盼，使我們坦然面對今日。

四 不要憂慮

第二個要求是不要憂慮。「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6、7)

要做到一無掛慮是困難的，這也好像違反了人情常理。看一篇報刊的專欄文章，作者引述日本松下電器的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話說：「管理人員的責任，就是『擔憂』。」管理人員必須想得比下屬人員更快。² 這跟中國人

² 王維基：〈管理人員的責任就是「擔憂」〉，《頭條新聞》2009年1月29日，第6版。

倡言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異曲同工，領導者得有憂患意識，為可能出現的壞情況而擔憂，先作最壞的打算，未雨綢繆，不能瞎樂觀，無視環境的變遷。若憂慮的意思是從壞處作準備，我相信這跟聖經的教導不相衝突。

問題是，我們為面前的變化與危機作準備的同時，卻不要為未來或有的得失成敗作太多個人的計較，不要被這些得與失轄制了今天的情緒和生活態度，更不要因此而破壞我們的人際關係、價值觀和宗教信仰。

耶穌基督勸導門徒「不要為明天憂慮」，保羅進一步要求我們連為今天憂慮也不要，「應當一無掛慮」。為甚麼不憂慮？除了憂慮沒用外，耶穌在馬可福音四章所說的撒種比喻，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提醒。道種撒在荊棘裏，即等於有些人起初聽聞福音，覺得甚好，但「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可四19）弟兄姊妹，你們是否在過去和現在，都常常給世上的思慮和各樣錢財和私慾捆綁着自己，使信仰無法在心裏生根？

保羅沒有說只要我們凡事禱告祈求和感謝，上帝便免去我們所得面對的逆境，卻是說只要我們凡事禱告祈求和感謝，上帝便會在我們心裏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並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前面提到超越環境的喜樂，這裏則是超越環境的平安，既有喜樂，又有平安。

這裏保羅提到的「感謝」是重要的，若我們在憂慮中仍存感謝的心，則便肯定不會給憂慮所壓倒。「感謝」讓我們正面地看待事物，我們仍有可以感謝上帝的地方。

「感謝」更讓我們正面地看待上帝，深信祂是施恩保守我們的主。

金融海嘯肆虐，恆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柯清輝呼籲港人盡力保持自身的素質，以平常心應付經濟困境。他又稱全球財富價值下跌逾半，身家只少一半而沒有「大縮水」的人已是大贏家。³ 弟兄姊妹，我們都聽過半杯水的故事，這個老生常談的故事仍是具啟發性的。我們會否為過去數月輸了這麼多，卻仍未影響今日的生活素質，而感謝上帝呢？

五 凡事學習

第三個要求是「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8、9) 這話跟中國人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異曲同工的。表面上看，這個要求是勸勉信徒不要自得意滿，故步自封，要繼續長進，把握每個可以學習的機會，從不同的人 and 事身上學習。但本質上，要做到這個要求，我們也必須對身旁的人和事持正面的態度。

³ 《明報》2009年1月19日。〈<http://photog.hk/redirect.php?tid=4665&goto=lastpost>〉(2009年1月29日下載)。

香港人慣於對所有的人和事持否定態度，凡事反對，凡事批判，凡事責罵。不要以為這樣的批判態度使自己客觀和超然，不致受人愚弄擺佈；這種凡事否定的態度只會使我們無法欣賞別人的長處，無法看到事物的美善，以致我們甚麼都不肯學，原地踏步。基督徒若是以戰爭心態來看待世界，凡事否定，視所有基督教以外的人和事為撒但的化身，甚至宣稱所有貌似美善的東西亦不過是撒但的偽裝，便不可能看到任何「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事物了，也不會看到任何的德行和值得稱讚的人和事了。

一位作者記述他參加某次學生的創作比賽，聽各入圍的參賽者介紹自己作品的優點。當有同學站起來批評另一組的作品哪裏哪裏不是，還質問為甚麼這樣的作品會入選時，作者感到不耐煩了。他說：「要說不好的地方，那實在是太多了，那是說不完的，因為我們都是來學習的；惟有我們能看見到別人優秀的地方在哪裏，才可能會進步。」⁴

弟兄姊妹，你們是否相信無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都是為了使自己的生命有所成長的？我們可以在任何景況裏有所學習和成長。

所以，保羅的三個要求都關涉一個要點，便是持正面和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面對世界和面對上帝。「常常喜

⁴ 招秉垣：《給星期五的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43。

樂」是一種正面的人生態度，「不要憂慮」是一種正面的人生態度，「凡事學習」也是一種正面的人生態度。求主幫助我們，在逆境裏仍不失對上帝和對別人的信心。

六 捉蟲與讀書

說到從所有的人和事身上學習，最近有位建道同學教我一個俗諺：「白天捉蟲，晚上讀書。」

諺語源出自車胤囊螢讀書的故事。話說東晉時有位少年人車胤，因為家貧，沒錢買油點燈，於是用布袋盛着十數只螢火蟲，利用螢光在晚上苦讀。這是古時的人為鼓勵下一代努力讀書而編造的故事，不可能是真實的。無論多少螢火蟲的光，都不足以讓人讀書。跟「車胤囊螢讀書」齊名的另一個典故，是「孫康映雪讀書」，同樣是說孫康家貧，晚上沒錢買油點燈讀書，於是跑到外面的雪地，就着雪面的反光來讀書，這個故事雖不一定真實，卻最少較為合理一點。

《笑林廣記》有一則笑話：「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其貧不輟學可知。一日，康往拜胤不遇；問家人：『主人何在？』答曰：『到外邊抓螢火蟲去了。』已而胤往拜康，見康立於庭下，問何不讀書；答曰：『我看今日這天色，不像要下雪的光景。』」

這個笑話比原來的典故更具啟發性。我不知道車胤白天為甚麼不專心讀書，卻要花時間捉螢火蟲，留待晚上用

螢光讀書。但我們卻很容易有同樣的問題：「白天捉蟲，晚上讀書。」時間錯亂，優次顛倒。

我在講道一開始問大家是否快樂的人，你們對農曆新年假期生活的經驗是否感到滿意。我知道有一些人喜歡工作過於娛樂，他們寓工作於娛樂，上班是最開心的，放假則百無聊賴，不知怎樣過。但這樣的人應該不會很多罷。多數人都是放假比工作要快樂，上班的時候期望放假；聖誕和元旦假期尚未結束，便已將期望寄託在三星期後的農曆年假了。所以，假期的時間應該是我們最感快樂的。要是放假的日子我們仍是不怎樣快樂，譬如跟兒女玩耍覺得很煩，上街吃飯又跟家人吵起來，總之整天都不開心，那我們對生活還可以有甚麼期待？未放假前期待放假，並且想像放假會很開心，但真的放假了，卻又覺得不外如是，這樣過日子是否有些浪費青春？不要總是將獲得快樂的日子推遲到遙遠的明天，譬如想像在退休以後便逍遙自在。今天若是無法跟配偶兒女相處得融洽，將來便更難相親相愛；今天若是無法在日常生活裏獲得快樂，明天即或再特別也不一定快樂。

努力為自己創造能夠快樂的條件，但在應該快樂的時間仍舊不快樂；今天不快樂，卻期待明天快樂。這樣的人跟「白天捉蟲，晚上讀書」的車胤差不多。

我們立志要做一個喜樂的人，做一個不憂慮的人，做一個凡事學習的人，便不要被生活裏的芝麻小事干擾我們，甚至主宰我們的喜怒哀樂。



無求者的祈求

腓四 10~23

第十一章

A Life of No Regrets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上帝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上帝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在我這裏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該撒家裏的人特有的問你們安。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

一 喜樂與滿足

在全書最後一段，保羅向腓立比信徒表達謝意，感謝他們在經濟上的支持，差派以巴弗提將款項帶來。他一方面感謝信徒的金錢幫助，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自己一無所缺。

有學者估計，這是因為保羅對接受別人的金錢援助感到尷尬。他們指出，保羅若是為有需要教會和信徒籌款，在各地邀請人參與時是理直氣壯的（林前十六1~3；林後八19）；但為個人的需要籌款，保羅便不大情願了。他總是希望自食其力，透過織帳棚或其他方法賺取生活之資，盡可能自給自足，不讓弟兄姊妹受累（帖前二9；帖後三7、8；林前四12，九12、15；徒二十33、34）。由於有這種既感激又抗拒的複雜心情，所以即使保羅接受了腓立比教會的餽贈，還是得立即申明他個人是自給自足，無接受援助的需要。

筆者對這論說略有保留。保羅在前面提到，腓立比信徒從頭一天直到如今，都跟他一起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一5）；不管他個人落在何種境地，他們都與他一同得恩（一8）。而在這裏保羅也說：「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四15、16）腓立比教會對保羅的接濟不是首創性事件，而是已有前例；保羅並非偶然一次接受他們的幫助，卻是常常邀請他們參與自己的事工。如此，他沒理由對腓立比信徒這趟委托以巴弗提所帶來的經濟援助感到尷尬或不情願。

我倒是相信，保羅一方面在信末答謝腓立比信徒的慷慨解囊（他從未將別人的愛心視為理所當然、奉旨應得的），另一方面則藉此機會，表達個人對金錢的看法，這亦是信徒對財富應有的態度。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四10）保羅對接受腓立比信徒的援助表現得落落大方，毫不掩飾地表達他的內心感受：非常（「大大的」）喜樂。他為他們再次以行動表達對他的想念而高興，並直言他們其實一直希望幫助他，只是不常有機會。為甚麼沒有機會呢？也許是因為保羅沒有客觀需要，他盡可能不願弟兄姊妹受累，所以曾多番拒絕了他們的主動獻呈。這一次他接受了他們的餽贈，無論是授受雙方，都為這個愛心行動而喜樂。

久渴逢甘露，飢餓的人得到一條甜薯也是很高興的。保羅是否因着長時間缺乏，沒有甚麼人幫助他，才對腓立比信徒的及時接濟特別高興呢？不然。他澄清喜樂不是因為個人缺乏的緣故，而是為對方的心意——愛心關懷——而欣慰。物輕情意重，物重情更重，保羅重視雙方的關係，過於禮物本身。「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四11）

他接着作見證說：「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四11、12）保羅早已學會不將物質供應和生活享受看作一回事，個人的悲與喜不受物累，不為外在的際遇所牽動。

必須承認，我們太容易受外在環境所影響，既干擾情緒和生活，亦塑造我們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譬如說，我們很容易習染社會泛濫的「卸責」文化，人人都在埋怨世界的不理想，為世界的不理想尋找罪魁禍首，高聲批判「這個不良，那個惡劣」，而忘了反求諸己，正心誠意，連個人錯誤亦向環境或社會推卸。¹怨天尤人，是無志；責罵環境，是無恥。

「知足」是一個中國人的說法，原文是簡單的「足夠」。保羅說他在甚麼景況裏都是足夠的。飽足和有餘的時候固然是足夠的，飢餓和缺乏的時候也是足夠的。足夠的感覺是一個常數，跟不停波動的物質條件無關。「隨事隨在」，意思就是在任何的環境下。這不是因外在的物質供應而產生的滿足，而是一種不受環境影響的「自足」。保羅有使自己滿足的「祕訣」。

弟兄姊妹，我們都曾經歷外在經濟環境的波瀾跌宕，此刻仍在經歷中。1997年前的百業暢旺，金股齊鳴；1997年後的亞洲金融風暴，物業大跌價，許多人變成負資產；02年似乎略有好轉，03年便又爆發非典型肺炎；06至07年是另一次高峰，人人瘋狂地競逐各樣的投資產品；08年則是一場金融大海嘯，迄今全球經濟仍在水深火熱之中。一連串的高低起伏，風雲變幻，充分反映俗語說的「三更窮，兩更富」。財富來得急，去得快，無端而來，無端溜

¹ 老宣（宣永光）：《瘋話連篇》（香港：天地圖書，1998），頁187。

走；要是我們不停受恆生指數的上落而牽動，要是我們的快樂指數取決於銀行戶口的數字，便很難避免恆常陷在大喜大悲的情緒裏。為免情緒坐過山車，我們都需要得着保羅的「祕訣」。

保羅的「祕訣」是：「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四13）原來他不是真箇自給自足，而是自有讓他滿足的源頭。「那加給我力量的」自然是指耶穌基督（弗六10；提後二1；另羅四20）。「凡事都能作」是指在任何環境都能適應，怡然自得。《孟子·滕文公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強調的是不受外在環境影響。保羅更進一步，宣稱他在任何環境都能維持心中的喜樂與滿足；這不是戰鬥性地抵禦外在敵對因素的侵襲，而是不受約束的自由表達，歡欣而正面的表現。

保羅不是大能者，而是無能者，不過上帝的能力要在這個無能者身上彰顯出來。這是無能者的大能。

我們都記得保羅的見證。他身上常有一根刺，就是有某個軟弱，或某個令他為難或遺憾的東西；他曾多次求上帝幫助他除掉這根刺，上帝沒有應允，卻給他以下的安慰：「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9）不是個人的能力足夠，而是上帝的恩典足夠。保羅又曾說，基督徒有寶貝藏在瓦器裏，要顯明一個超越的能力，這能力是屬於上帝，而不是出於人（林後四7）。

上帝的恩典足夠我們使用。不是足以讓我們頓時化險為夷，化軟弱為強壯，而是足夠讓我們在危險和軟弱中自處。刺仍在，但我們不受刺的過分影響。「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克勝困難固然是好，超越困難是更好；出死入生固然好，超脫生死更是好。我認識一位姊妹，很愛她的媽媽；一次媽媽病重，幾乎要死，她立時有嚴重的信仰危機，一方面呼天搶地要求上帝施援醫治，另一方面又不斷責問為何上帝對她媽媽不公平。後來媽媽的病神蹟性痊癒了。她轉悲為喜，到處為上帝的恩典講見證。我當然也為她家庭的蒙恩而高興，卻禁不住澆冷水跟她說：「終有一次，你會因媽媽的離世而恨上帝的。」要是我們總以困難得解決作為上帝存在、恩典存在的試金石；要是我們的喜與悲，甚或是信仰的熱誠度，完全取決於外在環境的得與失，那今天的「得」無法確保明天不會「失」，我們的信仰也會隨身外物的得失而得失。

神蹟不限於困難的遽然挪去，更在於我們擁有不被困難羈縛的內在力量。

二 對信徒的期待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四14）前面已提過，保羅既不為個人的不幸遭遇自憐自傷，亦不會挾試煉經歷自重，以為自己比其他信徒付出更高的信仰代價，理應獲得特殊的看待和賞賜。福音使命不是個人事

業，是屬基督的和屬教會的，不由任何人所壟斷；不同人雖然有不同位分與角色，卻還是分享同一個福音使命。保羅一直視支持他的腓立比教會為親密戰友，一同興旺福音，亦一同從上帝得恩。這裏，保羅身陷囹圄而得到腓立比教會接濟，他便稱他們分擔了他的患難，他們在他的患難裏有分。

保羅肯定腓立比信徒對他的供給是一件美事。這是他的真實需要，因為此時他已失去謀生的能力，亦沒有其他教會向他伸出援手。

保羅憶述腓立比信徒跟他的關係：「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四15、16）馬其頓不是保羅傳福音的第一站，這其實是他承擔宣教使命的第十五個年頭了。不過，馬其頓對保羅而言卻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他踏足歐洲大陸並朝向羅馬西進的肇始。當他仍在馬其頓的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是保羅離開腓立比後的首站）事奉，或離開馬其頓到哥林多的時候，腓立比教會已經開始奉獻支持他的事工了，這奉獻是「一次兩次的」，即一而再、再而三。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四17）前面他用了商業性的說法，將奉獻解作「授受的事」，意思就是支出與收入。這裏保羅繼續使用商業性的術語。腓立比信徒對保羅的奉獻，彷彿就是前者支出了，而後者進賬了。但保羅的祈禱是，因這個奉獻的善行，上帝會特別恩眷他們，使他們所

作的善行產生美好的效果，結出果子，像孳生利息般不斷增加，並且這些利息都會撥到腓立比信徒的戶口去。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上帝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上帝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四18、19）「我樣樣都有」是錯誤的譯法，原意是「我已經收到一切」，指的是他已從以巴弗提處獲得了腓立比的餽贈，供應的數量令他的生活綽綽有餘。

保羅將信徒的餽贈視為他們呈獻給上帝的祭物，流露出馨香之氣。他求上帝親自報答他們，使他們一無所缺。這個祈禱應合了舊約聖經瑪拉基書的教導：「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予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10）

「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在我這裏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該撒家裏的人特特的問你們安。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四21、22）最後的問安語不用多解釋。「眾弟兄」是指保羅的同工，包括提摩太在內。「眾聖徒」指羅馬當地教會的信徒，「該撒家」特別指直屬羅馬皇帝統治的地區。

三 名利得失

基督徒對名利該有怎樣的看法？

本段聖經告訴我們對「利」該有的態度。基督徒得超越眼前的得失成敗，不要被豐富與卑賤、有餘與缺乏等際遇牽制着，常懷滿足和喜樂的心。我們不是完全不關心得與失，卻是認定今天的「失」會換來將來的「得」，而將來的「得」反照今天的「失」是無足掛齒的；我們不是看錢財本身如糞土，卻是在將錢財和萬事跟耶穌基督比照時，才發現前者黯然失色，給貶值至糞土一樣（三8）。耶穌基督說過一個比喻：我們遇上一顆價值連城的珍珠，便變賣所有家當來換取之（太十三45、46）。所賣的東西都是有價值的，不然也無法用之來換取更有價值的東西了。但我們知道甚麼是「至寶」，所以便拿次好的來換最好的。

至於「名」方面，基督徒可不是完全不關注個人名譽的，我們若要有效地見證信仰，便得有好名聲，以免基督的名因我們而蒙污。但是，這不表示我們便得顧全個人名譽和社會地位，期望別人的高評價，像世人追逐名譽地位一樣。我們要滿足的是耶穌基督的期望，而不是世人的期望。我們不為別人的期望而活。正如保羅常說，他不很介意別人對他的評價（林前四3、4），畢竟別人沒有為他死，也不會替他死；他只為那替他死的耶穌基督而活。耶穌基督對他的評價才是最關鍵的。

不過，不幸地，在現實世界裏，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常常沒有兩樣。我們同樣競逐人間的名與利，將面前要追求

的東西看為我們獲得快樂和幸福的必需品，告訴自己只要得着這些，我們便成了人間最快樂的人，我們這一生便不會白過了。

有一個說法：「要讓自己不再重視一件物品，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它買了下來。就像要不再欣賞一個人，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她娶回家。」² 衣服只是在商店的櫥窗才是最美麗的，再美麗的衣服，一旦放在我們的衣櫥裏，便立即黯然失色。正如我們暗戀單戀一個人，總是覺得對方是天下間最漂亮的，這種感覺很難在拖着身的手邊人那裏獲得。

得到的不再珍惜，追求的是尚未得到的。我們把最美麗的東西帶回家，男子將最美麗的女子娶回來，便擺放在家裏，即使沒有到處拈花惹草，也全心全意競逐尚未到手的東西。

遺憾的是，我們許多時對信仰也有同樣的態度。我們以為已經得着救恩，十拿九穩，便不再花時間在這些抽象的精神性的東西之上，有空上教堂參與主日崇拜已是很了不起，平日專注追求更為實在的物質享受。

理性上我們都知道，物質無法提升我們的快樂程度，即使是最高級的房車，也遠遠比不上人際關係所帶給我們的滿足感。當我們跟家人吵架或遭到愛人遺棄之後，一輛名貴車子無法撫慰我們的痛苦。而人間的關係又不比基督

² 艾倫·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 著，陳信宏譯：《我愛身分地位》(Status Anxiety) (台北：先覺出版社，2005)，頁213~214。

信仰，再親密的關係也會破損，或因人的逝去而沖淡，惟有基督對我們的愛是今生有價值，來世更彌足珍貴，永恆保用的。

保羅要求腓立比信徒因信福音的緣故，活得有所不同。對我而言，如何幫助弟兄姊妹活得跟世人不一樣，是件常感苦惱的事。想想我們每天接受多少外來的資訊？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靈修，而是扭開電視看晨早新聞，然後下到街上便立即接過免費派的報紙，在巴士或地鐵裏讀。這是我們每天接受的第一批資訊。不要告訴我，我們可以完全不受這些資訊影響，我們的情緒不會受美國剛收市的股票市場的表現所牽動。世界對我們的影響，遠大於聖經對我們的塑造。我們接收跟世人一樣的訊息，作出一樣的回應，怎能活得與眾不同呢？

我沒有悲觀與失望，我相信多數的弟兄姊妹仍是愛主的，一旦在生活裏得面對信仰與現實的抉擇時，我們將會毅然選擇信仰，而不是向現實屈服，對不對？我在這裏祈求的是，信仰的有效性毋須顯在生活的危機裏，即使是在平淡無味的日子，我們仍能實踐為得着基督而丟棄萬事的信仰抉擇。求主幫助我們。



喜 樂 與 善 意¹

第 十 二 章

腓一3~11

¹ 講章完成於2002年11月。我曾在1998年以相同的經文寫過另一篇題為〈喜樂與美善〉的講章，收於《與你何干？》（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裏，但內容與本篇完全不同。

A Life of No Regrets

一 怨氣城市

香港在這些年間變成一個充滿怨氣的城市，許多人因為失業、減薪、經濟低迷、股票狂跌、樓房負資產，及其他各樣挫折，而心存怨氣。報章電台固然充滿語言暴力，巴士茶餐廳亦一片漫罵聲，彷彿人人都有滿腹冤屈怒火，只待尋找發作的時機。香港人怨氣之重，在這幾年間成了香港精神的所在。

我們確實有許多冤屈無處申訴。千辛萬苦貸款置業，把大半生積蓄都放在其中，突然間樓宇變成負資產，多年努力成果化作烏有。為某家公司辛勤工作二十年，終於爬上中層位置，滿以為可以進入收成期，突然間年資成了負資產，公司瘦身，第一個開刀的便是中層管理人員，忠心耿耿換來無處容身。從少到大父母老師都告訴我們勤力讀書，只要考入大學，報讀上理想科系，便有光明大道等着我們，孰知畢業即等於失業，一切應許都沒有兌現，好像參加了一場沒有終點的比賽。許多人都問：「現在怎麼辦？」「那我怎麼辦？」我們被社會所欺騙，自然心存怨氣。

怨氣與我們失去生活的目標和信心有關。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於2001年10月在立法局就特首的施政報告作回

應時指出：「現時社會上充滿了怨氣，為甚麼呢？歸根究柢，是因為香港人迷失了方向及失掉了信心。這個現象，不應只歸咎於經濟下滑或政策改革太緩慢，問題的最核心處，是我們所依賴、行之有素，而又是很可靠的東西，忽然間消失了，或是變得不再可靠。」²

怨氣來自我們自覺受了冤屈和不公平的對待，冤屈是因，怨氣是果；但怨氣也轉過來會加固我們乃受害人的自覺，怨氣是因，冤屈是果。冤屈和怨氣是互為因果的。

由於我們自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即使無法具體找到傷害我們的人（譬如造成樓宇負資產的成因，便不大可能是純粹人為因素），我們仍得找個替罪羔羊，以便使自己無辜受害的信念獲致證實。再說，有怨氣，自然要找個「出氣袋」來發洩一下，對不對？噢，董建華及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是順理成章的咒罵對象，即或他們不是導致香港人產生怨氣的問題的罪魁禍首，他們無力抒解港人累積的怨氣，也是該罵的了；不過，指罵他們的人太多，再罵也好像沒有甚麼新鮮感。到鵝頸橋「打小人」（施符咒）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雖然可能在形象上顯得愚拙了一點，若是基督徒還得戴上面罩才好前往。但無論如何，最壞的發洩方法是找身旁的弱勢羣體（諸如妻子兒女、夥計菲傭、家中的貓貓狗狗）出氣；自殺，虐兒，強迫子女陪死，便更是要不得的。

² 〈<http://www.selinachow.com/chi/legco/files/102401.doc>〉（2002年10月5日下載）。

二 分享精神的失落

怨氣破壞人際關係，怨氣沖天之下，我們甚難持平和善意地看待身旁的人，也因怨氣而失去了與人分享的心靈空間。我們敵視新移民，視他們為奪去社會資源，拉低工資水平的禍因。我們厭惡領取綜援人士，我們妒忌沒有大幅減薪的公務員。還記得上次跟教會的弟兄姊妹坐火車上英德時，我問當社工的阿Ming是否贊成減綜援額，她說不贊成，原因是不能僅因社會上有許多人生活素質下降，便連帶要求這羣領取綜援的人亦跟隨之降低生活素質。我不一定完全認同這個想法，但我對這樣的胸襟和眼光非常佩服。真的，我倒霉，並不構成你也得倒霉的充分理由。

無論如何，香港人的分享精神在下降中，公益金籌款不足，我相信市民銀根緊縮只是其中一個理由。2001年12月2日《成報》一則報導非常有趣，香港人近年捐贈器官的數目少了，報導說這「恐怕不只經濟衰退，而是因為道德衰退，人人怨氣重，怨氣重則激素分泌會多了點毒素，毒素會深入五臟六腑，就算捐給別人，也會禍延他者。」所以香港人自回歸之後，便不太願意捐器官了。這論說當然僅是開玩笑，但是，怨氣確實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疏離。有評論指出：

人們似乎失去了……過去甘苦與共、同舟共濟的情誼，對前景沒有信心，不再那麼看得開，社會怨氣一觸即發。雖然工作的幹勁未減，但那惶惶不可終日的鬱抑似是時代的癥結，人們看上去總似是城府森然、神經兮兮、互相睥睨的。誠然，香港人現今生活於高度的壓力之下，人際關係疏離，亦難有宣洩渠道，不

懂得尋找他人的關懷與幫助，都清晰反映在現時的自殺率上。難怪電視上的廣告也以「放鬆D啦，香港人！」為噱頭了。³

許多人都指出，香港人現時最需要的是抒解怨氣，團結奮鬥。特區政府近日推出的「香港再造」運動，便不斷鼓勵港人化怨氣為力量，凝聚力量，再造香港。梁錦松更高唱多年前電視劇集〈獅子山下〉的主題曲，希望重新喚起香港人昔日在艱困的歲月裏團結拚搏的精神。問題是，若政府與政黨互不信任，市民與公務員團體互不信任，要凝聚社會力量，實在談何容易。

三 感謝的心

今日我不打算跟大家討論如何抒解香港人的怨氣，這是董建華與他的內閣智囊的責任。我倒想跟你們看看聖經給我們的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一個在逆境裏仍對人充滿溫情和善意的榜樣。我的信念是，聖經許多時都不會就我們的困境與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譬如如何面對失業，如何面對負資產；但是，聖經卻給我們看到在困境中可以有怎樣與眾不同的表現，讓我們獲得可行的另類出路 (viable alternative)。我們無須作繭自縛，在困境中糾纏不清，卻可有這樣的出路。我們讀腓立比書一章3至11節。

³ 英冠球：〈香港人的四種態度〉，〈<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humanities/ph92-1.txt>〉（2002年10月5日下載）。

在這封信的起首，保羅首先想告訴弟兄姊妹，他是多麼因他們而感謝上帝 (3)，他是多麼的愛他們 (7、8)，他是多麼切切地為他們代禱 (9)。

保羅破題兒的第一句話是：「我……感謝我的上帝…」(中文和合本在翻譯時將此句放在後面)，甚麼都未說，先感謝上帝。說句題外話，這是維持心靈的美善和喜悅感的一個祕訣，清早起床，第一句話便是「感謝上帝」，那天大概都會是好日子；祈禱的時候先開口說感謝，然後才想想有甚麼值得感謝的，我敢保證總會想到該感謝的事項。「我欲感恩，斯感恩至矣。」而一旦我們發現生活裏有值得感謝的地方，我們便不致完全灰心喪志。

保羅說的是：「我……感謝我的上帝…」在「上帝」之前冠上「我的」，顯示他不是教會的公禱裏為腓立比信徒代禱，而是在個人的私禱裏記念腓立比信徒。我有一個成見，教會的公禱是很容易裝假的，常是由原來該向上帝說，變成說給會眾聽，我們在公禱裏慣說偉大而正義的話，不一定心口如一；但私禱則不一樣，私禱純粹是說給上帝聽。要是有人在私禱中記念你，你便知道他是真的關心你。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3、4) 保羅對腓立比的信徒說：他每逢想到他們的時候，心中便充滿着對上帝的感激之情，並且在為他們代求的時候，心中充滿着喜樂；感恩與喜樂，是他對腓立比信徒最大的感受。這不是一次兩次的情況，而是每次想到他們的時候都有。可以

想像他是如何喜悅腓立比信徒，與他們的關係有多麼甜蜜親切。

四 肯定他人的貢獻

為甚麼保羅會這麼喜悅他們呢？他接着說：「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5) 原來腓立比信徒一直支持保羅的傳教工作，一同興旺福音。腓立比信徒如何與保羅同工，一同興旺福音呢？最簡便的解釋是，他們一直在財物上與保羅分享，或者對保羅呼籲各地信徒為耶路撒冷教會捐輸有積極回應，或者在保羅如今坐牢時仍繼續在經濟上接濟他。正如腓立比書四章16節說：「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保羅指的是腓立比信徒為他的傳教工作代禱，又或是曾派人直接參與保羅的傳教事工行列。

保羅並不是一個貪財的人，他常常避免向如今正在服侍的信徒羣體尋求經濟援助，因恐他們誤會他是為金錢而傳教，而信主要花金錢買的（參林前九15~18；林後十一7~9）。即使是對腓立比的信徒，他亦指出：「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四17）他只希望腓立比信徒靈性長進，事奉有果效，個人的得失不足介意。但是，他卻仍為腓立比信徒對他的供應而歡喜，因為這代表他們對他的情意，金錢本身不重要，心意才最重要。

「同心合意」指的是一同分享團契，這是相互的參與。保羅不是說他在事奉，然後要求弟兄姊妹支持他的事奉，而是說當他們在金錢上支持他的時候，他的事奉也變成他們的事奉，這不復是他一人的工作，而是腓立比信徒與他一起在工作，他的事奉已給「充公」了，人人有份。

這樣的想法是非常難得的。我們記得保羅在寫腓立比書的時候，他正在羅馬坐牢，等待審判，並且可能面對死刑的命運。他是一個資深的傳道者，為福音奔走大半生，功勞顯赫，也為福音付上極大代價，妻子出走，家庭破落，如今更有可能為福音而獻上生命。一個人若曾成就如此豐功偉業，當他坐牢，無所事事的時候，自然會點數兵馬一下，看看自己為上帝擺上多少，又成就了多少，一方面顧盼自豪，另一方面則為其他人沒有像自己般付出代價而忿忿不平，怎麼人得救恩我得救恩，我要比人付出更多，走一條更難的路？保羅非常有可能成為一個狂妄自大的人，認為我是上帝重用的僕人，我是事奉的中心，這是我個人的事奉；其他人不過是配合我的工作，我讓他們有機會參與我的事奉，這是他們的光榮。我是重要的，他們是不重要的。

弟兄姊妹，我在華人教會這二十多年，遇上不少這樣自覺偉大的傳道人，特別是那些周游列國的奮興佈道家，他們以為自己能講兩堂道便很了不起，要求所有信徒都得配合他們，一切以他們為主。他們是事奉的中心，他們才是重要的，遇有不合他們心意的，他們便破口大罵，甚至是在講台上罵，毫不留情。我是一個講道的人，當然不會忽視講道的重要性，但我不認為講員「大晒」，比司琴、

主席、司事等工作都要重要，我們都一樣重要，只是各有不同崗位，彼此配搭事奉，像保羅說的手不能取代腳，腳不能說手沒有它重要。

保羅並不覺得他自己最重要，也不覺得他的付出和犧牲是吃虧了，卻是認定，就算腓立比信徒付出的僅是金錢上的援助，不及他自己即將付上生命那麼要緊，但他們所作的，正是與他一起，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了；就因他們付出了「豉油」（醬油）而保羅付出了雞（他自己的性命），他的事奉已被「充公」，變成人人有份的事奉了，光榮不再由他一人獨享。

五 肯定對方的使命

正因為腓立比信徒的奉獻，意味着他們也參與了保羅的事奉，有事奉，便一定有異象和使命感，所以上帝不僅呼召了保羅，也同樣呼召了他們。腓立比信徒是有上帝呼召的人，上帝不為保羅所獨佔，使命不由保羅獨享。所以保羅接着說：「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6) 上帝已在腓立比信徒的心裏開始了祂的善工 (good work)，祂是創始成終的上帝，必然保守他們繼續往前，堅持參與福音使命，直到見主的面。

我們知道，腓立比教會是由保羅建立的（參徒十六 6~40），保羅或有可能視腓立比信徒為他所結的果子，這是他的工，他擁有他們；如今他不在他們身邊，他們便很

糟糕了。但保羅沒有這樣的想法，他知道腓立比教會是屬於上帝而不是屬於他的，既然上帝在他們心裏親自動工，他便可以放心，不會自視過高，以為他們沒有他便不能堅持信仰和使命了。上帝開始的善工，上帝負責將之完成。

「我為你們眾人有着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的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7) 保羅進一步說，他之所以對他們有着樣的感激之情，是理所當然的事，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他是這樣愛他們，把他們存放在自己心裏；第二，因為他們一直與他同工，無論他是在傳道生涯中奔波，或是在坐牢時一事無成，他們都對他不離不棄，一起同工。換言之，腓立比信徒與保羅既同心又同工。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給我作見證的。」(8) 保羅訴諸上帝為見證人，證明他一直切切地想念他們，而渴想的地步，正像耶穌基督愛念屬祂的人一樣。他的心就像耶穌的心，他的愛就像耶穌的愛。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愛所帶來的就是祈禱，特別是在坐牢的保羅，行動失去自由，除了祈禱以外，也不能再做甚麼。保羅為他們的代禱是，希望他們的愛心與日俱增，愈來愈大。腓立比信徒的愛心已很豐富，保羅期望他們多而又多，永不自滿。不過，這裏所說的愛心不僅是情緒上的感受，卻是知、情、意三者並存的，愛需要有知識，不能盲目地愛，愛人不能變成害人。我們愛朋友，但不會贊成他燒炭（自殺），更不會陪他一起燒炭。「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的見識上多而又多；」(9) 目的是甚

麼？「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分別是非」是作最好的選擇，「誠實無過」是作最好的人，加起來便是做好人，做好事。時限呢？「直到基督(再來)的日子。」(10) 此外還有的目的是：結滿仁義的果子，榮耀上帝(11)。

六 三個祕訣

弟兄姊妹，讀完這麼一段充滿情誼的聖經，我不知道你們有甚麼感受？保羅為甚麼能在極度艱難深重的困境中，就是在生死未卜的時候，仍然懷着平安喜樂的心，沒有充滿怨氣，終日唉聲歎氣，怨天尤人，像今天的香港人一樣？我想最少有三個祕訣：

第一，他自覺生命裏充滿恩典，而恩典不僅是來自上帝，也是來自弟兄姊妹、身旁的人。一個覺得恩典處處的人，便不會以為自己被命運播弄，遭上帝遺棄，是天下間的苦命人。

第二，他沒有自義、自戀、自大或自悲，沒有將自己與腓立比信徒分別出來，用別人的幸來對照自己的不幸，用別人的輕省來對照自己的沈重，從而覺得不公平，受委屈。他卻是相信上帝既在他的生命裏施恩，也在別的信徒心裏動善工，每個人在上帝面前有不同領受，沒有人比其他人更偉大更委屈。

第三，他沒有因患難而使自己失去與人分享的心，他一方面歡喜地接受腓立比信徒對他的援助，另一方面亦把自

己的事奉公開了，視為人人有份參與，人人得享成果的事奉。

這三點對我們都有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點關乎感恩的，我在過去的講道裏已多次提及。

第二點不以自己的事奉為吃虧，不以自己的代價為委屈，正是事奉者所應持的態度。弟兄姊妹，我們是否有時也為自己在教會的付出——出錢又出力，而感到不值？是否有時在心裏會與人相比較，人人都不做，為何偏偏我要做？為甚麼他們不肯奉獻，偏偏我要奉獻？我們覺得不公平，覺得被上帝及教會虧待了。

我不敢在你們面前高言大志，說漂亮的屬靈話，但許多晚當與弟兄姊妹吃完飯回家時，我都禁不住為你們肯陪伴我一個晚上而感恩，且有說不出的喜悅。倘若沒有你們，我的日子肯定不會過得這麼充實和愉快。如今你們肯坐在這裏聽道，給我面子不中途退席 (walk out)，我也非常感激。你不同意我的想法？我們在座有教主日學的，試想有天沒有學生回來上課，你看當老師的要多難過便多難過，學生對教師是非常重要的。

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事奉乃穩賺不賠的投資，我相信在座有許多弟兄姊妹有我這樣的體會。

第三點不因缺乏與患難，而失去與人分享的心，不致破壞與人的關係，這也是很關鍵的。

有趟我們一家在暑假到加拿大旅行，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有天我們探望另一家朋友，這家朋友卻是與我寄居的朋友彼此不熟識的。後來我們一起出外吃飯，到結帳的時候，碰到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兩個朋友都因有他們不熟識的人在座，而不願意付款，結果一時僵住，我立即便掏腰包付了帳。本來我付帳沒問題，但讓一個遠方來的客人付款，總是說不過去，結果付帳後整桌子人都有氣氛尷尬的感覺，大家都不知說甚麼才好，有些手足無措。

這裏有些許背景得說明一下。加拿大人的工資一般比香港人要低，加上稅重，保險及各種固定支出又多，每月剩下的可用金錢 (disposable income) 不多，所以加拿大人比我們要小心用錢，新移民各方面缺乏保障，當然就更謹慎了。不過，這兩個家庭原來在香港都是頗為富裕 (well off) 的，在香港平常吃一頓飯，消費一定多於當晚，所以弄到如此孤寒，他們的心裏也不好受。

我有另一位同樣移民到加拿大的朋友曾說，他得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因人窮而氣短，正因缺乏，所以要刻意避免太婆媽太小氣，對人要寬厚一些。如今，經濟低迷，他的話，對我有很大的提醒。

弟兄姊妹，我們不要被外在充滿怨氣的大環境污染了。我們不要自覺是被冤屈了的人，不要對人充滿敵意，不要因缺乏資源而放棄與人分享的心。保羅的榜樣是我們學效的對象，讓我們都更多地體貼基督的心腸，更多想念我們身旁的人，特別是有需要的人。

基督徒的自由¹

腓一 12~30

第十三章

¹ 講章完成於2002年10月。

A Life of No Regrets

在前面一段經文裏，保羅告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雖身陷囹圄，卻仍舊在事奉。「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一12）不錯他已不復有活動空間，但上帝卻利用他在羅馬坐牢的遭遇，推動當地信徒積極傳揚福音。所以即或他的傳教事業已告終結，上帝頒授的福音使命卻不被遏制。保羅個人失敗了，上帝仍是成功的。保羅不計較一己的成敗得失，而視上帝的成功為他的成功，如他所說，不管是否由他自己擔綱傳教，只要基督被傳開了，他便感到歡喜（18）；這樣，他也沒有失敗的可能，因為上帝不會失敗。

一 以成就榮耀上帝

保羅成功的祕訣在於他沒有自己的議程，上帝的議程就是他的議程。他徹底將自己掛搭到基督身上，並將人生目標歸結為一句話：唯獨上帝得榮耀 (*Soli Deo Gloria*)：「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0）

許多基督徒都認同他們的至高人生目標是榮耀上帝，他們為此訂定各種榮耀上帝的計劃，又或者把他們將來的事業成就與榮耀上帝互相扣繫。他們盼望以個人超凡的成

就來作為榮耀上帝的手段，為上帝成就大事。就像我們在電視上看世界盃足球賽，當巴西或南韓的球員射入一球時，他們都會立即祈禱感謝上帝，我們看着都很感動，覺得這是見證上帝和榮耀上帝的最佳手段，全世界上億人在電視螢幕面前看着他們作見證哩。我們不一定能有這樣偉大的成就，但我們也渴望在能力範圍裏變得偉大，以致更好地榮耀上帝。一個基督徒學生希望會考考獲十優，新聞和照片見報，然後在公眾面前見證上帝的恩典；一個基督徒商人渴望生意做得成功，三年上市，十年內攀登《亞洲週刊》全球華商龍虎榜首五百位，新聞和照片見報，然後在公眾面前見證上帝的恩典。

在過去十多年的牧養生涯裏，最少曾有一位基督徒商人跟我談他們的營商理想，包括他們希望賺很多錢，成立基金，奉獻支持福音機構，以及努力進入社會的上層，然後對最有影響力的階層見證基督。我非常尊重他們。

我不認為這樣的夢想甚或野心有任何不對，年輕人尤其應有企圖心，追求卓越，在工作上如是，在屬靈的追求上亦如是。但是，若我們將榮耀上帝的可能性，統統押注在個人事業的成功之上，則便往往帶給我們過大的心理壓力。我們自覺不僅為自己的名譽而戰，也為上帝的榮譽而戰。我們好像在迦密山上與巴力先知鬥法的以利亞般，要在芸芸非基督徒中證明自己最出類拔萃，從而證明自己所信的才是至高的真神。要是會考成績不理想，要是生意失敗，則不僅是我們個人的失敗，也等於是上帝的失敗，我們不如外邦人，即等於上帝不如外邦神明，上帝的榮耀給我們拖累了。我們的生活危機，同時變成信仰危機。

由於我們將自身成敗連繫到上帝成敗，亦將自身失敗視為上帝失敗，我們便往往因自己失敗而失去對上帝的信心，認為祂沒有能力或善意保守我們。有時我們會對上帝懷有莫名的怒氣，不斷在心裏質問：「祢知道我做生意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耀祢，祢怎麼能不保守我，使我凡事亨通？祢為何不在困難出現前給我預警，在困難發生後施以援手？難道我失敗了，祢便很有光彩嗎？我真不明白祢在想甚麼。」我們埋怨上帝不體恤我們要榮耀祂的苦心，我們質疑祂為甚麼不跟我們要榮耀祂的計劃合作。

二 以上帝的議程為個人議程

保羅的想法與我們剛好相反，他沒有把自身成敗等同於上帝成敗，卻是無視自身的成敗得失，單以上帝的成功作為自己的成功。所以，他不是以為自己成功即等於上帝成功（我的→上帝的），卻是認為上帝成功才是他的成功（上帝的→我的）。

他以榮耀上帝為人生至高目標，但沒有把榮耀上帝完全連繫在自身成功之上，卻相信無論是成是敗，他還是有榮耀上帝的機會。「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生，固然榮耀上帝，死，亦同樣榮耀上帝。得，榮耀上帝，失，也榮耀上帝。

在醫院裏，當醫護人員的固然可以榮耀上帝，但病人何嘗不可以？疾病痊癒固然是一個喜樂的見證，坦然見主面同樣也是信心的表現。一個小孩子考個一百分回來，或

是幫忙父母做家務，我們誇讚他「乖」；當他臥病在床，不能上學不能做事，但只要他肯吃藥，打針不哭，我們也同樣誇讚他「乖」。所以健康的時候乖，生病的時候也乖，甚麼時候都能做個乖孩子。我每次見到陳伯笑咪咪的樣子，就體會甚麼是喜樂的人生。「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我們不再自定榮耀上帝的先決條件和必須場景，卻是順應上帝所給予的不同環境，尋找在其中榮耀上帝的機會。上帝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在我身上顯大，上帝永遠在我身上被顯為大，這是「照常」顯大的意思。

弟兄姊妹，我們不能保證自己永遠成功，卻可保證在任何環境裏都尋得榮耀上帝的機會。

每個生活環境都是榮耀上帝的場景，如今便是榮耀上帝的時候。我們用不着等待一個合適的時間，就是將來某天，才能榮耀上帝，上帝要求我們在現今站立之地，以我們僅有的資源來榮耀祂。

我讀過一篇文章，是有關戒指的。作者說：戒指代表好些意義。若我們看見一個有錢人手上戴了一只名貴的鑽戒，我們會想他大概要出席一個重要場合，所以要用飾物來裝扮一下，而此戒指亦正好切合戴的人的身分。但若我們看見這個有錢人戴的是一枚不值錢的鐵圈圈，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對於戴的人而言，這個戒指必然有不平凡的意義。越是平凡的東西，必然有越不平凡的意義。²

² 意念參劉鏞：《點一盞心燈》（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2000），頁29～30，筆者自作引伸。

我常常想，上帝造一些樣子漂亮、性格美善、事業有成的人，藉着他們來榮耀自己，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與上帝在一起，就像俊男配美女，是多麼的合襯，教人賞心悅目。但上帝卻把我也造出來，每天我只匆匆梳一次頭，因為不欲多照鏡子，我的性格多棱角，與溫良謙恭的基督徒樣式相距甚遠，我的工作亦不會有甚麼成就，不會博得掌聲。那麼，上帝之所以留我在世上，並教我在平凡的日子以平凡的方式來榮耀祂，應該有祂奇妙的心意罷。

上帝為何造你們，原因一眼便看得出來，不用解釋；但你們代我想想，我既這麼庸碌平凡，那我在上帝心裏，是否有一些不平凡的意義呢？

三 雙贏的抉擇

若上帝是永遠成功的上帝，若得失成敗同樣榮耀上帝，則我們便在一個雙贏 (win/win) 的地步了，我們有得無失，不會失去兌現人生目標的可能性。在接下來的21至28節，保羅便告訴腓立比信徒他這個win/win的抉擇。

他說：「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21)「活着就是基督」即指生活是為了榮耀基督，這是他接着說在肉身活着便能成就他的工作，結出果子的意思(22a)；而「我死了就有益處」所指的不是保羅自己得益處，可以上天堂分家產(基業?)，乃是說榮耀基督這個目標還是能夠實現的。保羅宣稱：我生是為了榮耀基督，死亦能榮耀祂，兩者都是穩賺不賠的。

生亦能盡歡，死亦能無憾，兩條都是好路，那怎麼辦？要生還是要死？我們要在兩份工作中間作抉擇，總是首先判斷哪份工能給我們最佳的待遇和前景，最適合我們的性格和知識的發揮；但如今兩份工作同樣都有最佳前景，也同樣是為我們量身訂造的，那我們該怎麼選擇？保羅說：「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我正在兩難之間……」（22b-23a）好一句「曬命」（炫耀）之言。

弟兄姊妹，你是否覺得保羅的說法很有趣，很具諷刺性？明明他身繫囚牢，行動失去自由，他卻表示有充分的抉擇自由；明明他連個人生死亦不由己定奪，他卻認為他有取生或取死的權利。

對，這正是基督徒的自由，一個以榮耀基督為人生至高目標的人所享有的自由。這是任何外在的勢力、環境際遇，都不能褫奪的良心自由。一個超越環境的人，不被環境轄制，一個看破生死的人，不為生死束縛。

要對生與死的好壞作比較是枉然的，反正都同樣有好無壞；理性的考慮沒有意義，便只能憑個人喜好作選擇了。保羅說，由他按喜好挑選，他便寧願選擇死亡，這不是由於厭倦生命，而是更羨慕來生能與基督永遠同在。「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23b）「以馬內利」是人間的祝福語，但完全的「以馬內利」只能在將來才享受得到。像啟示錄二十一章3節的應許：「上帝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四 為他人而活

但保羅轉念一想，人生不純粹關乎個人與上帝的關係，也關乎人與人的關係；與基督同在固然重要，但實踐基督所交付的使命卻是頂級要緊的。我們不要為己而活，但也不僅是抽空地說為上帝而活，卻是因上帝的緣故為他人而活。「然而我在肉身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24) 他相信自身繼續存活，對腓立比信徒是有裨益的。

聖地耶利哥附近的試探山 (Mount of Temptation) 上，有一座古老的隱修院，靠近小路旁的懸崖邊建有幾間密封的小屋，重門深鎖，如今已經棄置。據說過去曾住了一些隱修士，他們每個人關進自己的小屋後，便一生不再出來，終身獨自向上帝祈禱，親近上帝。門的下面有個小洞，外面的人每天送水和食物給裏面的人，直至發現裏面的人多天不碰水和食物，斷定是已死了，才打開大門收拾「殘局」。我看到門下面的小洞，心中有強烈的震動，竟然有人選擇這樣過他們的一生。當然這種隱修形式是最為極端的，但在天主教和東正教，仍有不少類似的隱修院，修士過與世隔絕的生活，專注追求與上帝契合。基督教反對這樣的屬靈追求。我們認定與上帝契合不是基督徒在塵世的首要目標，這是將來在天家裏才徹底實現的事；在今天，我們必須忠於主的託付，為福音使命而活。像保羅說：「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25)

基督徒不是獨樂樂的人，卻是與眾同樂；讓自身生命成為讓別人蒙福的生命，情願自己受虧損，而使人得幸福。保羅有一個最激烈的說法，他說願意以一己的救恩，

來換取同胞的得救，為了他們的歸主，他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也是願意（羅九3）。我們記得他在前面23節才說與基督同在是人生好得無比的事，但他竟然願意將這個至寶至愛割捨掉，為的是讓別人得好處。人間沒有任何快樂比得上讓人得到救恩，生命長進；在別人以基督為樂的同時，我們得着最大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26)

保羅相信，他若能有機會離開囚房，重返腓立比教會，繼續未竟的服侍工作，將會為信徒帶來更大的歡樂。當然這不是說保羅在做娛樂事業，跳場歌舞給他們看，帶給他們歡樂；他是把「長進」和「喜樂」連在一起說，有長進便有喜樂；他若是幫助腓立比信徒在靈命上更成長，他們的歡樂便自然越發加增。

弟兄姊妹，說句不是題外話，宣道會友愛堂正正需要這樣的「娛樂」事業，需要更多人願意投身於建立造就人生命的事奉，為人增添歡樂。我們明年計劃更有系統地開展青少年事工，推動教會增長。許多別人的經驗都告訴我們，青少年事工的成敗關鍵不在於節目和活動（當然這些都很重要），而在於有願意長時期委身給青少年的導師。晚些兒我們會大量招募人手，希望您是應聘的其中一位。希望您在心裏想：「我個人是否離開友愛堂，到別的教會聚會，都沒有所謂，反正像梁牧師這般貨色的講台供應，滿街都有，所以不會有甚麼損失；但我留在友愛堂，對年輕的人便意義重大了，沒有我做娛樂事業，他們又怎會有歡樂的人生呢？不是我需要友愛堂，是友愛堂需要我，所以我願意留下來。」這種想法或許自大了一點，但總比不管他人生死要強得多。

五 長進和喜樂

保羅提到他渴望重回腓立比信徒中間，幫助他們更長進更喜樂；但他轉念一想，能否離開牢房，其實不由他作主，他沒有必能逃出生天的把握。要是腓立比信徒將他們的盼望都寄放在保羅得釋放、重新牧養他們之上，要是他們把自己屬靈生命的長進和喜樂，寄託在保羅重返之上；那麼，他們的盼望或將落空。他們若將自身的長進與喜樂，都押在保羅獲釋這個變數之上，那便無法保證必能獲致長進和喜樂了。更重要的是，他們若將自身的長進和喜樂，寄託在羅馬當局釋放保羅之上，那他們的未來便由別人決定，別人操控了他們喜樂與否的大權，他們不再是自由的人，他們亦不再活在win/win的處境中了。

若我的喜樂指數與恆生指數或中原地產指數掛鉤，我便無法控制自己的喜樂與否了，我不復是自由的人。若我認定，惟有找到一份理想的長工，我才證實上帝的恩典，我才能有效地榮耀祂，那我便無法「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了。

因此，保羅立即補充他的話，鼓勵腓立比信徒：「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27)

腓立比信徒的長進與喜樂，不取決於保羅是否回到他們中間，不取決於羅馬政府是否開恩釋放保羅，而單單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長進和喜樂。只要他們願意長進和喜樂，便能獲得長進和喜樂。保羅給他們的建議很簡單，就

是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和身分相稱，既接納了福音，便活出一個有福音的人生，堅守主道，也堅守使命。「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是腓立比信徒能夠自我控制的常數，無須仰人鼻息，等運到，或期望別人開恩憐憫；他們若這樣行，則保羅能否與他們重逢，已不復重要，他們肯定有長進和喜樂的人生。

保羅告訴他們，他們若是能堅守主道，則不僅他們可以享受喜樂，他自己在羅馬遠方聽到他們的景況，也會為他們喜樂。保羅的喜樂取決於腓立比信徒的屬靈表現，卻不取決於羅馬當局。

對，基督徒本來是不屬於世界的人，我們老早便知道世界對信仰是不友善的，我們沒有甚麼浪漫妄想。我們努力使自己的生命能夠獨立於世界的際遇之上，不致受制於它們。

六 不怕敵人驚嚇

保羅說：「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上帝。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所聽見的一樣。」(28~30) 這三節聖經說明四個道理：

第一，在塵世受苦是我們基督徒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

第二，保羅的際遇不是他個人獨有的，他今天的患難，腓立比信徒將來也會遭遇到。「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所聽見的一樣。」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第三，我們的患難遭遇表面上是來自敵人，但其實是出於上帝，「都是出於上帝」；並且都有一個屬靈意義，就是為了上帝而受苦，「並要為祂受苦」。

第四，由於受苦是免不了的，由於苦難來自上帝，故我們就不用因苦難而過於驚慌，彷彿從未想過它們會發生似的；我們也不用害怕敵人，以為苦難是由他們加給我們的，他們已全盤控制了大局。保羅說，「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他們如今好像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卻是步向沉淪。西諺說：上帝使人滅亡，必先使他瘋狂。我們的敵人是輸定的了。

可以看到，保羅再次強調基督徒的自由，我們不受敵人的威嚇，我們的生死安危不由別人決定，我們心中的平安和喜樂不會由人奪去，我們活在一個win/win的處境中。

弟兄姊妹，若我們把個人的成敗連繫在學業、事業、財富、社會地位等之上，則這些事物統統是變數，都有失去的可能，我們無法保證自己永遠成功；若我們把人生的盼望寄託在身邊的人之上，不管這是我們的配偶抑或子女，或最要好的朋友，則這些人統統是變數，都有辜負我們的可能，我們無法保證自己不陷入絕望之中。但若是我們鎖定榮耀基督才是人生最終的目標，則無論是得時不得時，是順是逆，是得是失，是隱是顯，我們都必然找到榮

耀基督的機會，我們也沒有失敗的可能，真的立在不敗之地了。

唯獨上帝得榮顯，基督必勝，我們都是自由的人。

與基督同心¹

腓二 1~11

第十四章

¹ 講章完成於2002年11月5日。

A Life of No Regrets

一 共同經驗所結成的共同羣體

我們中間有些弟兄姊妹有晨運的習慣，他們都可以見證我的話：參與晨運活動的人都是比較善良的人。每天早上在公園或山上碰到人，即使是不相識的，都會互打招呼，喚句「早晨」。但是在同一時段我們到地鐵站趕車上班，卻甚少會跟陌生人打招呼。為甚麼有這個分別？因為我們視與一同上班的人，為我們的競爭對手，他們或是阻擋我的路，或是佔去了我們在地鐵的座位；但我們卻視晨運客為我們的夥伴，他們是我們的戰友。

我有跑步習慣，從前住在長洲時，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運動場跑圈，同一時間跑步的人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我們都會有說有笑，有時人僅是無聊地聊句：「吃過飯沒有？」「今天天氣很熱。」總不會不吭一聲。每個人的速度不同，有時我們故意並排同跑一個圈，談談話，再分開按自己的速度跑。我跑完了，在場上繞圈踱步，遇上仍在跑的人經過身邊時，會鼓鼓掌或豎起大姆指以示鼓勵。我常跟太太說，他們是我的「跑友」。我們之間背景完全不同，有賣豬皮魚蛋的小販，有在職業訓練局教書的，也有當搬運貨物的工人；但是，我們卻有一種志同道合的感覺，最少在運動場上，我們的相同蓋過了我們彼此間的不同。跑步這個共同嗜好，將我們連合在一起。

許多患病的人也有相同的經歷，在專科病房候診，發現原來有這麼多人與自己患上同一個病症，同病相憐的感情油然而生。蘇恩佩姊妹在她的名著《死亡，別狂傲》中提到：「而在人類共同承擔的苦難中，我這才是第一次發現在周遭有那麼多人默默地受着苦。在公立醫院的候診室，苦難不僅是黃濁的眼睛、凸出來的腫瘤、消瘦得不成人形的身體；苦難更是失業、貧窮、給親人遺棄……我默默地觀察着這一大羣受苦的人，感受着他們所感受的，逐漸將自己的感情溶入我們共有的大熔爐中。」² 楊牧谷牧師在生前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後來更積極投身探病的事工，到處探望與他經歷相同的病人。他告訴我：他知道上帝喜悅他這樣做。疾病使人走在一起，互相靠緊。

一共跑步的人我們稱之為「跑友」，一共患病的人我們之稱為「病友」或「難友」。平日我們是互不認識的，我們的社會背景和職業都不一樣，沒有甚麼共同點；但是我們卻因彼此有同一個興趣或經驗，而互相連繫，這個共同性蓋過我們其他的特殊性，使我們覺着一種強烈的親切感。跑步是很寂寞的運動，常跑步的人在頭兩個圈調整了呼吸後，便不會喘大氣，他們接着面對的便是十多二十個圈子。能夠有人跟他們一起跑，間中擦身而過，互相點頭或微笑，沉悶的動作便多了不少樂趣。患病便更是如此，病與痛是很難跟別人分享的，其他人知道我很痛，但根本

² 蘇恩佩：《死亡，別狂傲》（香港：突破出版社，1981），頁24~25。

不明白我痛的底蘊，他們的安慰都是空空洞洞的：「不要緊，忍耐點。」「吃藥，睡一覺，便沒事了。」但是，當碰上有相同病患的人，情況便不一樣，他們不用安慰我們，只要略提他們的經驗，便確定我們是心靈相通的了。

我自己有二十多年哮喘的經驗。我很知道每次發作時，不能平躺在床，只能伏在桌上睡的滋味；我也知道甚麼叫「膊頭高過耳」，你們是否發現我有些「寒背」？這當然是因為我的站姿不正確，我念小學時住在香港島西區，每天上學要爬一條約四層高的樓梯，那時常常發作，但又不能每次病都缺課，於是總是撐着上課，咬緊牙關爬五級樓梯，停下來喘氣，再爬五級……我跟有相同病症的人走在一起，總有說不盡的話題，我們不用繪聲繪影說甚麼「感受」，只要平鋪直敘說同一樣的「事實」，便知道彼此是在同一條頻道，和諧合拍了。

二 相同的心思與愛心

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30節，為了讓信徒能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面對將來的苦難，說了一句貌似咒詛他們的話：「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今天我怎麼樣，將來你們也怎麼樣，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我們對苦難並不害怕，也不因它們出現而感到詫異，是因為我們老早便有心理準備，前面許多先行者已給我們證明了。

從先行者身上預先看到我們的未來，帶給我們怎樣的感受？是悲哀、消極、絕望，覺得一切都給「整定」（注定）了？保羅的見解不是這樣。他說，正因為我們有同一個信仰，同一個經驗，共同面對相同的患難，所以我們便要更同心同德，同仇敵愾，互相支持。

二章1至2節說：「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這幾節經文提到四個「若有甚麼」：在基督裏的勸勉，愛心的安慰，在聖靈裏的交通，慈悲和憐憫。勸勉、安慰、交通、慈悲憐憫這幾個詞的意思，我想我們都已明白，用不着解釋；值得注意的倒是，保羅強調它們都是在基督和在聖靈裏作成的。我們不是以自己的標準來勸勉別人，不是按照自己對愛心的理解來安慰人，卻是按照基督的標準、聖靈的標準。

有時我們在人際關係的表現，像小孩子般。男孩子欺負女孩子，令她號啕大哭，成年人要求男孩子道歉，他勉強說了句「鎖你」，女孩子不甘心，哭得更大聲；男孩子便振振有詞說：「瞧，我已經道歉了，只是她不接受而已，所以錯不在我，我已沒有責任。」我們以自己的標準來說話做事，我們認為自己已經很有愛心了，我們認為自己已夠慈悲憐憫了，對方若不接受，甚或認為我們傷害了他們，那是對方的錯，是他們的誤會傷害了他們自己，責任不在我們。保羅說這不對，我們不是按照自己假設的愛

心標準而行事，卻是按照基督的標準，基督對人如何有愛心，我們便照樣對人如何有愛心，要是無法達到基督的標準，則我們自以為有愛心也是枉然的。

保羅提出四個「若有甚麼」，但它們不是假設性的東西，卻是腓立比信徒中間本來便存在的事實。他們本來便互相勸勉、愛心安慰、在聖靈裏交通、慈悲憐憫了。保羅不是假設他們如今沒有，而期望他們將來擁有，卻勉勵他們既然已有這些，便應再進一步，實踐更高的要求。保羅以他們有這四方面作為前提，期望他們進一步擁有下面的：「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愛心，相同的心志。惟有如此，保羅的喜樂才能完全，他才感到滿足。

腓立比信徒如何實現相同的思想、愛心和心志呢？保羅接着便給予具體的教導：「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3、4)

「結黨」可解作自私自利，自私是心態，化作行動便是結黨，中國人常說「結黨營私」。基督徒在信徒羣體裏，不可以成為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貪慕虛榮，藉着事奉來高舉自己，榮耀自己。我們必須記着自己是無用的僕人、流通的管子、不值錢的瓦器，我們要把人完完全全地帶領到基督面前，讓人發現基督的榮耀，也將榮耀歸給祂，卻不是中途「落格」（私吞），將榮耀歸到自己的帳戶。

與自私和貪慕虛榮相反的是，我們都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並且不要自己顧自己，卻具有團隊精神，同時顧念別人的事。

如何能看別人比自己強？明明是自己比對方強，怎能歪曲事實，故意說別人比自己強呢？我想，這裏我們要學習的不是把自己的強項與別人的弱項相比較，然後惺惺作態地說對方比自己強，而是努力在對方身上發現他們的優點和強項，然後由衷地承認對方至少有部分地方是比我們強的。我們很難真心地愛一個一無是處的人，若發現他們有值得愛的地方，我們便可以死心塌地的愛他們。

弟兄姊妹，若是我們無法在日常的教會生活裏同心合意，便很難想像在面對使命時會同心努力，面對逼迫時會同心站穩。

三 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保羅在作了不自私自大，謙卑愛人，以致整個羣體能夠同心同德的要求後，便將這個要求掛搭到基督之上。「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我們一切的做法，都是為了學效基督；所有對我們的要求，都是以基督作為標準。而基督不僅是口講一個標準給我們追隨，祂更是身體力行地活出這個標準，好教我們有所師法和追隨。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5~8)

這是一首偉大的讚美詩，讚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如何道成肉身，降世為人，釘身十架，成就救恩。

耶穌基督為甚麼要降世為人，釘身十架，是一個重要的神學課題。為甚麼上帝不可以簡單地赦免人的罪，卻得自己來到人間，為人釘身捨命？為甚麼上帝定了例便不能改例，自己定例來困住自己，無法將人的罪一筆勾消？為甚麼耶穌不可以一降世便是成年人，只活出最後三年的生命，盡快完成救恩，犯不着做嬰孩浪費三十年的時間？對於上述的問題，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說和講論。但保羅在這裏卻強調一點：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釘身十架，充分反映祂的謙卑虛己。

耶穌基督是謙卑的主。祂本來是上帝，擁有「上帝的形像」，就是說祂是外顯的上帝 (revealed God)，反映了上帝的本質，與父上帝同等。但是，祂卻沒有堅持這個同等的地位，沒有視之為「強奪」的，即可以攫取不放，以此自利的。耶穌既然是上帝，擁有上帝的充分權利，就不用強執不放，擔心自己會失去應得的權利。

保羅常常提到，一個擁有自由的人，最大的自由就是能夠放棄自己的自由；一個擁有權利的人，最大的權利就是放棄自己的權利。耶穌基督便給了我們這個榜樣：祂擁有上帝的形像，卻自願取了人的形像，並且不僅是一般的人，而是最差勁的奴僕的形像。從上帝到奴僕，其間隔了多少重？

耶穌基督「虛己」，即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亡，甚至是死在殘酷而羞辱的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我相信有關耶穌基督為我們捨身釘十字架的故事，是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今天我不打算在這裏講太多。我曾在上帝面前立志，不管我如何渴望在生活裏追求上帝的恩典：疾病得痊癒、困難得解決……我都不會把所有這些恩典蓋過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捨命這個恩典。耶穌基督的釘身捨命，是我一生所經歷的最大神恩，而我已經歷了；其餘所有的恩典，包括會考十優，贏得美人歸，升職加薪……與這個大恩相比，統統是「碎料」（微不足道）而已。所以，我不會為生活裏某些期望無法得着滿足，而對上帝耿耿於懷，反正我已得着最好的恩典。單這一點已教我粉身碎骨難以圖報，我對上帝再無可抱怨，彷彿祂還欠我甚麼的；單這一方面已讓我認定自己是蒙恩的人，我再不用事事亨通飛黃騰達來證明自己的「夠運」。保羅說他不誇別的，只誇基督的十字架；我們也以此立志：沒有別的恩典大過十字架，沒有別的可誇的大過十字架。

讚美詩的後半段說：「所以上帝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予父上帝。」（9～11）

因着耶穌降至最卑，所以父上帝將祂升為最高，教祂成了宇宙萬物最尊貴的一位，並受萬有所尊崇。像我們常唱的一首短歌：「祂是神，祂是神，祂是勝過死亡復活了的神，萬膝當跪拜，萬口皆承認，耶穌基督是神。」

上帝的法則就是這樣奇妙：沒有死便沒有生，沒有失去便沒有得着。像耶穌說的，凡自高的必降為卑，凡自卑的卻必升為高。耶穌身體力行，證明這個法則：祂願意成為人間最卑微的一位，上帝卻將祂抬舉為宇宙間最尊崇的一位。

弟兄姊妹，這也解說了我常常提的：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為中心。我們不用就「三位一體」搞平衡，各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歌頌聖父聖子聖靈，彷彿光提基督便忽略了聖父和聖靈。這段經文告訴我們，父上帝自己願意我們單獨榮耀基督，稱祂為主。我們只要專心榮耀基督，父上帝便得到榮耀。

保羅以耶穌基督作為榜樣，勸導腓立比信徒存心謙卑，不在教會裏自榮自利，努力與弟兄姊妹尋求同一個心志，同一個思想，同一個愛心。這是基督徒羣體生活的最高要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四 命運共同體

我讀過一個感人的故事：日本登山滑雪家三浦裕次郎，曾經在1970年率隊攀登喜馬拉雅山的額菲爾士峰。雖然才爬到半途，六位隊友便因雪崩而喪生，但三浦裕次郎仍然繼續向頂峰前進，終於攀上頂峰，並由額菲爾士山谷滑下，締造了最高滑雪者的紀錄。在三浦裕次郎最危險的時候，他說了幾句發人深省的話：「不論成功與否，已經可以肯定的是，此行將不可能有個欣喜的結束（因為隊友

罹難)。」「此刻我已經不畏懼死亡，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失敗。」³ 這些話對我們有很大的啟迪。

就像我們在戰爭電影裏常看到的片段，戰爭總是團隊性的，沒有人孤軍作戰，身邊的是我們的戰友，我們生死與共，有難同當，每個人都會互相掩護，彼此走位，共同合作。有戰友死亡，我們將他們的名牌除下來，掛在自己的頸項，繼續作戰，我們不僅為自己而戰，也為已死去的人作戰，既然身邊的人已一個個倒下，生與死已不再成為問題，反而能否完成任務，能否戰勝，才是關鍵所在；若是此戰成功，戰友的犧牲便有價值有意義，否則他們便是白白犧牲了。所以，我們個人或有權選擇撤退，放棄任務，但為了逝世的人，我們繼續前進，不勝無歸。我們與身邊的戰友生命相繫，結成一個生命共同體；而我們共同承擔的任務，超越了我們個人生死安危的關懷。

我才來宣道會友愛堂不到一年，比在座當中的你們多數人都要短，本來沒有資格說以下的話。我相信這家有二十多年歷史的教會，必定曾有許多弟兄姊妹在其中投入他們的心血和盼望，他們既付出金錢與勞苦，他們也在這裏生活，有人在這裏出生，有人在這裏成長，有人在這裏尋覓伴侶結婚，有人在這裏死亡。在不到一年時間裏，我已參加好幾個喪禮，死者家人都是以死者為宣道會友愛堂的會友身分辦喪的。而我們也看到有不少弟兄姊妹不僅在

³ 劉墉：《點一盞心燈》（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2000），頁153~154。

這裏押上他們自己，也押上他們的下一代，譬如耀進、偉文他們，肯定便已預備讓他們的子女成為我們的準會友，將來帶他們參加搖籃班少年崇拜。我們幾代人都會在這所教會，這裏是我們的家。這樣，我知道教會事奉不僅是我個人理想的實踐，我喜歡怎樣便怎樣，反正合則來不合則去，最多我便「劈砲」（離職）不幹，到別的教會去，天大地大，總不會無處容身。我個人可以離去，任何個人都自由離去，但是，卻仍有絕大多數弟兄姊妹選擇不離去，他們視這裏為他們的家，並將他們幾代人都押在這裏，我們必須對這些人負責，不能在這裏撒下稗子，不能弄翻整個攤子，然後拍拍手瀟灑離去。既然有許多人對這所教會抱有期望，我們便不能傷害他們的期望，我們必須努力繼續前行。友愛堂的弟兄姊妹，我們結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禍福與共，生死相連。

而更重要的是，對宣道會友愛堂懷有最大的期望的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是這裏的真正老闆，我們不能傷害祂埋在這裏的期望。聖經嚴厲地警告我們，教會是上帝的家，任何人若敢敗壞教會，上帝必定先敗壞他。這裏沒有人想（或敢）敗壞教會，但我們必須謹慎，不要意氣用事，不要自把自為，努力與弟兄姊妹同心，努力與基督同心，我們學習虛己的功課，存心謙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在這裏事奉的每個弟兄姊妹，我們共同立志不辜負對教會抱有期望的人，不管他們是已經過去抑或仍留在教會，我們也立志不辜負最愛這家教會的耶穌基督，讓基督在這裏真正作王，讓基督在這裏獨享榮耀，讓更多人聽聞基督的福音。

我們一起讀二章9至11節，作為我們共同宣認的誓章。「所以上帝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予父上帝。」

生活的見證¹

附二 12~18

第十五章

¹ 講章完成於2002年10月。

A Life of No Regrets

一 賦性與努力

做父母的都會發現，子女有許多個別差異，無法單從教養和環境來解釋。同一對父母所生、同一個家庭環境長大的兄弟姊妹，性格也可以迥然不同。中國人說三歲定八十，但有些因素可能是早在三歲以前便已決定了，人的稟賦有許多是天生的，早在嬰孩時期便已看到。有些嬰孩特別愛哭，性格倔強，一不如意便大吵大鬧；有些則比較溫馴，吃完奶便乖乖的不使脾氣。老人家常說某些嬰孩易帶，某些不易帶，就是這個原因。

人的遺傳基因對其日後發展起多大的作用，學者迄今沒有一致的看法。有人相信基因決定一切，連我這麼愛吃、容易發胖，也是與遺傳基因有關的；有的（特別是念教育的）則堅持後天環境與培育，才是人的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我想較折衷安全的說法是，人在出生時已有許多賦性傾向給決定了，但這些賦性傾向中的優良部分是否能發揮出來，還得靠多方的培育。嬰孩絕非白紙一張，我們隨意寫甚麼上去都成；他們卻像是一個礦藏，有甚麼埋在其中，早已決定了，但能否把礦產挖掘出來，仍待後天努力。

我們無法造就天才，卻可以埋沒天才。兒女能否成為貝多芬、莫札特，不光是找個名師，勤力苦練便成的，沒有音樂細胞的，每日練二十小時也沒用。但若是沒有名師的啟蒙，不肯勤勉練習，即使擁有特優音樂天分的人，也會至終給糟蹋了。做父母的責任，不是將自己期望的喜好興趣強加在子女身上，而是順着他們已有的賦性加以培育，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希望把天賦充分發掘出來，將潛質變成實質，將他本來便有的東西變成真有。我無法要求子女八歲或十四歲入大學，但我總可鼓勵他們完成大學課程。

信仰也是這樣。我們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於行為，免得人自誇。救恩由上帝開始，由上帝完成，人不能在其中添加甚麼。但是，我們卻有責任配合上帝的作為，掃除那些會妨礙上帝有所作為的元素，使祂完成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二 讓上帝完成祂的工作

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5至11節提到，耶穌基督的謙卑虛己，祂的順服上帝，都是我們必須效法的榜樣，我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順着以耶穌為榜樣的前提，他對我們作出具體的勸告：「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12)「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的原意是「完成你們的拯救」。

人得努力完成他的拯救，這說法與前面我們指救恩完全是上帝的作為好像相衝突，但保羅接着便解釋：「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13) 上帝不僅直接在我們身上有所作為，也間接在我們身上作為，連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竟然也是上帝的作為，因為上帝在我們心裏，產生善念，又協助我們將這些善念付諸實踐。所有美善皆從上帝而來。所以，人完成自己的拯救的意思，其實是容讓上帝在他身上完成拯救。

若我們的善念善行，都是上帝在我們裏面作的，祂是我們的「幕後黑手」，那我們豈非變成扯線木偶，再無自主性？不是的，我們還是有自由意志，既可以選擇配合上帝的作為，容讓祂在我們身上有所作為，也可以選擇拒絕祂的作為，使之無法成就。救恩徹頭徹尾是上帝的工作，但人可以破壞上帝的工作。

像前言所說，天賦非由人所自定，也不能由外而內的添加進去，人卻有能力將這些天賦埋沒扼殺。人的責任則是順着他的天賦而努力培育，使天賦得以發揮。同樣，救恩非人力成就，但人必須配合上帝的作為。

由於我們所做的，不過是配合上帝在我們心裏所運行的，故保羅在這裏沒有提出太多道德要求，只是簡單說：「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14、15) 不為自己的際遇抱怨，不跟上帝或其他人爭論，不怨天尤人。不做不合宜惹人指摘的事，做一個表裏一致，單純和純粹的人。「誠實無偽」指的是純潔與純粹 (purity)。既然我們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祂是我們的編劇和導演，我們便坦然接受一切來自祂的安排，隨遇而安，喜樂面對。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必照樣憐恤敬畏祂的人。保羅一開始讚賞腓立比信徒的地方，在於他們「常順服」。順服是一切基督徒德行的基礎，美德中的美德，惟有是常順服的人，才具備「作成得救的工夫」的條件(12)。

基督徒的生命仿似一面鏡子，反映他所信仰、並住在他心中的基督。他要彰顯的不僅是自身的作為，更是上帝在他身上的作為。「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15、16) 月球不會發光，只能折射太陽的光；玻璃越透明，越沒有自己的顏色，便越能透射玻璃背後的光線，而這正是「誠實無偽」的意思。

我們無須締造豐功偉業來榮耀上帝，卻是以我們在生活裏的信心表現來榮耀祂。所以保羅說，他是以腓立比信徒的信心，作為供奉上帝的祭物(17)。

保羅指責加拉太教會的弟兄姊妹，在白白的恩典之上添加律法要求，認為這是「靠聖靈入門，靠肉身成全」(參加三3)。但是，這不等於他們便繞着手甚麼都不做，他們的責任是容讓聖靈在他們身上完成作為，順着聖靈的心意行事。「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五25) 尤其要緊的是別讓情慾轄制自己，破壞聖靈在生命裏的作為：「順着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着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六8)

我們的責任是不搞破壞，積極和聖靈合作，配合祂的心意，讓祂完成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弟兄姊妹，讓我們當上帝的助手，協助祂完成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作成我們得救的工夫。

三 獨特的生命計劃

我們常常問：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裏有一個獨特的計劃嗎？若有，我們如何確知這個計劃？

弟兄姊妹，在未討論這個問題以前，讓我首先澄清一些常有的誤解。首先，求問上帝的旨意，不等於幫助我們在某個具體抉擇中做正確的決定；其次，尋問上帝旨意亦不等於讓我們消去眼前的恐懼徬徨，教我們逃避自身的責任。我們在甚麼時候最渴望尋求上帝的旨意？通常是在面對懸而未決的疑局，讓人迷失路向的悶局，及自忖力不能勝的難局之時。譬如我們的學業、事業、婚姻、家庭出現困難，或存在兩個以上的可能選擇，而每個選擇的後果吉凶難卜。我們不能確定自己的前途，不知道下一步該怎樣走，感到迷惘無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期望上帝的旨意能幫助我們撥開雲霧，幫助我們做正確的決定，知所行止，為我們簡易地解決目前的困難。

就我的經驗發現，尋問上帝旨意的人，不少都有逃避責任的傾向，期望信仰能為他們找到一條趨吉避凶的人生捷徑。

但是，與我們的心態恰好相反，只有願意承擔責任，不畏生活上的險難，拒絕走人生捷徑的人，才發現上帝在他們身上的計劃。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裏有一個獨特的計劃嗎？有的，若是我們認定自己是個獨特的人——不甘於平庸，不願渾噩過日，不複述別人的陳腔濫調，不翻炒別人的舊橋段，不肯僅僅重複過去已有無數人走過的路。上帝所揀選的是特別的人。

坦白說，我們許多時其實是渴望平庸的。從少到大，我們都擔心不被身邊的人接納，所以與他們說一樣的話，做一樣的事，穿一樣的衣服，藉着與別人看齊，我們得着安全感。

今年（2002）年初到加拿大教書，有天放假，偕同朋友一家上Mount Cypress。朋友為他一對兒女，專門帶了一塊平底滑雪板，叫toboggan。誰知上了雪山，到達滑雪道時，卻發現幾乎所有少年人都是租一個車胎，坐在上面滑下來的（這叫tubing）。因為人人玩tubing，所以朋友一對子女就不肯玩tobogganing，以免感到「異相」。

兒童不喜歡做與眾不同的事，少年人喜歡認同他的友輩；而即使成年以後，我們亦渴望平庸的成功，別人讀書做事買屋結婚育兒升職加薪，我們也渴望在相同時間以相同步伐讀書做事買屋結婚育兒升職加薪，最好不要落於人後。要是生活裏出現波折，我們的步伐與別人不盡相同，譬如畢業後找不到工作，遲遲未能找到結婚的對象，我們便自覺出了問題，與眾不同本身就是個問題。這個生活問題很快亦成為信仰問題，我們埋怨上帝，懷疑上帝，認定

我們的不同是需要特別的解釋的。我們做不到隨遇而安，「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人人都有幸福的家庭，獨我沒有，這是需要解釋的；人人都有疼愛他們的父母，獨是我沒有，這是需要解釋的。當然我不反對在每件事上尋問上帝的解釋。但是，我們尋問解釋的動機，通常是要把自己的獨特性解除掉。譬如說，我們相信，上帝如今未為我們預備一份好工作，是因為祂要考驗我們的信心，並且很快便在將來為我們預備更好的工作，將我們所損失的補償回來。我們現在沒有的，將來必會得回更大更多。

我們不曾想過，更沒有心理準備接受，我們所沒有的，也許永遠不會擁有，我們所缺乏的，在人間亦不會得到補回。這樣子的缺乏，正說明我們是獨特的人，我們在上帝眼中被視為獨特的人。

我認識一位住在國內的老弟兄楊安溪醫生（已故），他在1951年畢業於某家名牌大學的生物系，在那個時代，本來可以保證有一份好工作，有美好的前途；但是在畢業前一年，生物系改名為達爾文進化論系，這位弟兄認定進化論與他的信仰相衝突，故當學校要分配他當教師時，他坦白告訴校方，他不會教授進化論，結果他自然不獲分配工作。五十年代中期與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都遭到嚴重的打擊。畢業後他一直沒有固定工作，直到1971年，有家工廠招聘木工，他應徵而獲錄用，結果當木工至退休。沒有我們期望的快樂結局，沒有善有善報，沒有現世的補償。但弟兄至今認定，上帝在他的生命裏有個獨特的計劃。

另一個因信仰的緣故而坐牢的大學生這樣自勉：「陪陪我的主，陪陪主的老僕（按：指他的牧者王明道）。」與主共囚，為主被囚。²

這應合保羅在這裏說的：「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世代的彎曲悖謬，並不影響我們做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並不影響我們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有趣的是，基督徒的生命見證，上帝在我們身上的獨特計劃，通常並不顯在我們所認為的生活大事之上，譬如中學讀文科或理科，大學報考哪一系，畢業後做哪份工，甚至與A君抑或B君結婚……讀甚麼系不會使我們變得獨特，就算讀上醫科，一系有幾百個同學，平日還不是上課曠課做論文考試，有甚麼獨特可言？男性娶個美麗太太亦不會使他們變得獨特，柴米油鹽奶粉尿布，再美麗的太太最終還不過是變成外母的樣子，有甚麼見證可言？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裏所面對的小事，諸如各種抉擇和考驗，我們在其中的行事為人和應變態度，才顯出我們的獨特性，才構成生命的見證。

我不是說基督徒非遭遇不吉的事，便不能說見證；特別的事不局限於特別壞的事，也包括特別好的事，甚至是

² 這兩個故事記載在我寫的一本歷史書《他們是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裏。

不好不壞平凡的事。關鍵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處事的態度。「我們」比「我們的遭遇」特別，是「我們」使「我們的遭遇」變得特別。

所以，信仰的原則首先是大事化小，輕看各種遭遇；然後是小事化大，重視我們在每個遭遇裏的思想和行為。

我們不是在生活的這個或那個遭遇裏，發現上帝的揀選和計劃，乃是以蒙上帝揀選、有上帝的計劃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上的這個或那個遭遇。我們是上帝揀選的人，不管報讀哪個系、與哪人結婚，都不會抵銷上帝的揀選，都不會使我們偏離上帝的計劃。我們是上帝揀選的人，不論環境順逆，富裕貧窮，健康疾病，都不會使我們偏離上帝的計劃，使祂的美意無法成就。保羅問：「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不論環境順逆，富厚貧窮，健康疾病，都可以成就上帝的美意。這段說話，我們通常在甚麼情況下聽到？在婚禮上。對，婚姻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不是在婚後遭遇一帆風順的環境，永遠富厚健康，然後才認定彼此是上帝所配合的；反之卻是首先認定我們是上帝所配合的，才面對各種或順或逆的遭遇。我們的信仰構成一個生活態度，幫助我們面對各種環境，而面對的環境卻不影響我們的信仰。

四 生命的見證

基督徒屬於自由瀟灑的一羣，他若認定在生活裏遵行上帝的旨意，便總能成就上帝的計劃，成為一個見證。他做的任何事，至終都不會是錯的；就算在某個抉擇中犯了錯，所犯的錯還是會引導出正確的後果來，至少不會讓他偏離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不要過分追問辭工轉工是否做錯了決定，不要追究太多如今的患難的因由，自己或他人需要在其中負甚麼責任；我的信念是，任何無法改變現狀、塑造未來的檢討，都是不必要的。別讓自己活在永恆的追悔和內疚中，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態度。

我很喜歡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所寫的一段勉勵說話，他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雖然犯了錯，並且心生懊悔，但這個懊悔不同於世俗的憂愁，卻是使人得以改正並且最終得救的，所以連他們的懊悔和憂愁還是依着上帝的心意的。他們的犯錯與懊悔並沒有偏離上帝的旨意，卻是切切實實地在上帝的旨意裏（參林後七9~11）。人的錯誤不會破壞了上帝的計劃。

楊牧谷博士在生前有句話很有意思：「你欠生命一份神蹟。」我們渴望在生命中碰到神蹟，並為自己沒有見到神蹟而埋怨上帝，認為使神蹟發生的責任端在上帝那裏，故沒有發生神蹟的原因亦是由於上帝了。我們卻看不到我們自己才是限制神蹟發生的真正元凶。無疑上帝是神蹟的促成者，但祂在多數情況下，都需要我們合作，才讓神蹟發生，而我們常常限制了上帝的作為，妨礙神蹟在我們生命裏顯現。我們沒有神蹟，是因為我們拒絕神蹟。

弟兄姊妹，在多數情況下，上帝都需要我們的合作，才讓神蹟發生，我這樣說，沒有貶低上帝的全能。我們知道上帝是行奇事的上帝，沒有人真的能至終攔阻上帝的作為，像哈拿所說的：「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祂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撒下二6、7）但慈愛的上帝不喜歡使用非常手段來實現祂的作為，不願恆常破壞祂所訂定的自然律以彰顯其大能；在多數時候，祂喜歡讓我們有所選擇，期望我們自發地配合祂的作為，使神蹟自然而然地在我們生命裏發生。

我們不僅在生活中有神蹟發生，我們的生活本身便是一個神蹟，我們在平凡的生活裏活出上帝不平凡的神蹟。

我讀過這樣一個寓言：一條毛蟲向造牠的上帝投訴，怎麼讓牠的生命劃分為激烈相反的兩截，前半段相貌醜陋，行動笨拙，後半段則異常美麗，靈活輕盈。牠問：可不可以讓生活平庸一點，譬如說，前半段仍舊相貌醜陋，但身手靈活點，後半段則貌美而笨拙，這樣便不會太出類拔萃，令人矚目了。上帝回答說：當然可以，不過這樣的話，牠使命不久矣，因為身手笨拙的動物，惟有貌陋才不會致殺身之禍。

一切安排都有上帝的奇妙心意，縱使我們不一定明白箇中底蘊，但只要盡自己的本分，在毛蟲時期做一條好毛蟲，在蝴蝶時期做一只好蝴蝶，便能彰顯上帝的創造奇工。

弟兄姊妹，上帝在我們身上有一個計劃，就是成為見證，讓生命的道在我們生命裏彰顯出來。我們如今便在做見證，所以，必須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

第一，保持喜樂的心。若是笑臉不是最美的，我們就不會對着攝影機的鏡頭傻笑了；天使和世人正觀看着我們，展現一個笑容罷。

第二，讓自己的性格柔軟而堅韌一點。柔軟者，不與上帝執拗一些無法改變的際遇，隨遇而安；堅韌者，保持積極樂觀，堅持道德原則，不因環境而變。

第三，立志不為將來積存太多負債（保羅勸導我們成為「無可指摘」的人），不要做一些令自己將來後悔的事。與此同時，為自己製造多一些傳說（legend），就是將來回憶時可以津津樂道的美事。

舉例說，若是如今得照顧長期患病的父母，再哭泣埋怨還是推搪不了的，那便迫自己笑着承擔罷。堅持下去，不怨不爭。他日或許我們在子孫面前，會驕傲地憶述這段做孝子孝女的艱辛日子呢。

我們都是獻呈給上帝的祭物，讓我們成為更美的活祭。

丟棄與更新¹

附三 4~16

第十六章

¹ 講章完成於2002年11月。

A Life of No Regrets

一 旅行與結婚

對於在校學生和教師而言，聖誕節與農曆新年是僅次於暑假的長假期，許多人都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出外旅行，這是出遊的高峰期。

談到旅遊，我想有旅行經驗的人，都不會攜帶太多行李，行裝越簡單越好，能不帶便不帶，以免妨礙上路。我盡量只拿手提行李而不存倉，這樣不僅減少誤差，回香港時過海關最少快十五分鐘。

沒有旅行經驗的人，甚麼都想塞進旅行箱，常常擔心忘了帶某樣必要東西，以致無法在旅行途中維持平日的生活形態，所以睡袍要帶、拖鞋要帶，連慣用的「摟枕」亦最好隨身，以免因不慣而犯失眠。不誇張地說，好些人在出門時，竭力把整個香港都帶在身上。他們帶在身上的，可不僅是衣服用品等身外物，還包括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品味和期望，而這才是最可怕的「行李」。

我不喜歡參加旅行團，其中一個原因是不願碰到將整個香港帶去旅行的團友。他們在旅程中，不斷抱怨當地的環境不衛生、科技不先進、食物沒香港般好吃、當地人的工作效率不夠香港人高……等，諸多挑剔，百彈齋主。到

外國旅行，不吃地道食物，堅持每頓到唐人街中餐館吃中國菜，已經是夠奇怪了；還要批評當地的中國菜沒有香港般好吃，便更是教人摸不着頭腦（他們怎麼期望外國的中國菜比香港本地好吃？）。他們總是拿香港的東西與外國比較，證明香港優越，外國不濟。我在他們身上，看到揹着全副家當旅行的，原來還不止烏龜和蝸牛。他們對香港一往情深，無疑令人感動；但我困惑的是，要是他們這樣熱愛香港，一天都捨不得離開香港，不肯不做香港人，為甚麼還要到外地旅行呢？從善意的角度說，他們也許懷有特別使命，要在地宣傳香港的環境衛生、科技先進、食物美味，藉着批評別國來炫耀自己；但我擔心，他們不僅沒能宣傳香港的繁榮進步，卻暴露了一副醜陋的香港人的咀臉。

旅行原本是增廣見聞，體驗有異於平日的生活的時候。所以，我們扔下的東西越多，行李越輕簡，行動便越靈活輕鬆（行李也有更多空間，採購當地產品）。同樣，我們扔下的香港成見越多，便越能體察當地的民情風俗，認識新的朋友，認識新的事物。有時，我們還能藉認識其他社會和文化，以觀照自身的文化，以一個新參照點來重新認識自己。無論如何，我們越扔棄香港文化，越不堅持做香港人，便越能在旅行中有所得。

從旅行我們轉而談結婚。有個念社會學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婚姻的要素。他蒐集了一大堆資料，包括統計數據、個案調查等，發現有兩組資料是互相衝突的。他以問卷調查形式，問及對維持婚姻起着最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甚麼，是愛情、孩子、性、收入……抑

或其他；四千多個回應裏，有90%的人答是愛情。但是，他統計法院四千多宗協議離婚的個案，卻發現真正因為感情徹底破裂而離婚的不到10%，其他絕大多數個案都是因別的事情衝突而分手的，譬如個人性格、生活習慣、經濟問題……等。若是這些因素便足以破壞一對仍有愛情的夫婦，讓他們分手，那便不能說維持婚姻的要素是愛情了。

博士生感到非常困惑，於是求教他的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建議他訪問那些金婚老人，他們維持婚姻多年，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博士生於是到公園找一些結婚多年的老人訪問，但老人家的經驗之談卻令他非常失望，除了寬容、忍耐、欣賞之類的老生常談外，他們再沒有甚麼獨特見地，並且也沒有提到愛情和婚姻的關係（你很難聽到老人家會把愛掛在口邊）。不過，在交談的過程中，博士生卻悟出一個道理，他看到有些人婚姻失敗，並非在於他們找錯對象，而是他們從一開始便沒有明白，在選擇愛情的同時，他們也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就是這種生活方式，包括其中的各種小事，決定着婚姻的和諧與否。一個沒有打算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肯積極投入一種有異於單身的婚姻生活的人，無法與他所愛的人建立牢固的婚姻關係。²

有些名人的婚姻形同兒戲，結婚才兩、三年，甚或數月，便嚷着離婚；他們兩人之間的愛情真的這麼淡薄，一

² 高歌編著：《活得更好的天天寓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2），頁378～379。

下子便消失了？非也，他們只是無法適應與所愛的人建立一個新的生活形式。他們過於自我中心，不願為對方作出轉變。愛情是否婚姻的重要元素？當然是。但婚姻卻不僅是談戀愛，而是建立一個家庭，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形式，這與單次性的約會截然不同。聖經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無論是丈夫抑或妻子，都得離開舊有的家庭，扔掉若干舊有的生活習慣，否則難以和諧地進入一個全新的夫妻關係裏。

旅行與結婚的例子，都讓我們看到丟棄與得着之間的相互消長關係。所有新的經歷和關係，都以捨棄舊有的經歷和關係為前提。沒有丟棄，沒有得着。

二 投入新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道理同樣適用於信仰方面。信仰不僅是一份對上帝的激情，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應該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過於一份激情。³ 所以，我們丟棄昔日的東西越多，便越能投入新的生活方式。若是我們不肯放棄昔日的生活方式，便甚難在信仰紮根了。

³ 初期教父伊格那丟 (Ignatius) 的理解是，基督徒便是按照「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轉引自史密斯 (Wilfred Cantwell Smith) 著，董江陽譯：《宗教的意義與終結》(*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144。

我們知道，在佈道會決志的人數，遠多於日後真正成為基督徒的。不少人在聽到福音信息時，覺得甚有道理，道破他們的處境和問題，亦似乎提供一個可行的出路，於是便舉手決志。但是決志以後，他們卻沒有動機改變既有的生活方式，仍期望一切照原來模樣生活，連參加教會聚會、接受栽培訓練，與認識一羣新的信徒朋友的興趣亦闕如，這樣，他們便不可能成為基督徒。像耶穌說的撒種比喻，那些將種子撒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路八13）一時歡喜領受，並不等於真正相信。這是為甚麼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捨己是跟隨主的先決條件。

保羅為我們樹立一個徹底捨棄的模樣。他在腓立比書三章9節裏宣稱：「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這句話是連接着前面8節「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而說的。若基督確是一生至寶，我們便典賣所有東西來追求祂，將一切財寶都押注在祂身上。除卻巫山不是雲，慣吃鼎泰豐的小籠包、富臨的鮑魚，其他餐館的小籠包與鮑魚便很難看得上眼。與基督這個至寶相較，人世間再寶貴的東西都不再寶貴，都可視為糞土廢物，丟不足惜。

「丟棄」這個詞，也可譯成「失去」。「丟棄」是主動放棄，「失去」則是被動地給褫奪了。兩種情況都存在。信主以後，有些東西是我們主動丟棄的，有些東西則是被動地給褫奪了的。若我們真誠地跟隨主，就算不主動放棄，昔日的生活方式也會逐漸離我們而去。有弟兄說，

他與家人聚會時，開枱打麻將，他想參與，孰知有家人說基督徒是不打麻將的，便把他趕開。我昔日在大學裏，每個同學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們做某些壞事時，便不會預我的份，他們都有是非觀念，知道某些事是講道德的基督徒不做的，所以便不擬邀我參加，以免吃檸檬，也掃自己的興。捨棄與失去，許多時界線並非那麼清楚。

三 財富與價值觀

保羅丟棄或失去了甚麼？首先最直接的是，他丟棄了人間的財富、家庭、社羣、職業和社會地位。他在第9節用「萬事」一詞來概括這些東西，可見有許多東西，難以一一盡錄。他原本屬於猶太教的法利賽派，受過正統的律法訓練，有良好的社會地位；前面三章1至8節略提了這些資歷。但是，自從在大馬士革路上認識耶穌基督以後，他的整個世界便起了重大變化，他離開原屬社羣，獨自生活，再沒有專業，沒有前途，妻子據說也離開了他，沒有家庭。在世人眼裏，保羅為信仰丟棄所有彌足珍貴的實物，變得一無所有。

與此相關的是，保羅丟棄了昔日的價值觀。過去他認為這些名利權位都是可貴的，如今他卻視為糞土，棄不足惜。「我為祂已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他不是丟棄仍覺寶貴的東西，卻是丟棄已不再視為寶貴的東西。他不僅是丟棄實際的東西，更丟棄對這些東西的欲望(want)。你知道，我們的欲望往往比實際的需要大得多。

有一個故事說，希臘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有次走在街上，忽然驚覺原來市場上有那麼多貨品是他所不需要的。我們一般人的想法，與他剛好相反，當我們到屯門市廣場走走時，往往看到許多東西是我們未曾擁有，卻是很想買的。

往腓立比書三章9節讀下去，我們發現保羅丟棄的，不僅是名利等身外物，還有更多更多。

四 自義與命運

保羅第二樣丟棄了的是他的自義。過去他嚴格遵守律法，為此付上不少代價（嚴守律法肯定為他的生活增添麻煩），但亦深深以此為榮。律法是區分猶太人與外邦人的一個標誌，在芸芸眾民族裏，上帝獨獨要求猶太人遵守律法，這證明祂和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而在芸芸眾猶太人中，只有法利賽派堅持一點一劃嚴守律法，他們對上帝有特殊的承諾，是猶太教中最出類拔萃的一羣。保羅宣稱就律法的義而言，他是無可指摘的。但是在信主以後，他看到律法與福音的對立，認識因信稱義的道理，知道人不能靠行為討上帝喜悅，只能依賴耶穌，相信祂，並藉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義，而被上帝接納。所以，保羅放棄了他過去作為法利賽人所有的自義。「並且得以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上帝而來的義。」(9)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們在信主以後，有沒有丟棄這樣的自義。你們在陳瑞芝中學讀書，大概是父母親眼中的乖兒女，老師眼中的乖學生，在屯門區的青少年中是出類拔萃的一羣。你們亦相信自己是不錯的，沒有行差踏錯，沒有「咎丸」（服用軟性毒品），沒有加入黑社會，努力讀書，考進大學，有一份好工作，一切都很理想。但是，惟有你們才真切認識自己心裏的黑暗面，知道不為人知的惡念；惟有你們才實際體會眾人眼中的好孩子好學生，真相是怎麼一回事。我不是說你們必須承認自己不是好孩子，明明是好孩子也要說自己不好，而是說，你們必須藉着聖靈的帶領與聖經的標準，重新評估自己。

在耶穌基督裏，我們對自己有一個新的評估，我們重新校正是非對錯的標準，並且丟棄了眾人和自己對自己一直的評價。

保羅第三樣丟棄的，是他原來為自己訂定的前途命運。我們不知道他在信主前有甚麼理想，聖經裏沒有提及；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理想都因基督的緣故而被丟棄了。從此以後，他認定基督的命運就是他的命運，基督的經歷就是他得有的經歷，基督的現在就是他的未來。「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10)這裏「認識」不是理性上，而是經驗上，所以亦即體驗到基督復活的大能；而後面一句新譯本譯作「在祂所受的苦上有分，受祂所受的死」，就是說參與基督所受的苦楚和死亡。

基督徒的人生是活出基督的人生，是與基督同活的人生。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五 個人自信

保羅第四樣丟棄的，是他的自信。他認定生活的目標是活出基督，而非活出自己；是由基督掌管他一生，而非由他掌控自己；這樣，他便得放棄自把自為的心態，學習謙卑順服，當一個順命的兒子。他不再靠自己誇口，不敢聲稱將來會是怎樣怎樣。他說：「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11) 請別誤會保羅對自己的得救沒有清楚確據，或連將來是否得以復活也不確定。他這樣說，乃是表達出一個為僕而非為主的態度。我的升職加薪是由老闆決定的，不是我自己說了算；所以，老闆未說，一天未接信封，我的話便不要說盡。我不要把主的恩典說成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喜歡自作主張，起碼有主動參與的權利，但上帝期望我們做順命的兒女，凡事順從，在一切事上以祂居首位。

保羅補充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12~14)

保羅宣稱他的現在是要完全認識基督，與祂的命運緊密契合，甚至達到與祂同死的地步，而他的將來則是要與基督一同復活；但是，這樣的人生目標是他自覺並未完全實現的。他不覺得自己已經與基督完全聯合，不認為已完全認識基督，所以還是得繼續努力，持定目標，集中精神

和資源，竭力追求，好使有一天，他真的能夠達到基督所要他達到的地步，贏得基督早已為他預備、等着他領取的獎賞。

這個獎賞是甚麼？保羅沒有說，它可以是指永生，可以指天上的基業，也可以純粹指前面所說的完全地得着基督這個至寶。事實上，問將來我們在天上會有甚麼賞賜和享受是多餘的，聖經給我們最明確的應許是，上帝將與我們同在。有上帝，便亦等於有一切，根本不用說其他。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這是一個全情專注的人所有的態度。「背後」是指我們走過的路。我們在保羅書信裏注意到，除了為着見證主以外，保羅甚少談到自己的過去。他不是因着從前的資歷經歷不光彩，所以隱瞞避諱不說；而是認定這些東西都已成為過去，不再值得一提。面前的才是最好的。

保羅在這段經文裏最後指出：若我們是完全人，或說靈性成熟的人，便得有這樣的想法 (15)。換言之，自覺不完全才是完全人的想法。他又說：「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着甚麼地步行。」(16) 這是說，我們總是按着當下靈性成熟的程度，及不同時期的領受，來兌現我們的信仰。

六 體驗基督的豐富

完全丟棄一切，徹底認同基督，專注屬靈使命，致力獲取獎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們對保羅的這個要求，

是否覺得過於唱高調？又或者你們的想法是，這樣的捨己道理我們老早便聽過了，沒有甚麼新意，激不起心裏甚麼感受。

這確實是許多弟兄姊妹在聽道時的正常反應。有兩個正常反應：一是覺得講員老生常談，說來說去都差不多，無非謙虛溫柔忍耐，沒有新意或刺激感；二是覺得講員唱高調，聖經的說法言不及義，基督教信仰與日常生活脫節，所傳的道難以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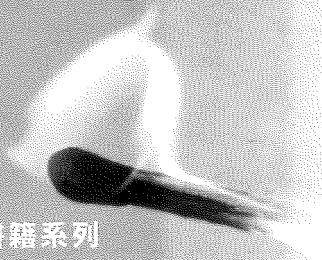
光是聽道不行道，我們逐漸便感到所聽的沒有甚麼特別，因為我們自己沒有相應的屬靈經驗，讓我們深入聖經的平凡真理，體會其中莫測的豐富。所有淺嘗即止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光是聽道而不行道，徘徊在真理的邊緣外，我們便總是覺得聖經的教訓高不可攀，難以付諸實踐。要突破聖經教訓無法實踐的心理障，唯一的方法就是實踐，踏出第一步。要破除聖經教訓唱高調的成見，唯一的方法就是將之兌現在日常生活裏。

聖經說「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句話絕對適用於信仰。沒有人僅是藉接受而能經歷信仰，他必須藉着施出才能發現信仰的豐富。即或一個人從未缺席主日崇拜和教會所有聚會，又恆常參加主日學，甚至是修讀神學院的課程，若是他不同時投入一個信徒羣體建立密切的關係，不向人傳福音見證主，不承擔教會的任何事奉，他的信仰還是淺薄得很的。外在的知識不會使他的屬靈生命生根建造。雅各說單有信心沒有行為是沒有益處的，沒有相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我們不要單單聽道，而不行道，否則就是自己欺哄自己。

丟棄與得着總是孿生的。正如失戀總是比修成正果步入教堂的愛情刻骨銘心，最深沈的信仰經驗，多數是要我們半死不活的。譬如我們在患難裏，在人生重大的轉折裏，在真切發現自己的無能裏，體悟上帝的大能。說俗一點，越「大鑊」（後果嚴重的事情），便越經歷主。並且，這樣的體悟甚少是即時的，不會像如下述般的簡單故事：「我發現忘記帶錢包，沒錢坐車，突然便在地上看到一枚十元硬幣，剛好足夠付車資，所以很感謝主……」；卻總得經過一段較長的懸疑困惑掙扎，一個月、一年，或數年，與上帝角力摔跤。這樣深沈的信仰經驗是終身受用的，它開拓我們的屬靈視野，形塑我們的性格，提高我們的屬靈品味，它的效用可持續至永遠。

弟兄姊妹，丟棄舊有種種，並不如我們想像般困難，事實上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從早上睜開眼睛到晚上合上眼瞼，我們每天不都在過正常生活嗎？我們真的覺得這樣的生活是最好的，一點不能放棄的嗎？若真的這樣，為何我們還常常歎息日子難熬呢？我們真的那麼喜歡自己待人處事的態度，頑固執着，一點不願改變？我們不是常常為自己所說的和所作的，暗自後悔，希望能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嗎？來罷，讓我們今天就活一個較為不同的樣子，淺嘗一下基督徒不同生活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待會崇拜結束，主動跟一兩個不認識的人打招呼，特別找一個老人家談談；在回家路上，直到今晚為止，管束自己的心，不對人說惡言，不對生活發怨言，看看是否覺得生活光輝燦爛些。先這樣稍微一試，然後我們立志逐漸深入，在來年投入多一點。

我常常在電郵裏收到弟兄姊妹傳送給我的故事。有個故事這樣說，一個年紀老邁的姊妹，患了不治之症，仍然活得興致勃勃，非常積極。她在臨終前說：在她小時候，遇上重要節日吃飯，在吃完主菜以後，父母親總是提醒她，拿着你的叉，不要放在盤子裏給收去，因為尚有更美味的甜食在後頭。拿着你的叉 (hold your fork)，這成了她日後的人生態度，認定好東西尚在後頭，上帝在基督裏有莫測的豐富，可供我們享用，所以不要自滿，不要對前景絕望，不要放棄追求，不要自困於昔日的生活方式裏，直到臨終一刻，繼續開往信仰的水深之處，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建道神學院書籍系列

普及神學叢書

- 《醫治神學的反思——身心醫治及教會實踐》 廖柄堂 主編
- 《基督信仰漢語神學芻議》 郭鴻標 著
- 《無憾人生》 梁家麟 著
- 《靈恩運動的反思》 廖柄堂 主編
- 《生命的奧秘》 梁家麟 著
- 《莫特曼三一神學》 郭鴻標 著
- 《唇齒相依的神國伙伴——教會與神學教育》 張慕敏 著
- 《教會職事的重尋與更新——從神學、歷史及實踐角度探討教會職事的更新》 曾立華 著
- 《近代靈恩運動——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張慕敏 著

建道時代系列

- 《最美的奉獻——奉獻者的思維與生命》 梁家麟 著
- 《上帝說我說祂說》 梁家麟 著
- 《書心國是——「理想與現實」間的家國情懷》 邢福增 著
- 《上帝的愚拙與聰明的人——傾聽十字架上之言》 曾慶豹 著
- 《脫俗尋真——聖樂與崇拜評論集》 黎本正 著

文化評論

- 《中港教會評論集（壹）——困乏多情》 梁家麟、邢福增 著
- 《中港教會評論集（貳）——少數派與少數主義》 梁家麟 著

榮耀上帝是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的終極告白。我們普遍認為凡事有正面結果才榮耀上帝——身心健全、家庭美滿、學業飛進、工作順利、在事業上飛黃騰達，但保羅卻在身陷囹圄的光景中，發出震懾古今的心聲：「……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一20）梁家麟牧師通過他兩段時期的腓立比書講道，透視保羅這種顛倒世俗觀念的人生價值——抑或坐牢，甚至要付上生命，若上帝因此而得榮耀，則自己便一生無憾。

Life of No Regrets

ISBN 978-962-79979-3-1



9 789627 199793 1

SA 1245